

樂韻著

奮迅集

卷之二



1943

奮  
迅  
集

右任



任公院長教正

栗觀



敬呈



著者近影

卅二七七

宏法利他

林森



題樂觀奮迅集

佛以運載無邊普度衆生為最  
上乘所謂空者蓋示一切世法悉無  
著於心然後始能一意救苦而無窒碍否  
則但坐枯禪自為生滅於世又有何益  
或謂語言文字已落窠臼非西來的傳

殊不知不有梵貝玄言何由而顯樂觀此  
輯亦所以紀其勞而宏大法者也

樂觀上人深會斯旨故五年來奔走海  
內外功德殊不可量喜其發願堅而力  
行猛乃綴數言為之勗

蒼梧李濟深



樂觀上人奮迅集

弘揚法化 宣示圓音

回瀾寶笈 砭世金鍼

吳鐵城題



奮迅集題詞

抗 慈  
建 悲  
工 心  
作 勝

陳 五 夫



大雄無畏

梁寒松題



護國神效

真易堂題



實行佛道

在映光



# 弘宣聖業

樂觀法師心存濟世近年致力於前後方之救濟工作並  
組織國際佛教宣傳隊赴印緬宣傳功德甚偉嗣入  
南華寺習靜因將其前後經過都為一集約八百餘  
言之索題於余爰書四字以誌景仰

杭立武



題于中緬文化協會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企德企言  
彼入彼世

樂觀法師正之

譚鳳山敬書



# 目錄

序

自序

中國僧青年怎樣堅強自己爭取我們偉大的前途？

歡迎吳軍使要展開華僑貢獻競賽運動！

中緬佛徒團結起來共同撲滅侵略者的火焰！

譯編旬佛教大師宇宗省達作「日本是虛偽的佛敎國」

滬渝僧救隊及國際宣傳隊的經過

上海僧侶救護隊經過

重慶僧侶救護隊經過

中國佛敎國際步行宣傳隊經過（附宣言并呈中央黨政機關備案文）

歡迎國際佛敎訪問團太虛大師回國敎詞

一六六

一三三

一六六

七一九

一一一四

一五一一八

一九一一〇

二一三〇

三五一一五六

五七一一七八

七九一一八〇

在雲南省佛教會歡迎會議「佛說的行與革命家說的幹」	八二——八四
在仰光華僑國民精神勸募委員會國民月會議「多難興邦」	八五——九四
在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議「護國與衛教」	九五——一〇〇
「勝了袈裟換戰袍」	一〇一——一〇二
越錫鑼火的鄉魂子弟	一〇三——一〇八
獻給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	一〇九——一一三
樂瀾法師訪問記	一一五——一二七
與緬甸新光報記者之談話	一一九——一二三
與昆明中央日報記者之談話	一二五——一二六
同情者的贈與	一二七——一三二
自傳	一三三——一六〇
跋語	一六〇

龍藏之

# 奮迅集序

「奮迅」兩個字，在佛經上常和「獅子」連用，以形容大德。自古以來，我國佛教界中的高僧大德，其影響得起這兩個字的，除了西行求法的玄奘，恐怕要數東渡傳律的鑑真；鑑真雖然只到日本，但經過好幾次重大的失敗而終於達到目的，這決不是沒有弘法的熱情與毅力，或者不夠水準的人所能做到的。

抗戰以前，樂觀法師早已遊歷過印度、緬甸、泰國。從佛教雜誌上，友朋書信中，知道他在海外活動的種種消息，每次想着他，總有一個短小精悍而又非常天真的個子，彰現在腦海裡。有一次樂觀法師在南京組織「暹羅留學團」，團員等請法師要我和他們到暹羅去，我因為華文佛教的研究沒有告一段落，未接受他的美意，因此未能和樂觀法師相見。但對於他們，尤其是樂觀法師那種取法于玄奘鑑真的，再接再厲，堅苦卓絕的精神，除了衷心的傾佩之外，只覺慚愧。

「八二三」之後，活躍在東戰場上的「僧侶救護隊」，替佛教爭取了無限的光榮，



(南)

00367

樂觀法師犧牲一切，從萬里外印度地方趕回來參加；那時我正養病在湖南寧鄉迴龍山上，接到朋友的報道，興奮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無奈身體虛乏，沒有辦法行動。一直到二十八年，我纔有機會在湖南南岳率領華嚴研究社的學生，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出發長沙一帶工作。雖然成績不多，而不能不歸功于樂觀法師的引發。

「上海僧侶救護隊」起落的前因後果，樂觀法師在上海僧救隊組織經過一文中，很坦白的詳述了，賴他收拾殘局，纔不至于糜爛不堪。以後他獨個兒在軍政部第一七零後方醫院工作了一年零兩個月，又到重慶去組織「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縱使英勇的成績，得過蔣委員長的嘉許，但他還是不能不脫離僧侶救護隊，不能不離開重慶；這和我不能不脫離湖南的工作崗位和南岳，如出一轍。有人說，他或者從此不再出來工作了，恐怕要息影名山，閉關終老了，而事實堅強地否認了這許多對於樂觀法師似乎是侮辱的語言，他又組織「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即從陪都出發，向甸挺進。據說他們的草鞋錢，還是自己捐的腰包，即此也可以知道他幹的精神。前年冬天，他從甸甸回國向中央各有關方面報告工作，到達昆明時候，我們纔開始通信，他告訴我許多經驗，我則勸他凡事從容些。直到我今天寫這篇稿子時，我們還沒有見過面。

呢，可是，我們無話不談，最近他還來信說：「在復興中國佛教的任務上，我們應當要繼續流點汗水呢。慚愧！我現在實在有點子灰心。」

我聽得李唐以後，到現在一千多年，生龍活虎，活潑潑地的佛心，老早被兩種惡魔吞吃了。你看，佛教界內無不是出家僧衆，在家居士，有幾人豎起脊梁，提起精神學佛的呢？渴飯吃，掛招牌的固然不用談，就是比較老實的，頂多只會有糠搭無氣的唸唸佛號，以求臨終超生善處，其餘什麼內心修養，人格的淬勵，對於他們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們則反以那些真實學佛的人——注意內心修養，人格淬勵者——為不知修行，我說他們簡直是「等死」，這種「等死」的人，在佛教徒中要占十之五六。因為大部分佛教在「等死」，佛教高深的真理，和真實修行方法，不能為他們所了解與接受，于是有宣傳「神通」，出賣「法術」……者出來，用種種技術擷取人們的信施，目前好像還很風行人，我則以為他們不是學佛，簡直是「學鬼」。

「學鬼」「等死」這兩個惡魔，把佛教的是非黑白給混淆了，昏天黑地，麻木不仁，真教你要為佛教流點汗水也無可措手足。

就以陝省某個名山裡些個叢林來說罷，裡面些個老少僧衆，他們仗着許多所謂老祖

遺留下來的田產遺產，天天吃吃關關，歇等著死，自然是厭惡進取和改革。他們在未死之前，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菩薩羅漢，也就是說和普通人一樣是個凡夫俗子。他們既厭惡進取和改革，當然不想引理制情——即斷煩惱證菩提——則其行爲一定不會超出俗人，或者更比俗人爲俗，你看，名山叢林裡面些個年青的讀過書的，可是，生意蓬勃的嫩芽，早受了那些長老們的灌漑，他們失掉了志氣，打不開胸襟，顯不出肝膽，也不敢拿出心來說句亮話；又因爲居在深山古老叢林的環境關係，他們的胆子比耗子還小，所以抗戰了六年，名山叢林裏面的和尚，尤其是那兒的長老和尙還不知這次中日戰爭是什麼一回事呢。

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求進取，求謀改革，自然是重重障礙，或者比玄奘的西行，鑑真的東渡的路上，還要困難些，叢林荆棘，一重又一重的纏住你的兩腋，教你放不開脚步，黑暗的陰影，籠罩在你的頭上，教你抬不起頭來，睜不開眼，伸不出手來，難怪樂觀法師從緬甸回國後，曾有一度隱姓埋名。我的有點了灰心，也不是全無理由的。

其實我們並不是不堅信念佛可以生西，是一種二根普救的方便法門。結壇，灌頂，持咒，修禪，我們也認爲可以引發神通，成就菩提，但我覺得其本條件是首先要脫俗，能

脫俗纔能有胸襟肝胆，纔能豎起脊梁，提起精神認真學佛，纔能有弘法的熱情與毅力。及至有了弘法利人的熱情與毅力，則決不會再有「等死」或「學鬼」的行動。他們的心是莊嚴聖潔的，他們的行為是超脫進取的，纔有高難當前，他沒有什麼顧慮，也不會計較得失，勇往直前，求心之所安，此之謂菩薩，真佛弟子。所以玄奘鑑真兩位大師值得我們崇拜，而上面所提到某座名山的話，並不是惡意的罵人。

當然，樂觀法師並不是果位中人，一定還有缺點。但他有弘法利人的熱情與毅力是決定的，那他至少有胸襟有肝胆而脫俗。也就是說他具足了學佛的基本條件。即此已值得我們的愛護，此外一切是非毀譽，盡是身外之物，可以不管。老實說，管那許多的脫俗是大俗人。但願看完了奮迅集的人，體取此意，和我們携手同行，乘大願船，從薩婆若海，復興中國佛教，續慧命于將絕！

民國卅二年七月一日于桂平之西山



## 自序

此時世界上正義人道真理與淨潔的暴力正在加緊地戰鬥着！人類的歷史，都得要重新寫過；無論是黃色人種，棕色人種，黑色人種，白色人種，無論是站在地球上那個方向，也無論是宗教徒或非宗教徒，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一樣是要奮奮為雄，要努力於大我的創造，如果仍然是聽其自然的命運，還是因循苟活偷安下去，那，都是要被這個戰爭的怒潮刷洗去消滅掉的。

在這一火我們中國民族偉大空前的反侵略的自衛戰爭——與日寇長期搏鬥中，看，在淪陷區裡，在大後方，在前線火流環境中，乃至於中國版圖上每個角落裏，到處都有不少驚天地泣鬼神慷慨壯烈的英勇事跡，這時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正手挽着手，挺着胸膛，勳勇無間地用鐵和血在創造在寫着新中國的歷史，一個個好像開放的蓮花一樣，正迎着朝露顯示他驕傲姿態，美麗皎潔的色和光，吐出一陣陣醉人心意的氣芬，充滿無限的生意和精神。

可讚美的偉大時代啊！可頌揚的抗戰力量啊！把一切的局面都改觀了，自從「七七」事變抗戰以來，屈指已經有了六個整年了，在這個悠久的歲月中，真不可思議！軟弱的，轉變成剛強，消沉的，變成熱烈；腐敗迷惘的，也能振作有為，一切散漫零碎的，像水合泥一樣都團結起來了，就是與世無取與人無爭乎常躲在山門裏面的佛教僧衆們，也都起來了，犧牲了他們那種清靜生活，勇猛地，追隨着抗戰大纛，踏上救亡填路，把他們血肉的軀殼，去領受戰爭的洗禮，大家昂然地做了抗戰道上的一員，這不能說不是個奇跡！他們在烽火中，爲了報國恩，佛恩，衆生恩這一宏願，就各個地方，各個環境場所，用着各種不同的姿態方式，爲國家民族而努力，積極地表現他們大无畏，大精進的反侵略與救國救人的精神，在轟炸中不斷地奔馳，在國際上與日寇戰鬥，作正義的吶喊，抗戰以來，他們舉起的些個旗幟，最明顯的，有「上海僧侶救護隊」，「重慶僧侶救護隊」，「佛教國際訪問團」，「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湖南佛教青年服務團」，「漢口佛教救護隊」，「漢口佛教正信會担架隊」，「鎮江佛學院僧衆宣傳隊」，「金山焦山僧衆看護工作隊」，「雲南佛教僧侶救護隊」，「上海佛教戰地掩埋隊」，「陝西佛教僧衆隨軍工作隊」，「五台山僧衆游擊隊」，以及最近成都佛教成立的「僧

「救護隊」等組織，還有馮戰初進時，上海佛教會設辦的「佛教難民收容所」，（救濟租界難民五千餘人），我軍撤退上海前夕，僧救隊在楓林橋搶救負傷員兵三百餘人臨時開辦的「佛教醫院」，以及前年太虛大師與甘肅省酒、高、安、教、玉、金、鼎七縣佛教會發動的「佛徒號」獻機運動，歷次全國各地佛教團體或個人獻金或幫助勸募公債的舉動也很多，至於個人參加各救亡部門為國家効力的，也不在少數，裡面並且還有因義憤的燃燒臉去裝裝奔上火線去的比丘尼，他們也有在後方為前線戰士縫製征衣的，還有各處佛教出版宣傳抗戰的雜誌報章，如重慶的「海潮首月刊」，成都的「佛化新聞」，「佛教評論」，「大雄月刊」，浙江縉雲的「人間佛教」，仰光的「佛教月刊」，廣西的「獅子吼刊」，澳門的「覺音月刊」等不下十餘種，還有曹溪寶林山寺住僧百餘眾，自抗戰後，自動每日節省一頓飯食，以捐獻抗戰，至今還在行着。至於各地佛教團體寺廟作精神動員歷次舉行的祈禱抗戰勝利法會之舉動也很多。這些的這些，都是他們在戰時把心和力獻給國家民族的表现，其在火線上奔馳救護同胞一般僧青年們，也有負了彈傷大成了殘廢的，也有犧牲在炸彈下，變成灰飛的，也有慷慨壯烈洒下鮮紅的熱血慘死在甘饒守墓，為國家民族爭取自由作了身命布寫的，他們這種果毅的願力與氣魄，也正顯

示我們中華民族的堅強，不屈不撓的精神，的確，在這個大時代裏，中華民族都有了偉大的行動。

六年抗戰，六年教訓，在這一條龐大的火流中，我們僧眾這點貢獻，又算得甚麼呢？可謂「妙乎小矣」！當然，我們不能認為滿意，實在貢獻的不夠充分，還不曾做到動員全部的人力和財力配合戰時一般需要的程度，通盤檢點起來，確實不曾對國家民族盡到重大的義務和責任，自然，在目前我與同輩國家集體制裁暴日消滅日寇的今日，一般大們是希望我們佛教叢林寺僧有更大的貢獻，我們應當更積極的行動起來，發揮更雄厚的力量，將抗戰大業做出更大的成績。

在過去五年中，我在轟炸中來去工谷的歷程上，深深認識到中國佛教僧徒，他們都混富於冒險精神，有勇敢，有毅力，有熱血，有正義感，有同清心的，換句話說，除了思想落伍被名慾利慾享樂慾所障蔽的和墮落的殘餘份子，無論是老少僧眾，都是有用的，人才，都是國家的好國民，都是「不願做奴隸，不願作馬牛」的，倘莫有人去發動他，領導他，訓練他人愛護他，使他們的理想，信仰，生活等等，走入正軌，那他們一樣是可以發揮出一種雄大的力量，把他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精神看了，也都承認他們的工作

能力，是發生了相當的效用呢？並不是人們想像中一個個都是廢物，不但不只是廢物，並且僧衆所表現的工作精神，有時還爲一般人所不及所做不到的，過去的事實是這樣。

這本集子裡內容文字，是我個人過去在抗戰道上工作經歷的斷片，也都是曾經在國內外報章雜誌上刊載過的，趁着這次在曹溪寶林山養靜的機會，特地把他編集起來，略加修改，補充了一點意思進去，又加上報紙上兩篇評論文字，和我在戰時流浪中師友們給我的段片文字紀念——題詞，並在末了補上我一篇「自傳」文字，是記述我二十餘年來在佛教中奮鬥經過的點點滴滴的痕跡，得太虛大師題名曰奮迅集，我印刷這本集子，願望全國各地佛教僧徒奮起加緊努力救亡工作，同時是希望大家在這本集子裏去認識佛教真正的面目和它的真理，抗戰後佛教救亡洪職的些個輪廓，另一方面：是想把我以往的思想言行來作一個「自我檢討」，藉以淬勵自己，蒙國府 林主席，暨于右任，李任潮，吳鐵城，陳立夫，梁寒操，焦易堂，屈映光，譚雲山，杭立武等諸公，惠賜題詞，予我以莫大之鼓勵，并承巨贊法師爲集子寫序文，八五老人龍積之先生撰賜跋文，都應當感謝。惟自覺慚愧，思想一切，殊多幼稚，尙望黨國先進，佛教長老，大德和救亡道上的同志們，加以正確的批評和指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七」抗戰六週年紀念日樂齋自序於桂林月牙山。

佛化新開坦蕩途，  
人人手握有靈珠；  
四邊莫觸異般若，  
中道何曾落有無。

為僧青年題

太虛

中國僧青年怎樣；（載卅，六，十五，廣西獅子吼月刊第五六七期合刊）

## 堅強自己爭取偉大的前途？

在這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開始的今天，我們還用得着躊躇嗎？昭然若揭的歷史任務，正展放在我們的面前。這時，我們僧青年要把救國救教的兩副重担，担當起來！非如此，我們不能生存下去。

我們都是生長在抗戰烽火中的佛教僧青年。

蔣委員長說：「青年是革命的先鋒隊，是國家的新生命，舉凡社會的進化、政治的改革，莫不有賴於青年的策動，以爲其主體。」可不是麼？中國青年在近數十年來的革命運動史上，誰能否認不是放著萬丈光芒？在 孫總理倡導革命，以致 蔣委員長誓師北伐，不是以青年爲骨幹麼？就是這一次我們偉大的聖潔的民族自衛戰爭，無論是在前線，在戰區，在大後方的交通上，工廠裏，農村裡，在一切抗戰的部門中，都是爲青年所支持，到處都可見到青年的活躍，他們的苦鬥精神，那無敵壯烈英勇可歌可泣瀟

慷慨昂的偉大的事蹟，都是青年的血汗所寫成。

我們佛教僧青年們，在近二十年來，却出有不少的光榮偉大的事蹟，大聲急呼改革華佛教義林廢敗僧制的，是僧青年。領導僧羣積極參加社會為人羣服務的，是僧青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迎着抗戰洪流四方奔走呼號怒吼的，是僧青年。「八一三」淞滬戰爆發，在上海東戰場一帶最前線冒着鎗林彈雨勇猛搶救負傷將士的「上海僧侶救護」那一羣，是僧青年。粵漢淪陷後，奔走湘江兩岸為其他救亡團體配合着做動員民衆工作，巨贊法師所領導的「南岳佛教青年服務團」，是僧青年。在上年日機再度大規模狂炸陪都市區，出生入死，在敵機羣下奮勇搶救難胞博得 蔣委員贊許，受政府嘉獎，社會人士一致稱揚的「重慶僧侶救護隊」，是僧青年。僧青年，偉大的僧青年，我們既然認識了自己，更得尋找出我們未來的應行的路徑，完成我們的使命——救國救教的任務。

第一：要認清時代，換句話說，是要認清現實，現實的內容，包括着「時代」和「環境」的兩方面，現時是個甚麼時代呢？是個大動亂的時代，是科學時代，而非神權時代，是羣衆時代，是一個革命時代。它有揚棄的決定作用，它可以錄錄我們，又可以毀掉我們。拿環境來說，它和我們生活實有分割不開的內在關係，所以我們把時代環境認

清楚了，才不會陷於倫理迷離苦悶的深淵，也就不會走入歧途了。佛教，它原本是寄託在國家社會人羣中的，老實說一句，沒有國家，沒有社會人羣，佛教就根本建立不起來，正是儒家所說「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道理是一樣，並且還要有強盛的國家，健全的社會和廣大的人羣，佛教乃可以發揚光大。比如安南，印度，和緬甸幾個地方，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安南自被法人征服以後，法幢倒踞，墳場零落，僧衆失去生活一切自由，法人聽其自生自滅，衰敗不振，現在已呈滅亡局面。印度方面，自佛滅度後，有阿輸迦王出，以國家強盛之故，大宏佛法，隨後戒日王時代亦因國家強盛，有健全之社會，於是佛教又大大昌明，不久，印度政治分化，接着白色人種的鐵蹄踏進了印度的版圖，又加着異教徒勢力之膨脹，佛教受了外來雙重之壓迫和逼害，不能突破那種凶惡的勢力，就一落千丈，直到如今還抬不起頭來，而緬甸雖然沒有受異教徒逼害情形，但是；緬甸人民被白色人種統治之後，緬甸的佛教，如安南一樣失去了保障，統治者對緬甸的佛教，也同法人對安南佛教之政策，同樣地聽其自生自滅。假如我們中國若果不幸一旦亡在倭寇手裡，我相信恐怕連佛菩薩身上的金都要被日人括了去，（聞敵人侵入北平之時即將柏林寺所藏之清代龍藏經板偷運到日本去了。）那時試問我們佛教僧衆還想生活嗎？若說國家亡

了，我們佛教壇可以存在的話，這簡直是天大的願想，也祇有〇才是這樣地想法。要知道，我們的國家亡了，普通的人不過是做個亡國奴，而我們佛教僧徒，除做亡國奴外，還要背起一塊亡教奴的牌子，我們青年僧衆認清了當前的時代和環境，應當把全副精神血和力一齊來貢獻與國，大家來共同求得抗戰的勝利。上面說過，有國家才有佛教，明白了這種意思，就知道我們現在救國，也就等於救教了。

第二：我們僧青年，這時要立志做人，（完成了良好的人格然後再談成佛）做人的方法，是要抬起頭來做事業，凡是我們要做的而應做的事，就要不猶豫地去「快幹，實幹，硬幹，苦幹」，這是 蔣委員長召示我們做人的道理和方法。明去教我們的戰鬥精神，發揮我們勇猛的力量，慷慨的豪爽的把天下的責任肩荷起來，陸子曰：「宇宙內事，皆我已分內事」，這個重任，就是包括了國家民族和社會人靈的全面。 孫總理說

：「立志要做事業」，又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蔣委員長說：「我們做人，一定要做一個羣衆的人」，又說：「我們生活一天，就要為全體人類幸福奮鬥一天」，做到「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的境地」。我們做人，一定要拿「以身行道」的聖潔精神去做，學習先哲「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工作作風，樹立一個「至大至剛」的高尚人

格；堅持我們僧青年受持如來淨戒的偉大節操，以一個「耻」字，作為我們奮鬥作為的出發點；切實做到知耻，忍耻，防耻，雪耻的「期耻」工夫，創造一個偉大的新的自我，總之：我們要站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旗幟之下，「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去爭取我們國家民族獨立的自由與光榮。

在抗戰的今天，我們國家民族的環境還堪問嗎？滅絕人性的倭寇，正在加緊的滅亡我們。喪心無耻的民族敗類，正殷勤地媚妓式的做那賣國的勾當。半封建氣息，依然存在。不明大義的妥協派，享樂派，還依然有，依然在作鬼作祟的蠕動着。今日的國家，今日的民族，真夠我們椎心飲泣的！就是佛教，在淪陷區裡面生活的僧衆，願身自愛的，固然大有人在，常常也聽到些個表揚正義氣節的壯烈事蹟；而那圖一時苟安，甘願仰敵人唾餘，把日寇當作親家，認賊爲子，出賣自己的靈魂，拍賣國家，拍賣民族，拍賣佛教的，也不乏人；那般準摸好的佛教敗類東西，多半是「形將就木」的考朽腐敗貨色，爲我們僧青年所不耻。我們這時應當特別警惕自己，要發奮養成范滂少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氣魄，要立定宗旨「不做世間弱者，願爲天下窮人。」我們僧青年過去的體魄，思想，意志，道德，知識，技能，行動，生活，工作，學習……：

等等，太不夠，太軟弱了，現在都應當把它一一堅強起來；武裝起來！都要超越過別人，隨時鍛鍊自己，改造自己，不斷去學習正確理論，領導自己「內修外行」新生活的進步，多讀名人傳記，「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要這樣，才能夠使自己「日新又新」，自強不息，時刻檢討自己的過去，努力現在，開拓將來，這樣：怎會沒有石破天驚天的自我奇蹟呢？

過去：我們佛教青年僧衆所犯的毛病和缺點，就在喜好高談理論，而不著重實際，乾脆的說，就是大家歡喜學吹牛，不去實幹。我認定決不是這種思想行為就可以使佛教復興得了的，要曉得，此日今時，我們中國佛教現前環境所需要的，是實幹，尤其是需要純潔的僧青年羣來幹，建設中國新佛教，是一件極艱鉅的工作，這一工作，千是要經百鍊過的僧青年始能担当，要有這樣的僧青年羣才能把新佛教建立起來。

這一次我們的民族自衛戰爭，雖然經過了三年多的苦鬥，然而要求得我們的最後勝利，尚要全國的人民，一致動員起來奮鬥！勝利以後的局面何如？目前雖然不敢論斷，但我敢相信戰後我們的國家社會，是再不得容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閹民存在的。僧青年！怎樣堅強你們自己去爭取你們偉大的前途？

## 歡迎吳專使

(載卅一，十八，仰光覺民日報社論)

### 要展開華僑貢獻競賽運動

為國宣勞的吳專使鐵城先生已經來到仰光。我們在歡迎吳專使的聲中，特別提出一個口號：「要展開華僑貢獻競賽運動！」

以血與死交織成的熱烈心情，鐵與火結合的力量，挽牽着中華，邁上抗戰建國的坦途，英勇的民族戰士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那一般狼犬軍閥苦鬥了三年零六個月了。

這個悠久的歲月中，由於我們英勇的民族戰士的血和鐵的支持，中華民族，站起來了，猶如巨人一般顯現在世人的面前，博得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歡呼讚頌，就是喝血主義的法西斯黨徒們，也不敢再輕視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和堅強。

事實指點了我們，歷史昭示了我們，英勇的民族戰士，給偉大的中華民族帶出了無上輝煌的光明，奠定了新中國的穩固基石；但是：我們今天冷靜地看一看吧，首先，是不是我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們每個都成為了捍衛國家民族的戰士？個個都走進抗戰

的陣營？其次，是不是大家都扭負了應盡的責任獻出了他的國家民族的一顆心和熱力？再次，從前方到後方，從都市到農村，從國內到國外，是不是大家都是同樣邁着戰時燈籠緊張節約的生活？綜合一句話：我們的精神和物質活動和作用，是不是真正配合我們前綫軍事的发展？

華僑，在過去對國家的建設，現在抗戰的事業上，本有很大的貢獻，但是：還覺得不夠，因此，本人在今天，吳使使來到仰光的今天，向僑胞們特別提出這個「展開華僑貢獻競賽運動」的口號！

在吳使使未蒞仰之前，仰光華僑救災總會，本有獻金計劃和準備，可是，我想救亡工作，不是少數的力量可以成功的，是要大家起來相當的，根據這點意思，所以來提出這個口號，希望仰光華僑總共三十萬人大家都踴躍起來！

今年是我們中國的勝利年，我們大家要來過這個快樂年，就要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幼，不論站在那一個階層，不論住在甚麼地方，各人都得拿出所有的力量來貢獻給國家，民族，抗戰；不僅是各人貢獻，尤其看誰貢獻的快，貢獻得多，誰貢獻到他的力所及的最高限度？

第一：確定競賽單位，機關與機關競賽，學校與學校競賽，民衆團體與民衆團體競賽，報社與報社競賽，商店與商店競賽，個人與個人競賽等。

第二：發動貢獻競賽宣傳，各報紙，各雜誌，及一切文化人，從今日起，開始貢獻競賽運動宣傳工作。務使此項運動的意義深入各階層人民的腦海，激發增強抗戰建國的熱情。

第三：舉行貢獻競賽運動，採集會方式，舉行公開競賽。優勝者，請政府予以獎勵，另一方面，造成貢獻競賽之一種真正的運動。甚或成爲一種普遍風氣。並可藉此加強擴大抗戰建國宣傳。達成精神與物質運動員的任務。

在我們神聖抗戰的今天，我們喊一千個口號，寫一百篇文章，不如真正獻給國家一元錢，我們渴望期待着！大家齊起熱烈揭齊來展開這個貢獻競賽運動。



## 中緬佛徒團結起來：

（戴卅十年三月國佛宣殿特刊）

### 共同撲滅侵略者的火燄！

這次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戰爭，不僅是要壓迫中國，滅亡中國民族，而且是要壓迫列強，征服列強，不僅是要消滅中國文化和生命，同時也是要消滅列強在華的一切權益和地位。爲甚麼？因爲不是這樣，日本帝國主義者就不能達到它獨霸東亞，獨霸全世界的目的，這是日本軍閥數十年來夢寐以求不得念念不忘的一個大癡心，大夢想！

事實自然不能就日本軍閥心想中那樣容易簡單，中國有它五千年的悠久深長的文  
化歷史，有它四萬萬五千萬的廣大優秀民族，同時中國與世界列強還有重重相互的連環  
的內在利害關係，豈能輕易被暴日征服，中國在這三年半以來的單獨抗戰的精神——長  
期抗戰的精神，已經把暴日的夢想粉碎了，暴日這次侵略中國，實等於吃了一顆慢性炸  
彈，目前雖然佔領了我們幾個都市，幾條交通路線，實在算得不償失，試看：這三年半  
以來，日寇一再戲樣翻新在中國加緊製造傀儡，在它本國三番兩次耍那「卅將入相」的

把戲，仍然是一籌莫展，而兩條泥腿愈陷愈深，天天想解決「中日事件」，而終不能解決，得不到解決的途徑。日本軍閥的煩悶在此，悲哀也在這裡，是多麼可憐啊！

在這個時候，倭寇遭遇到重重的打擊，弄得走頭無路，於是他又改變作風，想乘火打劫，趁着歐戰風雲，再放一把野火，企圖燦燒南洋羣島，分化列強的勢力，以威脅列強放棄在華及其殖民地的權益地位，藉以把陷在中國兩條泥腿拉了出來，暴日現出這個瘋顛醜態，我們祇能當作是它臨命終時的最後掙扎，它本身真有南進的力量嗎？也不過是一種冒險的試探罷了。

緬甸，是人間一塊清淨莊嚴的樂土，英人常說緬人是「天之驕子」，緬甸的人民，從生一直到老死，一生不知有憂悲苦惱事，晝夜六時是沐浴在快樂光陰之中，自從暴日強盜放出這個南進的煙幕以來，緬甸這座薄煙燦爛莊嚴的大金塔上，就有了一層陰影的籠罩，緬甸人民，都惶惶不安，這的確是緬甸佛國有史以來未曾有的一個絕大不幸的景象，也可以說是佛陀受魔旬威逼的景象，今日緬甸人民精神上所感受的這種苦惱煩悶，無疑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閥強盜的賜與。

中國在這二年半以來長期抗戰過程中，所經歷的些個事實，深深認識日本軍閥是個

吃人不留骨頭的魔鬼，它有的，是殺人，害人，欺騙人，玩弄人，謀人國家，滅絕世界一切國家民族的一顆黑心，不信，看他過去滅亡朝鮮，台灣，對朝鮮台灣地方人民所施用的暴行虐政，都是鐵的事實，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閥，它們是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雖然它標榜他們日本是佛教國家，但是，在它過去歷次逼害中國些個事件上看，久遠了的不去說它，單拿前一次「一二八」上海事件來說，當事件發生的一天，它故意使用一個日本和尙作導火線，來向中國維持治安的軍隊搗亂挑戰，把事件擴大，可見日本政府信仰佛教是假的，是利用佛教，利用和尙來作它侵略人國的工具，再看，它這一次逼害中國，侵略中國的戰爭期中，不斷摧毀轟炸中國後方各地佛教寺院，孔子聖廟，基督教堂，回教清真寺各宗教建築，日軍在中國淪陷區裡屠殺佛教僧徒，姦淫佛教女尼，那些殘忍暴行，絕不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民族所能做到的。日本軍閥在中國所作的些個滅絕人性的行爲，早已一幕一幕的表演在世人的面前，試想，日本對中國人民是如此，對緬甸人民又豈能例外？日本未滅亡朝鮮台灣以前，對朝鮮台灣地方的佛教僧衆，何尙不是表示好感？及至滅亡朝鮮台灣以後，其面目行爲又如何呢？

緬甸，在今日已成爲遠東反戰陣線上重要的一環，中緬兩國在此時，猶如人之兩肩

，擔荷有衛護全世界人類安寧秩序拯救世界人類的重大責任，中緬兩兄弟國，都具有佛教歷史關係。可以說都是佛教國家，中國佛教，現在已經有了二千九百六十餘年的歷史，緬甸佛教，也有二千四百八十餘年的歷史，爲了保持我們中緬兩國佛教光明歷史，發揚光大中緬兩國的佛教，爲了保障安定我們中緬兩國佛事僧衆的清淨生活，兩國佛教僧徒在此時，應當在崇拜佛陀的信仰上，團結起來！聯合起來！以兩國僧徒的廣大力量，共同來撲滅焚燒世界衆生慧命的日本軍閥的魔燄，使世界一切被日本軍閥殘害的苦惱衆生，誕登極樂彼岸。顯揚我們中緬兩國佛教威光，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 譯緬甸佛教大師宇朵省達作

(載卅、四、廿、仰光露民日報)

## 「日本是虛偽的佛教國」！

……這篇文字，是同情我抗戰的一位緬甸佛教大師宇朵省達 Rev. U. Thu Sein Ta. 所作，他的地位和學問人品，凡是久住在緬甸的僑胞們都知道，却用不着我來介紹，他聽說本隊要印行日軍在華暴行真相刊物，特地寫這篇文章贈送本隊，這是多麼難得的友情，這個禮物，是多麼寶貴？他這篇文字的內容，是根據南傳小乘佛教教義而立論的，他指出暴日的罪惡，說明侵略殘害行爲，是違反人類生存，爲佛教所不許，他警告暴日，如果再不猛省悔悟，不久的將來，一定是要遭遇到極悲慘的果報，他希望暴日早早拋掉那顆獸心，恢復人性。拿人的面目來與世界一切國家人民見面，義正詞嚴，實爲日本軍閥當頭棒喝，茲特先行譯出，用餉讀者……

當釋迦佛初成正覺時，轉根本法輪，說「苦」，Dukkha kha.「集」，Samudaya.「滅」，Nirodha.「道」，Marga.四諦法，顯示人們，應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謂「集」是「苦」因，「苦」是「集」果，斷「集」則無「苦」，離「苦」即可證「涅槃」。樂，直趨無上菩提光明大道，這是佛陀妙轉法輪的本懷意旨。

釋迦牟尼指示吾人，終日所領受的，一切種種，無一非苦，而一切苦，皆緣貪取之因所感召，貪之不得，便生瞋恨，因瞋恨而起鬥爭，由鬥爭而演成殘殺，因殘殺逼害而受痛苦，此乃「滅」，「業」，「苦」三輪轉相續之一定的因果律，蓋大乘小乘佛法旨趣雖不同，而這一個根本理論，却是共同沒有差異的，咸作如是觀，咸作如是說。

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名阿達幾（最初從佛出家五比丘中之一人）一日經行，遇見嗷利補達，（即舍利弗）嗷利補達見阿達幾舉止威儀，心生歡喜，合掌恭敬，殷勤致問，「行者禮誰為師？師教何法？」阿達幾答言：「吾從佛出家，禮佛為師，佛教修學四諦法」，嗷利補達問：「云何為四諦法？」阿達幾乃為之解說苦、集、滅、道義嗷利補達聞聽之下，踴躍歡喜，唱言善哉！我今得聞如是妙法，心開意解，得大快樂，我願見佛，乃與阿達幾一同往詣佛所，從佛出家，後來得證阿羅漢果。

我今天對中日戰爭這個慘痛的事件要說幾句話，日本素來自命為佛教國，何以對中國續成這個不幸的戰爭事件？這很顯明的，是日本想征服中國，奪取中國的一切，都「集」中在它的太陽旗的底下，中國人民不甘願日本人的壓迫，不願受日本人的宰割侵略，所以奮起抵抗，因之互相殺鬥了這三年多，雙方死難在這次戰爭之下的人民，為數誠難以計算，看來，日本就是這次戰爭的罪魁禍首；我真有點懷疑日本人，何以憑糊盲目到這步田地？你日本人民愛護你們的國家，中國人民又豈能不愛他的國家嗎？日本人要求生存，要求繁華，然而中國人民也是一樣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幸福，日本既翻為佛國，怎麼歪曲佛理，把佛說的「一切眾生悉皆平等平等」的道理都不明白？足見你們日本信仰佛教是虛偽的，是利用佛教這個招牌來做謀奪其他佛教國家的魔子，我看見日本人這次侵害中國許多殘暴行為，我認為日本實在沒有真正認識佛法相信佛法的人，我覺得日本人愈忿熾威，我見我慢堅固，太自負自信了，所以如此顛在疊橫，驕且自大，任性妄為，在中國造下這個萬惡的孽因。

這三年半以來，你們日本人，也深深領受到中國人抗戰的教訓，也應該覺悟，猛省回頭，奇怪，還硬着頭皮，閉着兩眼，橫着良心，不顧一切的，拚命的向着黑暗的死亡

踏上去感觸賸撞，這是多麼幼稚，多麼可悲可惡的行爲呀！你們日本軍閥，這次殺害中國人民，佔領中國地土，剝奪中國人民的財產，拆散中國人民的家庭，姦淫玩弄中國的老少婦女，把中國些個兒童插在鎗刀上玩耍，你們覺得這樣的動作很稱意，很有趣，你們把中國人民身心精神上所感受的苦痛，當作是你們日本人的快樂，啊！這的確離開佛教太遠了。這簡直是山中的虎豹狼犬沒人性的野獸行爲，就是虎豹狼犬鳴，牠不銜鐵，也不會害人，這樣看來，你們日本軍閥如此瘋狂，簡直連野獸也不如了。

我誠實不願你們日本軍閥以及一般盲目跟着軍閥跑替軍閥作爪牙的日本人都變成野獸畜牲，更不忍日本全國人民將來受到不可想象的悲慘果報。我在佛前祈禱着！祈禱日本軍閥和一般跟着軍閥吶喊進擊的日本人，早早拋掉那顆獸心，改換獸眼，恢復你們固有的人性，懸岩勒馬，急早回頭，不然，這種戰爭，是永遠得不到結束的時候。

最後，我告誡日本軍閥，和一般虎作儀的日本人，假若你們認爲侵害中國是應當的，殺害姦淫中國婦女人民也是應當的話，我敢保證不久的將來，類似這樣的悲劇慘事，一定也會降到你們日本人民的頭上，我不忍你們日本有這麼一天，我希望你們日本一般進擊的軍閥快快改頭換面，拿出真正的人心人眼人的面孔來與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見面相處，以挽救你們日本國家民族的危亡。

## 滬滬僧救隊及國際宣傳隊的經過

(載廣西獅子吼月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 前 言

獅子吼月刊編者巨贊法師來信說：「最近擬印刷一本『抗戰以來中國佛教動態』專號，藉使國內外明瞭中國佛教僧衆在戰時對國家民族貢獻的一般情形」，他以爲我在滬戰爆發後，曾參加過當時活躍在東戰場上的「上海僧侶救護隊」，又主持陪都「慈雲寺僧侶救護隊」，和目前本人領導的「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這幾件事業，指定要我將以上這三個團體組織經過的詳細情形寫一篇長文，這的確是件很感興奮的事，祇是我這次從緬甸回來，手邊不曾帶有這些材料，僅僅能夠把我腦海中儲藏的些個點點滴滴的印象寫出來，慚愧不能作一詳細有系統的報告，這是我萬分抱歉的。

我現在提筆來寫這篇文字，內心湧起一陣陣的興奮，……………酸楚……………哀思……………憤恨……………慚愧……………懊惱……………種種不同的情緒，覺得這三桿旗幟，有它的光榮

，也有它的恥辱，有它的偉大，同時也有它的缺點處。今天姑且把它的經過內容一般實際情形忠實地寫了出來，一方面作爲貢獻一般關心佛教救亡運動人們的參考，另一方面藉作我們從事救亡工作同志們的自身檢討。

## A 上海僧侶救護隊

自從「七七」蘆溝橋的炮聲震響後，驚醒了沉醉中的中華民族的國魂，把撒沙似的國民，團結起來，戰爭烽火風氣，很迅快地傳遍了中原每個角落，正在我國全民怒吼聲中，不久，倭寇又造成上海「八一三」的戰爭，更進一步來壓迫我中國，那時我實明領袖蔣委員長，爲了保持我領土之完整，降伏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乃發動全面的英勇抗戰，舉國一致在既定國策之下，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實，竭盡國民天職，共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中國佛教僧衆，同是國民一份子，這時候國家有難，自不能逍遙水邊林下，清靜無爲，應奮起爲國家効勞，我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和各地長老德護教正信居士們，看着魔敵燃燒起來了，國家民族和佛教的危機，已到眉尖，不忍我美麗

的河山，莊嚴的佛土遭受魔的糟踏，也起來怒吼了，大聲急呼，佛子起來！共赴國難！一般思想前進情緒激烈的僧青年，都手挽着手，結成隊伍，邁開大步，不顧一切地踏上民族抗戰洪流，用他們的血和汗，去表現佛陀的大慈大悲大勇猛捨己救人的精神，多麼英豪，多麼壯烈啊？

滬戰發生，當時響應佛教輿論動員的，首先要算是上海慈聯會組織的「僧侶救護隊」了，在當時上海各種救護旗幟中，要以這一羣圓領武裝同志為最新鮮，最生色動人，而工作成績，也可首屈一指，隊部全體人員，一共是一百二十人，總隊長是慈聯會常委屈映光先生，總副隊長，是南京香林寺住持宏明法師，內部組織，分三大隊，分隊長隊附和隊員，全是僧侶，分隊以上，設有總務，隊務，救護三組，總務組長祁善卿，隊務組長王德明，救護組長西竟，各組組長，幹事和分隊長，均由慈聯會函聘，談到職隊員的特遇，那長很微薄有限，總隊長盡義務，不要津貼，總副隊長每月二十元，同組長一樣，幹事同分隊長一樣，每月一十五元，隊附十元，隊員八元，好在大家都是抱着為救人而來的信念，為了要現表中陳佛弟僧徒在戰時的精神，雖然待遇有限，却也不在乎這一個。

隊員中有三分之二是知識份子，全國各地佛教學院的優秀人才居多數，所以他們能夠體念到我們的政府今日所處的境地和他們自己所負的救國救人救教的使命和責任，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個個都能堅苦卓絕的在火線上不捨晝夜奔馳救護那些負傷將士，實踐他們菩薩行爲。在工作上，他們是彼此競賽着，整天在興奮之中，大家把日寇的炮火煙燻，當作是他們鍛鍊體魄意志的機會，一個個憑着血肉的驕壳，在日寇飛機大炮彈雨之下實施救濟衆生的法事，那種「我不入地，誰入地獄」的願力行爲，任何人看了都受感動，當時上海中外報紙輿論，咸稱他們是「英勇的僧侶」這也正因為他們那一羣能夠把纏迴傷的說話發爲實際行動的原故，滬戰三個月，他們造成了驚人的成績，救護吳淞，大場，劉行一帶最前線負傷將士，及租界內難民，統計有四千餘人，這個數字，值得說一聲偉大！

過去，我們中國和尙，一般的情形來說，是很被社會人們輕視的，自從這一羣圓領戎裝同志——佛教慈悲使者的活躍姿態在烽煙中表現以後，人們對僧衆也都敬觀刮目相看了，他們在租界上行走，居然受到夜耶自大法蘭西巡捕和印度阿三朋友們的敬禮，坐電車，常常不費一文得到賣票員的優待，一切食用物品，常常有人送來，也還有捐贈汽

車的，祇是不領受錢財，這是他們祇為人羣服務不受金錢酬勞的精神，屈映光先生，他雖然担任本隊的總隊長名義，其實隊部對內對外一切事宜，完全由宏明法師處理，屈在後面祇作經濟上的幫助，遇有重要公事，請屈簽名蓋章了。

這裏，且來談談宏明這個人，他原籍安徽，還不到四十歲，出家不久，臉上生有幾粒白麻子，他在俗時是一個軍人，所以他走路說話，都帶一點兒軍人氣味，據他說，他在過去人民政府時代，曾充任過旅長，俗名揚超，他出家後一年，承受南京香林寺的法統，任南京香林寺的主持方丈，不久，適逢「七七」事變，這時上海慈聯會有一「防護隊」的組織計劃，屈映光先生，他是策動防護隊的主要人物，他認識宏明，屈又是佛教信徒，乃把宏明介紹給慈聯會，由慈聯會函聘為防護隊副總隊長，復經宏明的建議，乃改「防護」為「救護」二字，以符合佛教宗旨，那時抗戰的空氣高漲，他受命後，登高一呼，不到兩星期，集合各地僧青年百餘人，在上海法藏寺成立「僧侶救護隊」，他親自領導訓練，剛訓練完畢，恰逢日寇又在上海發動「八一三」戰爭，他迎着戰爭的烽火，親自率領隊員出發吳淞前線，不顧彈雨的危險，搶救我負傷的民族英雄，同時分途救濟租界內的難民。不分晝夜的奔跑苦幹，這一劃時代的工作，是從他手裡展開出來的，為中

國佛教寫下了光榮的一頁。

本人加入這個隊部的因緣，在這裏也應該提說一下，「七七」事變之時，那時我正住在印度鹿野苑國大讀書，不久接到太虛大師由廬山牯嶺發出喚起國內外佛教僧徒羣起參加護國救亡的一紙代電，興奮極了，一面拍電太虛大師，報告即日買掉回國同赴國難，一面向學院請假，過加爾各塔，得我駐印度總領事，印度救社長程尚佛君等餽贈川資，於十月初旬，奔回祖國，到上海後，爲觀察內地一般抗戰情形，復又由上海繞道至漢口，湖南，廣州等地繞個大圈，然後又由香港回到上海，住在學園，這時上海僧侶救護的工作，非常緊張，上海佛教難民收容所主任蘆成法師，同我商量，要我加入上海僧救隊，幫助宏明發展這件慈悲事業。同時宏明又來一再虛心邀請，才接受慈聯會的聘書，在未加入之前，我向宏明提議，聯合內地各方新僧同志，把這個隊部擴充爲全國性的組織意見，宏明很誠懇的表示接受，他馬上飛函太虛大師，請大師指導，以表示真誠，這是我參加上海僧救隊的來歷因緣。

不久，戰事急轉直下，我軍準備轉入新陣地，我們把楓林橋地方後方醫院搶救出來三百多負傷員兵安置在佛敎醫院，這所醫院是宏明爲了這一批傷官傷兵臨時籌劃設立

的）延醫為他們療治，把全體隊員，輪流充當看護，本隊的工作，於是由火線上轉到病房中，把醫治痊愈的將士，又一個一個設法送到後方歸隊，使其繼續為國家民族奮鬥。這時宏明以佛教醫院已具規模，搶救出的幾百負傷將士已經有了療治所在，乃向慈聯會請示，要帶領留滬的兩隊隊員，（另外一隊已在我軍未撤退上海之前隨着軍隊到崑山工作去了）繞道到漢口轉往徐州前綫去工作，慈聯會表示贊同。於是我們開始準備展開第二期的工作。

這時，我覺得本隊在上海各戰場上三個月來的救護工作經過情形，無論有無成績，也無功績的好壞，應向社會各界人士作一詳細的報告，於是我向宏明建議，把第一期工作經過事實，彙集起來，印刷一本特刊，分贈各方，作為紀念，同時也可以作我們本身工作的檢討，宏明呈報慈聯會，慈聯會認為很需要，請我負責編印，宏明他就忙着調兵撥將把留滬的隊員，化整為零，化裝一批一批的送往香港，繞到漢口去，我於二十七年三月三日，偕同祁善卿，救護組長西竟，及掩埋隊交際主任妙乘，一同乘渣華公司郵船到香港，宏明隨着於十八日趁到，出席香港佛教團體聯合歡迎大會後，宏明於二十七日，偕同西竟、祁善卿、妙乘、慧雲，及一部份隊員，乘廣九路火車去漢口，我個人

留在香港東蓮覺苑，編印本隊特刊。

隊部到達漢口，大受佛教諸山，團體，及社會人士之熱烈歡迎，太虛大師聞訊，特在陪都籌匯鉅款慰勞，當時隊部駐紮在九蓮寺內，臨時協助地方團體在大智門，循禮門兩車站，担任担架和市區空難救護工作，我於五月十三日，攜帶全部特刊由漢趕到漢口，見隊部情形尙好，隊員除外勤工作外，二時練習和包紮修持課程，仍未間斷，祇是上層幹部工作不甚緊張，不及在上海時那樣莊重熱烈，我同西竟商量，催宏明快將隊部移到前方去，免得隊員精神煥散，這時，慈聯會來信，也催宏明早日率隊北上工作，勿在漢逗留，那知宏明熱情過度，他想要在漢口再辦一所佛教醫院，還想營建一個超度陣亡將士法會，所以不曾接受我們的忠告，後來屈映光先生來到漢口，也催他快往徐州去工作，他依然不聽，他的個性很倔強，他一定要把這兩件事辦成再走，正在這時候，外面發生一種不利宏明的惡性流言，流言之來，不無因由，一面也許是本隊在上海的工作成績和精神表現太高，太露頭角了，難免不引起外界的嫉妬，另一方面，是宏明自尊自信的觀念心理太重，有時他顯露出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狂慢驕傲神氣和態度，也足以引起人們的不快，再加上他那一種蓋過一切的風頭思想，不應作，不須作的事，他偏要盡

幹，不可說，不該說的話，他偏偏要說，這也是原因之一。這，比如我初到漢口的時候，他大概是神經作用，用隊部的名義，印刷了一份宣言，宣言內容，把一般貪官，汚吏，土豪，劣紳，買辦階級，……所有一切的人，罵的一個個皮無完膚，祇是不曾罵新聞記者，試想，這件事，豈是站在佛教崗位上的人所能做的？這些說話，又豈是我們做救護工作的人所應說的？簡直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我當時勸告他，要他把那宣言毀了，他不聽，一定要散發，我無可奈何，祇好把那些「可殺」的字眼，改作「可惡」稍稍和緩一點，他居然派了幾個隊員，到中央公園去散發，以示他的正大和魄力，我們看看他這種幼稚盲動的行為，實在有點替他痛心。

果然：這份宣言散發之後，就撞出禍了，各方對他的觀感大變，教內教外的人們，都批評他胡鬧，他却滿不在乎，依然揚揚得意，據我看來，在那時候，宏明能把握住，不為名聞利養享樂搖動，認真在工作上去努力，他個人以及那件事業，是有成功希望的，所惜的，是他受佛教洗禮太淺，不能駕御自己，加之他身邊那兩位隨從顧問，祁善卿，王德明兩個人，（是宏明的拜兄）是沒有絲毫佛教信念的，古人說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從到武漢以後，這兩位顧問，不時引着他到外面去玩要，接近下等社

會一般亂，焉得不糟糕？焉得不栽筋斗？所以後來宏明弄得功虧一簣，身敗名裂，隊部中途解體，隊員雲飛星散，也都是葬送在這兩個顧問身上，說來叫人傷心！

事情的演變是這樣，有一天夜半光景，武漢衛戍部派來十幾個便衣偵探，要見宏明，這時大家都睡熟了，把宏明叫醒，來人一手持着手槍，一手遞給宏明一個字條，這時西竟也驚醒了，看見他們這個情形，莫明其妙，不敢開口說話，祇見宏明看了那個字條，發了一個苦笑，回身把王德明，祁善卿二人喚醒，一同穿起衣裳，隨着去了，他們去後，西竟把我喊醒，告訴我剛才這一幕莫明其妙的禍事，這時，全體隊員也都驚醒了，大家聽了，都相顧愕然，我同西竟商量，且待明天一同到衛戍部問個消息，再想辦法，即至我們趕到衛部一問，說是案情嚴重，不便答覆，我們得不着要領，乃同西竟又奔到武昌去找蔣副官，因為我們在上海前線工作的時候，常與蔣接觸，聽得宏明很好，當我們會見蔣，把這件事告訴他的時候，蔣嘆了一口氣說：「我早就料到有一天，果然！我們很詫意，問是何種因由？蔣說：「在不久之前，聽說他散發罵人的宣言，又結交地方上一般地痞流氓，他並且宣傳說他手裏有錢，準備拿出一萬塊錢買一輛漂亮的救護車，我就料到遲早要出事。」我們聽了很沉悶，想到事情已到這個地步，祇有請蔣設法

援救，蔣表示，現在還不明白案情真相，最好分途進行，一面他去向衛戍部探問真相，一面要我們趁快請武漢各寺廟團體大家聯名向衛戍部請保，我們照着蔣的說話，回到漢口，向各方呼援，不得結果而返，後來我同西竟商量，我說「醜媳終要見公婆面」，屈總隊長在此，不如報告他，請他設法保釋，於是又奔到屈的寓所，屈文老一聽這個消息，兩眉鎖鎖，急的說不出話來，良久，他說，照實情說來，我是總隊長，還有一份關係，我實不便直接出頭說話，祇能間接去援助他，你們快去向各方探問明白究竟是爲了甚麼？再想辦法。

次日，我同西竟出外探聽消息不在家，有個人來隊部，自稱是大道通訊社記者，姓李，他說是聽得宏明被捕的消息而來的，並且說他知道案情真相，願出力幫助，可惜，接待這位記者的人，不了解他的來意，未能迎合上去，以致那位記者拂袖而去，唉！不料第二天，漢口各大小報紙，刊出了宏明法師當漢奸已被捕審訊的驚人新聞，大家料想必是那位自稱爲新聞記者搗的鬼無疑，我們看了那個新聞消息，很發慌，馬上我同西竟跑過江去找蔣副官，當我們在路上行走的時候，人們都是瞪着惡意兩眼向我們隱着，臭白不分，人言可畏！我們這件光榮的征衣，頓時成了可憎惡的東西，看見路人的臉色

，我們滿面羞愧，無地自容，奔到蔣副官那裏，蔣一見我們，他就跌腳嘆氣說，「糟了，糟了！你們可看見今天報上載的那個新聞消息嗎？這樣一來，連我也不便出頭說話，最好，趁急去找你們的屈總隊長向衛戍部保證，以免事件擴大，同時請佛教諸山團體聯名向衛戍部保證，雙管齊下，較為安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在這裏是無能爲力了，快去勸！」蔣副官說的那麼急迫，我們也無暇詳細研究，馬上又跑回來去會屈隊長，屈說，這樣一來，我更不便出頭，無法，我們又沿門哀告，向諸山長老請求，仍是得不着要領，也難怪他們，這都是宏明平常那種驕慢作風，使人對他生不起同情心，等我們回到隊部時，又聽說宏明已經押往武昌行營去了，更窘慌，那時武漢局面，非要緊是不會押到行營的，押到行營，多半是凶多吉少，事情是這麼緊急，又求不着救援，這時我們焦愁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全體職隊員，要結隊到衛戍部去請願，我說，這却來不得，因為當時黨政當局，對集體請願這件事，非常討厭，萬一此去得不着當局的同情，豈不是更加重宏明的担子，大家急的沒辦法，一個個跑到大殿佛前禱告，求佛保佑宏明的安全，「急時抱佛腳」，雖然近於幼稚，也可看出他們愛護宏明的心，總算難得。

這天晚上，又得着一個驚心動魄的消息，聽說宏明已經鎗決了，我們聽得這消息，

非常難過，全體隊員，如喪考妣一樣，都啜哭起來，大家都覺得一個獻身戰地爲國家民族爲佛教爭光的人，反而得到如此悲慘的結局，不死在前綫敵人工鎗炮火之下，却不清白死在這裏，愈想愈悲憤，越想越傷心，第二天早上，又聽得一個消息說，宏明的確已經死了，臨死之時，把手邊一串佛珠送給那個打鎗的軍人，那個軍人，住在蕩陽月湖邊上湖神廟裡，他姓王，我向西竟說，宏明是否遇害，此時還不能斷定，不妨我們趕到湖神廟見見那位姓王的軍人，就可明白，如果不幸真個死了，也可以問問那位姓王的，宏明臨死的時候，可有甚麼遺囑話語，可否讓我們去收殮他的屍首，西竟認爲很對，於是我們同西竟又奔到蕩陽湖神廟去，廟子確有一個，裏面祇有一位湖神菩薩，却不見一人，左右打聽，從來這裡就沒有人住過，這時我們心裏頗有點懷疑，姑且再去會一會蔣副官再說，或者可以得一點真實消息未定，於是我們懷着滿腹的疑團，又簾江奔到蔣副官那裡，蔣一見們我，臉上浮現出一種欣悅的神色說：「好了；好了；有救；有救；宏明押到行營後，經某某幾位法官訊問了兩次，法官公直無私，訊問的結果，認爲這件案子是被人陷害誣告，報上所載的內容，全無憑據，漢奸一罪，不能成立，據他三個人的口供，至多也不過辦一個行爲不檢的罪，法官很敬佩他過去在上海戰地救人的精神，一

點也不難爲他，並囑看管他的人，好好優待他，案件是輕了，祇要有人來保證他們，即可釋放」。我們得着這個確實訊息，大家才安心。

爲了請保這件事，大費思量，屈總隊長既不便作保，而武漢佛敎諸山團體，看屈總隊長沒有甚麼表示，大家也不伸頭，如是足足候了三個多月，這三個月當中，還有空襲，仍照樣出動工作，後來我們認識一位女革命家吳木蘭女士，他是漢口佛敎正信會的名譽理事，同時也是太虛大師的忠實信徒，我們常常在正信會見面談話，她對宏明的安全，非常關心，她聽說宏明可以請保，慷慨地自動去會中央振濟委員會許代委員長世英先生，她逼着許老先生立刻把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三個人保釋出來，慈悲的許老先生，馬上接受了她的要求，這樣，衛戍部才把他們三個人釋放出來。

宏明出獄後，我們才知道這件誣案的真相，原來是地方上一般地痞閑人詐騙他的錢財不遂心，捏詞誣告，意圖陷害，宏明受了這個打擊，嘗了三個多月的冤獄苦楚，他心裡自然是難受，他決意要向黨聯會辭職，自請處分，我們大家都安慰他，勸他不要灰心，鼓逆勇氣，繼續努力去幹，可以拿事實去證明是非，他出獄後不久，適上海黨聯會改組，因爲是給黨困難，來函要把隊部解散，大家聽得這個消息，萬分懊傷，這一桿榮譽旗

憾，不能維持到抗戰的終結，中途就這樣撻了下來，誰不嘆惜？

隊部遣散的那天，（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大家集合在九蓮寺齋堂裏，作一次數影分手的談話，那時的情景，祇有用酸楚慘痛悲傷幾個字來形容，臨到宏明講話時，他的喉管都硬了，說不出話來，祇是哭，大家也哭的像淚人兒一般，悲號聲音，震動屋瓦，的確，同生死，共患難，在敵寇炮火下結成的伙伴，今一旦作胡蝶散，焉得不悲痛？尤其是這樣的結局下場，更叫人痛心！隊部解散後，一部份意志堅定的隊員，乘車去西安大興善寺，加入心道法師領導的「戰地流動服務隊」，繼續努力去賣命，一部份乘輪進川，投入太虛大師撫藏教理院讀書，一部份參加武漢後方醫院充當看護，一部份回到他們小廟去了，還有少數受不起刺戟的隊員，如覺初等，跑到陝北大學去了，宏明他依照屈文倍的意思，到河南少林寺去因壁閉關，我個人那時曾進川一次，在慈雲寺住了一星期，又回到漢口，不期在九蓮寺又遇見宏明，這時他剛從少林寺來，他說要回到上海去，把他從前在烽火中樹立的那件慈悲事業——佛教醫院，去撐持起來，我也很同情他，他回去後，武漢局勢已呈搖動景象，人心惶惶，我乃於雙十節日，離開漢口，奔到長沙，準備到香港去，剛剛我到達湖南不久時候，在報上看到宏明因受刺戟過度，在上海發生瘋狂

病死去的悲痛消息，噫！上海僧救隊事業，從此完結。

## B 重慶僧侶救護隊

「重慶僧侶救護隊」，是繼「上海僧救隊」而起在陪都樹立的一桿佛教救護旗幟，且把它誕生的始末因緣，詳細談一談，

我從廿七年雙十節日離開武漢，奔到湖南，在長沙佛教居士林居了幾天，就轉車去廣州，想奔到香港去，再打主意，或是回印度讀書，或是去上海，不料到廣州後，時局突變，粵港間的水陸交通已被英方封鎖，不能通過，那時候珠江兩岸逃難的人，擁擠不堪，日寇飛機，不時前來肆虐，看着一羣一羣的男女同胞在敵人無情的炸彈下變成了冤鬼，牆壁上，電線桿上，掛滿了人肉，人眼，人的五臟心肝，慘不忍親，香港既去不得，廣州又不能存身，寄寓客館中，亦不是辦法，無何，在形勢最嚴重的那一晚上，爬上一輛蓬車逃出廣州，奔到馬垵寶林山，在那兒住了十日，也是因為我的熱血不死的原故，又奔回到韶關，這時我軍已放棄廣州，地方秩序，混亂非常，趁搭火車逃命的人，是

人山人海，我帶着七顆虔懺的心，登上火車，想轉回漢口去，不料火車行到德陽，聞報看前漢口陷落的消息，頓時驚駭非同小可，前進不得，後退又無路，那時的我，就像日暮途窮的孤身征客，苦痛難言，抱憾一橫，於管它，自到了長沙再作理會，諺云：『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到長沙後，得善友向權父君夫婦的接濟，派了一頂轎子接我到寧鄉他家避去避難，於是在寧鄉住了一個月，後來接得友人熊伯谷君的信，（在流寇風塵中認識的）邀我去祁陽軍政部第一七零後方醫院工作，我乃投入後方醫院，為德員兵服務了一年零兩個月，在這個期間，常常在報章上看到巨贗法師在湖南領導的一條救青年服務團已淪陷的情況，我因心中將死的熱血，又沸騰起來了，接續在報版又看見中央政府聘請太虛大師出國訪問緬甸、泰國、印度、錫蘭的消息，更加興奮。

寺內這時，我感覺現在火線上救人和在後方醫院服務，同樣是菩薩行，究竟我一個人在這龐大僧兵隊裏所起的作用有限，不如去皈依一般僧青年同志，一齊努力較好，也湊巧得很，這時院長王禪師氏，以我自進院以來由他看護直到担任政治教官，這一年零兩個月的勤幹成績，很滿意，正準備保送我去重慶入中央訓練團受訓，我得着這個機會，願便到陪都去走走，我於辛酉年十一月由湖南繞道到重慶，不料來遲了，中央訓練團第七

期學員，已經滿額，要等待下期入學，乃落住在南岸雲寺裏。

傳說：「一切法，皆從緣生」，當我住在雲寺的時候，四川各縣鄉將長，保長，正在鬧着抓和尚當壯丁的把戲，滿城風雨，弄得一般老少和尚東躲西藏。雲寺上客堂裡，大有人滿之患，而雲寺本身呢！這時候就好像游善薩渡河，自身都有點難保全。寺內駐了幾個機關團體，此時有瓜分雲寺將和尚驅出山門的風聲，（都是簽了住的問題）內中有個團體——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團，團部書記長張鐵魂，他是國民黨裡的一位少年忠實幹部，也是實行苦幹，實幹，硬幹的幹家，他看見寺內百十個和尚，尼姑，終日昏昏欲睡覺，拱手好閑，無所事是，很看不順眼，他認為在今日國家全民動員大，家為國家民族求貢獻的時候，人人都本忙的了不得，唯獨這些和尚還逸自在，安閒快樂，他越看越發火，要把這些和尚組織起來，他覺得佛教是談悲主義，最合和尚身份的，是救護工作，乃向寺裡當家覺通和尚提議，要覺通把寺裏住僧名單交給他，他要辦一個救護隊，寺方聽了這句話，大家驚慌了不得，覺通特地向我商量，他怕將來受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管制，請我設法把張鐵魂這個提議打銷，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很費躊躇。

我說張鐵魂提出這個意見，在我們佛教慈悲立場，原不能反對他，他是要我們和尚去

救人，却不是要我們和尙去殺人，拿甚麼理由去反駁他推脫他呢？照道理說來，我們和尙們的口頭禪「慈悲度眾生」！前線上傷亡的將士和災民，且不去說，就是這個大後方的同胞們，在敵機威脅之下，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張鐵魂要我們在這個時候出來救人，無論他是善意惡意，我們似乎不能拒絕他，再說，在抗戰的這個時候，人民對國家、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佛教僧徒沒有錢貢獻國家，也應該為國家出點力，將來勝利之後，那時政府要來同我們算賬，我們也有話說，不然，非但沒有利錢，恐怕連本錢都保不住，抗戰三年多以來，各省佛教僧眾，對國家都有貢獻。唯獨貴省四川地方，至今還是沉悶着，無聲無臭，沒有絲毫的表現，這，不能不說是四川省佛教僧徒的缺點，恥辱，好在「亡羊補牢」，尙不為晚，我當得要打銷張鐵魂的意思，唯一的辦法，祇有你們自動地組織起來，這就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決心和勇氣，你們能夠自動辦起來，一方面可以光揚四川省的佛教，一方面可以使張鐵魂沒有話說，另一方面還可以保全慈雲寺這個道場，兼通和尙，頤明大義，並且很富於熱情，他聽了我這一段說話，很受感動，認為這件事應當要辦，要自動辦起來，同時看着慈雲寺的環境，也非辦不可，馬上與住持和尙商量，又去徵求護法潘昌猷先生意見，潘先生也很贊成，召集全寺職事，在

方丈開會討論幾次，都誰都推不過以抗這便風潮，他倒醒快之後，乃讓我去磋商。這解決兩個難題，第一，怎樣管理張鐵魂錢莊？第二，如何辦手續這件事？做個大家的意見。這兩個難題，一定要請我出來幫忙解決，我說：管理張鐵魂錢莊這件事，我儘可以盡力。但祇是面層，我儘可以客觀地位這這債務，而不能負任何名義，因為下個月我要入國受訓，不能在此多耽擱。當時大家齊聲說：這兩個要求，原則上請法師既已接受，至於名義一層，緩日再議。我決不讓你為難，我答覆了寺方要求以後，馬上去會張鐵魂，聲明我方意願後，張鐵魂很爽快表示道：我毫無其他意見，祇要寺方真個去查團家民族來責謝，不勝不勝。我既願意站在團的立場，盡力援助他們，這一難題，總算解決了。

接着我到撥濟委員會去，周風剛委員長陳光先生，請我談雲，要組織一僧侶救護隊。的始末因緣告訴他，並說此先生協助周風剛委員長陳光先生，請我談雲，要組織一僧侶救護隊的。他們自己怕麻煩，怕惹起麻煩，他們自己不忙，別人也無從幫起。周又說：雲雲寺裡面的負責人，我都不認識，連信書，也不知道是否認真去做。最好把他們邀來談談，再作決定。我在第二天，偕同雲雲寺當家通和僧去見周，周對雲雲說：「一番勉勵話語，馬上請世第一科長胡進君，來同我們見面，拿憑付胡科長助理時行，交到重慶市空軍服務聯合辦事處。」

營（張）開釋，熱心慰勉，諷諭處方外援助。這算得我初步的結果。我驚喜大，我又去見屈居士，畢恭畢敬的意見，要我擬擬去受託。且同席日慈雲、方丈和覺通，大概是怕我不賣氣力，一迭要我担任僧名義，負責來推辦這件事情。爲了這個問題，在方丈又開會討論了幾次。縣轉最後對我表示說：「大家要我接受訓的事暫時擱下，負全責來籌備這件事，也無不可，慈雲是我，不盡斷，師長之席，請方丈和尚這種苦，與他年高德尊，去則他又是一寺之主，他最易於統率大眾，副隊長，就請慈雲當家。我本人隨便要個甚麼名目都好，討論的結果，大家決定舉師長爲副隊長，我尚覺通，各任一席，祇好承慶下來恢復。又討論隊部組織，有簡選司章的意見，用師長爲僧侶救護隊名，稱爲我提議用。重慶僧侶救護隊由方丈和尚師長爲副隊長，這件事是慈雲寺單獨倡辦的，架借用省市那麼大的字眼，不如老老實實用「重慶僧侶救護隊」比較適當。也就照着他的意思決定下來。與感、一往而返。

方丈一我個內，注意且簡法，後我即着手進行一切籌備事宜。起草組織細則，由我出名，呈請縣政府備案。以道翰被發補助費，同捐架三十付，派醫官來隊訓練。方面編製隊員，除寺內僧侶外，中挑選了七十名，少壯僧人，編爲三個分隊，寺務職事，任師長，以第一分隊長爲性全，法則繁，三年隊長，其會，第二分隊長，簡覺，不爲日，接到縣政府准予備案，並發下

全新相架三十副，藥品器材全套，籌備費六百元，部隊成立後，再派醫官來部訓練，得到圓滿結果後，乃積極於製隊旗、隊員服裝，諸章、臂章、佈置辦公室、隊員宿舍，內層組織悉仿「上海僧救隊」所不同的，是全體職隊員，以及傳達公文的人一律全是僧侶，沒有一個在家人，「僧侶救護隊」這一名稱，可算得名符其實了。全體動員忙了許多天，大致就緒，乃向中央社發表消息，陪都各報對這件事，咸皆感覺熱烈興趣，一致宣揚。

因為本隊組織沒有其他寺廟參加，同時雲寺又是一個窮廟，寺廟房屋雖太，却沒有絲毫恒產，全靠經懺佛事維持生活，沒有組織佛事的時候，就得仰靠僧昌助護法的接濟，所以職隊員的待遇，比「上海僧救隊」更苦了。隊員每月祇有一元錢，分隊長附每月六元錢，總隊部一切交際費及我個人費用，規定五十元，方丈和尙和覺通等職務務不要錢，隊部辦公一切費用，約三百元，全由寺廟經懺收入項下支出。而「苦幹」，這兩個口號，總算做到了。

把內外一切佈置完竣之後，向報界發表定期成立的消息。

舉行成立典禮大會的那天，（三月十八日）倒也有二番盛況，到着各黨各派政軍代表，憲機關，民衆團體，佛教團體代表，及各界觀禮來賓，各報社記者不下三百餘人。

，那天的情景，充滿熱烈，可以說是四川佛教界有史以來不曾有的隆重大典。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團，特地贈送「同赴國難」四字紅綢錦旗一面，我們得着這個寶貴的禮物，更覺榮耀，大會禮堂，設在大雄殿上，全體隊員，穿著一律草綠色的領領戒裝，站在會場兩旁，總隊長主席，由國民黨部書記黃朝陽同志司儀，接着全體隊員用「佛寶讚」梵唱以代替國歌，悠揚聲中顯其悲壯之氣，引起全場來賓以莫大之興奮，主席致詞完畢，繼由各黨政機關團體代表及來賓，相繼演說，語多真勉，令人感奮，典禮告成，攝影散會，并以素宴款待來賓。次日，陪都各報，均以顯着地位，大字標題，宣揚大會情形，新民報還把那寶貴篇稿特地用「脫了裝裝換戰袍」的新標題，發表一篇特寫文字，把大會情形，完全搬在紙上，寫的有聲有色，予本隊同人以莫大的興奮。

本隊成立後，即開始隊員醫護，軍事，政治常識訓練，由總辦處派醫護委員會周醫官立信先生，担任訓練醫護常識，新編第八師一旅二團派楊教官，担任訓練軍事常識，巴縣團管區司令部派員輪流担任訓練政治常識，整整訓練了三個月，其間為響應重慶「傷兵之友社」，發動全體隊員絕食一日，得洋一百元，如數捐獻政府，隊員經過訓練後，個個精神煥發，變成一種活潑姿態，能挺起胸膛走路，不復叢林中那種半死不活的頹傷

藤野君也現出紅潤色彩，有了血色。一個個對於那套圓領制服，尤感興味，穿上這就  
 驗子的越壞來，古人說：「物必洗腐，而後發生。」自己已出息，自然愛人們的作幾精  
 路，自從狗守山頭樹頂這一桿，慈悲救人的旗幟，如川省的佛教，呈現出一種蓬勃的生  
 氣，立以對對和喻，也不像從前那樣，對對一抓和尚當壯丁的風潮，也平息了。寺廟  
 僧徒越趨越趨來在街上扶搖扶搖走路，不再躲藏了，就是雲寺裡，扎的些個黨團同  
 志，也會從前和尚打過架的些朋友，此時也同我們這羣圓領戰士握起手來，這些的這  
 些，海鄰環望，明日佛教的僧徒，要與國家社會人羣打成一片，不能逃避現實，離開大眾的事實  
 費，求生存，就要積極奮起，犧牲個人，自私自利的企圖，把身心一切奉獻與國家民族，不  
 然，那在姑蘇姓懶的聲

被節撤制撤立不久，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團奉命改組，我們得到該團書記長張鐵魂先  
 生的函詢，要辦那個聚會，把該團借用沐詩全部房屋收回，分派作本團藥房，租架，器  
 材，備備，及軍械宿舍之用，駐在寺內的某個機關，上次注張瓜分該團寺把狗趕  
 出山廟的心，隨見我這個激捷願幹的作風，心裡起了變化作用，遂生起討教諭，我成了擁護  
 道場天，發展慈悲事業，及那願得許多。

共非宋隊則訓練完備。適內閣撥款勸團團長沐憲才師，勸勵功成回國。由昆明乘飛機回渝，政府機關派代表到機場歡迎。本隊接得通知，全體隊員拮據前機場接駕。井於五月二十四日，在衡山本隊禮堂舉行盛大歡迎會，歡迎夫師，及敵團團員辜芳法師。井請大師蒞席。是日吳仲委陳銘樞先生，及各黨少政政軍派警衛，親臨，與民團體均派代表參加。夫師在席上致詞，對本隊這個組織及隊員整齊精神，非黨派黨派，希望本隊再加擴張充實，戒為全國性救國軍的局。面以爭委陳銘樞先生演詞。夫師亦復如是說。希望重慶各界，願均有參加社會服務之機會。其詞意懇切，語重心長，聽者感佩無窮。夫師演畢，即席捐贈國幣一百元，以慰勞隊員。給予本隊以莫大之激勵。大宋宋隊參加重慶空襲之工作範圍，當初依照總辦處指示，隨在南岸止掃教場，如東重慶，分江亦兩個地區，獨敵飛機轟炸，必要時，隨時轉移。總辦處發出勸令，並飭本隊聽受總辦處南岸分處委員之指揮。這位委員是個討捐少年，政界風度十足，曾因佔用慈雲寺房屋，而與總辦處衝突糾紛多日。因是有以上兩種原因，所以在去年夏季敵機來渝時，總辦處派員來，總辦處被炸斷，總辦處命命派員前來，送回時，那位委員陪同他，約木太隊在山洞裡，找隊員，看其悲劇，而不能前去施救。隊員個個感嘆，憤恨不已。

直到六月十二日那天，敵機又大批前來狂炸江北。剎那間，那無數的瓦屋都變成了  
一座火山，遙望着那個慘景，聽着那兒難胞的呼救聲音，我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率領着  
兩隊隊員，也不待警報解除，背起抬架，藥品，器材，水壺，蜂擁的衝到江邊，翻開跳  
上渡船，又聽得第二批敵機來襲的聲音，爲了要救人，那願得自己的死活。大家跳上渡  
船，拚命向江北馳去。正划到江心，敵機轟已經臨頭，這時我們雖然覺得危險，可是  
大家並不慌張怖畏，反而喊唱「……」向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也活該不死，看着敵機的翅膀一歪，密集的炸彈，從我們頭頂上落下來，還好，落在岸上  
去了，響氣。我們剛剛划到江邊，第三批敵機又到，排着人字形從我們背後飛來，飛的很  
低，是俯衝投彈的樣子，大家跳上岸去，一個個睡臥在地下，一心等待着光榮的死亡。  
怪了，敵機祇來訪問一下，却未曾投下彈來，敵機過去，大家爬起來，也顧不得身上的  
爛泥，馬上扛起抬架藥包，踏着火路，分途找尋那些遇難的同胞，很迅快地把那些受傷  
的男女同胞包紮的包紮，拾的拾，喂開水的喂開水，填傷單的填傷單，包紮完畢，又把  
他們護送到臨時救傷站去，以防敵機再來襲炸。我們那兩隊忠實的隊員，初識湯子，她  
井井有條，等到警報解除，才見其他救護同志到來，於是我們又把那些無辜的同胞們照

一個一個抬過江，送到重慶醫院施救，然後整齊步伐回到獅子山來，這天我們救了一百多人，抬送了二十五人到醫院去，總算做了一點小小的成績，太虛大師，這天見到我們這種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作風，歡喜的不得了，馬上捐了六十元，慰勞我們，另外寫了一紙嘉勉的話語，贈我個人，真令人興奮。

第二天，敵機又來狂炸市區，我們照樣不等特警辦處的命令，也不待警報解除就出動，並且三隊隊員全體出動，這一天，敵機天炸了五十餘人，同隊時，我們的名譽響亮，事涉乙天居士，特地拿出一百多塊錢來，以慰勞我們兩日來的辛苦，令人感奮，當日陪都各報，刊出本隊昨日勇猛搶救難胞的消息，對我們不待警報解除奮往救護這一點，尤為稱讚。新民報並標題「僑僑英勇」四個大字，其實，昨天出動的救護人員，也不單本隊，輿論何以單為本隊宣揚，大概是看到本隊能夠實行佛院「捨身救人」的這點意思罷！以後遇着敵機來襲炸，不管道路遠近，我們一樣出動奔走搶救，因為這樣，報紙上更起勁我們宣揚。委座於十七日那天在中央紀念週上演講，對本隊連日搶救情形，表示滿意，演說詞裡有這麼幾句話：「……在此次空襲期間，除空軍人員能忠勇奮發確實達成他任務之外，其他黨、政、軍、警，以及青年團，和社會各方面組織之空襲服務隊

這隊隊員便受激發隊員大都皆能發揮忠勇犧牲精神。這到本身職責和義務。這這本隊非常  
宏願的一。職。時。見六月廿日陪都報云

更感。本隊又奉到政府嘉獎本隊的全狀。

本週我同黨增雨人率領前往。該處。黃伯慶先生代表許代委員張世英先生向本隊致  
感。黃幹事接着說。友。在貴隊籌備的時候，當時本處並不需視這件事。以為佛  
教的組織。往往是一些空招牌。很少認真去實行的。及至連日來我們看見貴隊表現佛教勇  
事。無異捨身求人的工作。成績和犧牲。我們反而感觸無阻。慚愧。這得當初我們對貴隊的認  
識。太錯誤。到物質上的幫助。太微薄。這。這。今天還請諸位原諒。至於待會出遊的  
話。貴隊樂助總隊長說的話。何如。救人如救火。這話是沒錯的。以後請不必顧慮。心。出遊  
。不。待本處。可以隨時出遊。今天本人代表本處許代委員長及全體職員，  
。希望諸位本此。悲懷。和。願力精神。更加發揮。廣大他工作。成績  
。百。是。盡。力。請諸位不。氣。大。日。  
。大。黃。事。公。領。下。日

實地參加救護難胞工作，因為我們本身的力量太微薄，救濟包紮的技術又太幼稚，所以不能有好成績表現。尙望諸公以後多予指導和幫助。談話畢，黃總幹事向本隊攝影多張，留作紀念，復分贈草鞋、毛巾、萬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勞之意，自此，本隊人員的工作情緒更精神，更加奮發，更加熱烈，陪都被敵機轟炸的各處瓦礫場上，都有我們這一羣圓領我裝同志的足跡，亦無不見本隊宣言單廣撒的跡象。陪都也方的人們，無不稱呼我們是「和尚同志」！却也有趣。

這真，也應該把本隊的內層生活情形來提說一下；雖然我們爲了擁護抗戰和救人，爲了表現佛教僧徒在戰時的精氣神，披上了這件圓領我裝製服，戴上了這一頂塗徽和佛字的帽兒，却不曾忘記我們本來面目，叢林中早晚二時功課，我們照例行持，未嘗間斷。爲了要充實我們的氣力，一要吃飯，（慈雲寺無有田產全靠外緣維持生活）不得不爲醃醃儂儂事，所以我們隊部人員，每天早晨穿着兩套不同的衣裳，裏面穿着救護製服，外面披着一件袈裟，一面冷經拜懺，爲人家超度死亡，一面要救活人，天天不是爲死的忙，就是爲活的忙，有了空翼，就跑去裝裝，打起担架去救人，沒有警報就披裝裝聽雨無聲。從朝至暮，大家都沒有休息的時候，身體上雖然很勞苦，精神上却很愉快，我們的總隊長——

方丈和僧徒，因為他年老，兩眼又有毛病，行動很不方便，我們大家尊敬他，有警報出動的時候，也不要他去工作，然而他早晚領衆行持，也很辛苦，他有時興奮的時候，却也不示弱，穿起救護衣，也要跟着我們跑，引得大家發笑，隊的辦公費用，以及全寺一百多人的生活費用，全是由雲寺本身自給——一句南無一句佛喚來，不曾向政府領津貼，亦不曾向外化緣，這一羣的生活重担，全是覺通一人挑着，也願他奔忙，有時他還要同着我領隊出外工作，他那一種苦幹的精神，確實難得，我的全副精神，就專用在隊部工作上，所以我同方丈，覺通三個人，是分工合作，患難相處，隊員大眾，也是生死與共。

有一句俗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話的確有點意思，在工作方面，也因爲常常是我同覺通兩人領隊在外面走動，所以新聞記者每次在報上發表消息的時候，也祇提到我和覺通兩人的名字，却不知這魔鬼就乘着這個縫隙來進攻我們，搗亂我們，離開我們，啊！魔力真不可思議啦！原來臨辦處南岸分處那位某專員，因為他與寺方感情惡劣，這次臨辦處把本隊工作分配在南岸，聽受他的指揮，他就存着心來報復某專員的和尙，玩弄和尙，所以本隊成立以後，他就懷着一肚裡鬼胎來耍和尙，始而停頓本隊的

工作，不讓我們工作有展開的機會，後來看見我們勇猛奮發的精神，於是他又改變作風，本利用我們這桿旗幟去莊飾他的門面，那知道偏偏遇着我這個實行硬幹的人，真使他頭痛，他用盡了他機身的法寶，一個也不露，他要求我要是對外發表消息時，措詞上冠以奉職辦處南岸分處某專員派遣字樣，可是自始至終，報紙上沒有他的姓名，他就懷恨在心，他乘着覺通不在家的時候，他慈惠寺內某機關，來估奪我們吃飯的齋室，我明知是他搗的鬼，當時也給一點顏色他看，我也率領着全體的隊員，列成陣容，與那個機關作了一次和平抵抗，結果，還是和平了事，於是他的變策略，向我們的心腹內部進攻，向方丈和尚提議，說我把持隊部，有喧賓奪主的野心，不信，何以報紙上常常稱見到樂觀和覺通兩人的名字呢，方丈和尚聽了害怕起來，於是他又加醬加醋盡其挑撥慈惠之能事，方丈和尚不察，上了他的圈套，怪物的某專員，恐他個人的力量不夠，乃聯合寺內某機關，結成連環戰線，一致向我進攻，覺通聽得這個消息，告訴我，叫我預防着，我笑了一笑，相信方丈和尚不會糊塗到如此地步。

這時，委座以本隊歷次救護成績良好，特以金質獎章贈送本隊，全體人員，正在高興的時候，不料又生出一件事情，軍政部某被服廠的廠址，在重慶被炸，該廠主任張

君，是個正信的佛教徒，他來同我商量，租借慈雲寺幾件房屋，作爲臨時辦公之用。看見我們救護隊很苦，他願意另外由他個人每月捐給隊部一千元。我同覺通商量，寺內房屋雖多，都被機關團體佔用了，沒有空閒的。祇好由張君直接去與寺內各機關團體磋商，他們願讓，寺方沒有不同意的。於是張主任特派副官去交涉，啊！殊不知這樣一來，又惹了我的罪案。那位某專員，他利用這個機會，向寺內各機關團體煽動，說我雇軍部高壓力量，要把他們趕出去，就是我們的名譽理事沈乙夫居士，也不知不覺的受了他們的催眠，他們在這個時候，是採取大圍攻攻勢，但是怎樣來進攻呢？用甚麼戰略呢？這是他們不得不考慮的一點，單以住家的名義來向我開火，那是出師無名，不如還是利用寺裏方規和尚條有效，於是暗潮了兩星期之久，終於有一天，覺通告訴我，他們鼓動方規和尚要把你逐出寺，這件事，怎麼辦呢？我嚇得關窗大閉，打麻雀，真是笑話！我寡不敵衆，外人嘲笑我，方規又種種侮辱，他們嘩聲援我，何必留戀呢？用這個野蠻手段，對我，可以不必如此客氣。我頭刻離開部，去了，他個眼裏，則滿天烏雲都可滴散。於是我寫甲簽呈請辦事處辭職，辦事處派員來點收担架藥品器材，以了我的手續，辭職的呈文，交與那位某專員轉去，據去兩天，身辭辦事處沒有批示下來。某專員說，他可以代

表聯辦處接收，我就當着那位某專員，把隊部一切公文物品，一齊移交給黨團完事，這樣的下台，雖說不上「功成身退」，但「急流勇退」四個字，我算做到了，我很感謝那一般忠實伙伴的友情，在我離隊的那一天，他們心裏感到極度的悲哀，大家麼了五六十元，請我和覺通同着他們拍了一張相片，作為分手的紀念，寶貴的友情，使我永遠不能忘懷。

我離開了工作的崗位，但我對那一般共生死患難的伙伴，救護隊的事業，我還有應盡的義務，我看書隊經濟太困難，隊員待遇太薄，乃馳書太虛大師，請太虛大師轉請聯辦處，按月予以濟，以利救護隊工作的展進，大師很關心這一桿悲旗職，接信後，馬上致書聯辦處許代委員長世英先生，請予以扶持，許先生接信後，即於七月二十二日，覆書太虛大師，表示願盡力幫助，許覆書云：「太虛大師慧筆，手示敬悉，僧估救護隊救護服務，殊堪嘉尚，所稱經費困難，自屬實情，惟其關係救護，應由空軍服務救濟聯辦處統籌辦理，除函聯辦處即予核辦外，特先奉覆，願領，真祺弟許世英拜啟。」我接得不虛大師轉來許先生的覆信，非常欣慰，馬上通知覺通，叫他快去與聯辦處作進一步的接洽，覺通得到這個消息，自是興奮，可是，寺裏的方丈，却不高興，反對接

受聯辦處的肆貼，以為是我的來綫，接受了這一筆錢，有點丟臉，覺還是個老實心腸的人，他看見方丈和尙如此倔強，也就沒有話說。

我把隊部的責任交卸後，仍住在慈雲寺後山，準備入團受訓。不料幾個月來在烈日之下奔馳，受了暑熱，感生下血疾病，倒臥病榻十多天，一天，中央社會部，突然送來了一封公函，信中內容，「據呈組織重慶市僧眾救護團建議，本隊定於本月二十五（即星期四）日，上午八時，邀集各有關機關派員會商進行辦法，應請 台端屆時前來本部參加商討，為荷！此致 樂觀法師。」接到這信，是一喜一憂，喜的中央已採納我的建議，所憂的，我已離開了隊部，這件美事，恐不能成功，（原來在我未辭去僧救隊以前，中央社會部，以本隊歷次救護成績良好，希望我們把這個組織再加以擴大，以便各寺僧眾都有參加受訓為社會服務之機會，特派楊總幹事祺君，前來和我商討這件事，當時我同覺通兩人，都很願意接受中央當局這片美意，方丈和尙，他表示無所謂，後來中央社會部，又派楊總幹事來，要我將擴大救護組織意見寫出來，提供中央參考，我於七月四日，曾經寫了一個「組織重慶市僧眾救護團建議草案」，送呈社會部，這是過去的一個因子，現在中央既已定期開會商討這件事，且去走一趟再說。

開會的那一天，各黨政機關，均派有代表出席，中央社會部代表主席，大致說，社會部部長，很重視這件事，想把這件事策動起來，各黨政機關代表，亦認爲有擴大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組織之必要，主席要我發表意見，我說，事却是件美事，祇是我現在因病已經辭去僧救護隊職務，主席馬上說，辭去慈雲寺僧救護隊職務是一件事，現在擴大僧救護事業，又是一件事，這件事，本是根據你法師的建議發動的，你法師應該出來幫忙推動，黨政機關代表，亦咸作如是說，大家討論許久，決議把「慈雲寺僧侶救護隊」擴大，改爲「重慶市僧侶救護隊」，指派慈雲寺住持，羅漢寺方丈昌仙，華岩寺方丈本先，興武山方丈覺一，江北佛教會會長自詳，續成連我一共七人爲籌備委員，并推我爲籌備主任，要我來總其成，我即推辭說，這却不能夠，一則，我此時尙在病中，其次，裡面還有許多複雜原因，籌備主任這一席，最好另推別人担任，工作推進上，方不致發生阻碍，主席說，中央當局既決意策動這件事，法師出來統點汗水，也是責無旁貸的，假如有困難，我們黨政當局替你作後盾，決不使你爲難，這樣的說，我就不得不硬着頭皮頂起這個帽兒，這正所謂「明知不可爲而偏爲之」了。

次日，中央正式向報界發表擴充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組織消息，大意，「本市自遭敵

機空襲，慈雲寺僧衆組織之別護隊，歷次參加服務，頗得社會好評，各方咸主張擴大組織，使全市僧衆均直接受訓練。參加服務之機會，中央社會部爲此事，特於昨日邀集本所黨政機關空襲服務總隊會商。決定派樂觀、昌仙。○○等七人爲重慶市僧侶救護隊籌備委員，並指定樂觀爲籌備主任，由中央社會部、重慶市黨部、社會局、空襲服務總隊部等機關各派員擔任指導員，定期召集籌備會成立會，以備加緊進行組織云云。」大概又是那位某專員搗鬼，第二天在報上看到慈雲寺刊載的一段聲明啟事，大意說我已經辭職，以後我個人之行動，該隊不負責任云云，是用溢一覺睡兩人名義刊登的，我看見報，去問覺通，覺通茫然不知，我爲了顧全大局，也不去追究它，中央當局看了那個啟事，洵恐有危險份子在裡面搗亂，就在二十九日那天把我爲「重慶市僧侶救護隊」籌備主任，和各籌備員的令狀發下，惟恐又生出枝節，中央又命市黨部、社會局、空襲服務總隊部各派一員，到各寺聽論，我也同著去勸導，希望他們共同努力來促成這一件事業，可算費煞苦心了。當時慈雲寺的方丈和其他寺廟住持，也都表示服從，沒有異議。

於是中央黨政機關，定於八月二日在重慶市黨部召集各籌備員會議。

舉行第一次籌備會的那天，各籌備員都到，覺通也隨着來參加，市黨部書記長高譽

主席，即席討論籌備會組織大綱及籌備會經費分配担任，并籌備會辦公地址指定和加推籌備員等問題。通過組織大綱後，決議加推覺塘，自祥二人為籌備員，改為九人，籌備會經費，議決為三百元，由中央社會部捐助一百元，市黨部，社會局各捐五十元，餘一百元由各寺廟分捐，並決定中央社會部，重慶市黨部，社會局，重慶空襲服務總隊代表為籌備會指導員。當時空襲服務總隊代表提議，謂目下市區空襲救護工作，統一指揮，前次會議，關於「重慶市僧侶救護隊」名稱，本隊谷總隊長（即中央社會部部長）意見，請將「救護」二字，改作「服務」二字，藉以劃一，而利領導，以後這個「重慶市僧侶服務隊」的工作，可以直屬服務總隊部指揮，各黨政機關代表，認為救護亦即是服務，而服務兩字，也包含有救護意義，本無甚區別，可以通過照辦，籌備會辦公地點，指定在慈雲寺，這一次會議的結果，總算很圓滿，我乃積極進行一切籌備事宜，却不料那位陰險的某軍員，又在慈雲寺方丈面前挑撥說：「從前祇專做救護工作，今改為服務，以後任何事都要天做。那你們慈雲寺裏，僧侶，天天要忙的疲如奔命了，况且又改換了一個主人」，方丈和尚，他是舊時廟中人，對社會情形，不甚明瞭，那經得他的玩弄，聽了他的說話，心裏更加動搖起來，又改變了態度。

第二次在市黨部召集會議的那天，（八月廿四日）慈雲等的方丈和尙，他托詞不出席，其他籌備員也都不參加，同他取一致行動，當天各黨政機關指導員。看見他們那種拉鋸的情形，很發火，也很明瞭是那位某專員畫的圈子，爲了維持政府機關的尊嚴和威信，決定採取硬幹辦法，把「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編爲「重慶市僧侶服務隊第一分隊」。華岩寺編爲第二分隊，江北佛教會及市區各廟，編爲第三分隊，二十九日，空襲服務總隊部，特派總幹事曾問渠同志，會同我到慈雲寺點編，發給隊旗，隊員臂章，當時慈雲寺方丈，雖然心裡是不快，然而面上却也沒有露骨的代表，衣服貼貼地接受編製，這一方面是想強使他就範，可是華岩寺方丈本先，又違拗起來，以該寺不在市區爲詞，拒絕點編，後來本先被政府的命令壓逼不過，寧可犧牲方丈地位，溜之大吉，可見其愚頑，江北佛教會的會長自祥和尙，大概也是受了那位的催眠，始終不見面。具教人傷神！中央黨政當局，爲了希望這件事業成功，雖然他們玩忽法令，陽奉陰違，始終是寬大包融，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乃向黨政當局建議，不妨遷就他們，就用救護的名義，那知他們仍然是不來氣，於是我又向中央建議，另推羅漢寺退居定九和尙爲籌備主任，此事或可望成，中央接受我這個意見，定九和尙，也頗願意出來轉這個圈，可是慈雲寺方丈和尙

還是站在墳墳地，黨政當局在這個時候，感覺頭痛。唉！去揚佛法，發展佛教僧徒精神的一個大好機會，望着溜去，終因那位陰險的某重員的作祟，慈雲寺方丈的拉鋸，以致辜負中央宏護佛教一片德意，實爲我輩僧徒之羞。也正是四川佛教的一件恥事。

### C.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

二十九年九月中旬，中央當局策動的「重慶市僧侶救護隊」那件事擱淺後，那時重慶已入霧季，我覺得即或組織起來，也沒有甚麼工作可做，不如另闢一條工作之路，本來救亡工作是多方面的，佛教僧徒在這個時候，要爲國族効力，道路也正多，當時我感覺日寇在印，緬，泰，錫蘭各佛教國所施麻醉反宣傳陰謀，雖經我太虛大師等一行前往揭穿，因爲訪問團工作時間關係，尙未能澈底粉碎，我乃與漢藏院夏林法師，覺華法師，及僧救隊幹事能仁法師等磋商，想來一個集體行動，到國際佛教上去作一點反侵略宣傳工作，一面將日寇在中國所作的——對佛教的暴行，向友邦佛教，把它揭發出來，一面宣揚我政府歷年宏護佛教之德意，以爭取國際佛教人士對我抗戰之同情，經過數度討

論之後，決定組織「中國佛國國際宣慰隊」，後來新民報記者周重光若，以爲我們準備用結步的方式去做這件事，他問我們建議，加上「步行」二字，我們認爲很恰當，於是我一面向中央黨政當局辦理結束重慶市僧侶救護隊籌備會手續，一面開始着手進行籌備「國際佛國步行宣慰隊」事，與商界一段友好們，聽說我們有這個新的動向，很興奮，竭力爲我們打氣，希望我們早日實現，我們受了社會上各方面的鼓勵，勇氣很大了，意志更堅定了，我馬上抓緊筆來擬寫「宣言」和「簡章」，費十節那天清晨，我捧着宣言簡章草稿，乘車去縉雲山謁太虛大師，請他偕印証，虛老看了我們的宣言內容，很歡喜，祇把裡面「憤火」二字改作「義憤」，別的語句不曾改，他偕即在宣言草稿上簽了名，願作贊助，同時，捐給我們卅塊錢，作爲我們籌備費用，又寫了一封介紹信，囑我去謁見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虛曰先生，請曾處長幫助我們進行。

十一日，我由縉雲山回到重慶，馬上就幹起來，我們本是幾個窮和尚，我們要幹事，祇好窮幹，大家都是生成的一副硬骨頭，不願意向人低頭要錢，更不願去向佛教團體募緣，然而窮幹也還是少不得錢，刻開章，印宣言，信紙，信封，郵票；；；一切都要錢，怎麼辦呢？躊躇了半天，祇好大家各人在各人身上打主義，拍賣自己吧！先從我的

賣起，我本無長物，祇有一套舊呢的救護服裝，賣得六十元，又去向友家借了百元，有了信紙郵票錢，就活動起來了，接着曼林在他朋友手裡也撈來了二百元，經濟更覺充實，把宣言、簡章，都印刷出來，向中央各黨政機關呈請備案，中宣部王部長，社會部各部長，國際宣傳處曾處長，暨市黨部陳主任委員，對本隊組織，亟感興趣，曾處長尤為熱忱扶持，所以不到一星期，先後得到中央黨政機關准予備案的批示，我們高興極了，加緊工作起來，即向國內外散發宣言，正式向報界發表消息，陪都各報，咸作熱烈宣揚，一面向外部請領出國護照，製隊旗，符號，打起包袱，準備上路。

在這幾天中，外界給我們的鼓勵和精神上的幫助，可算十足，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聽說我們快要出發，特特製了一幅「普行救世」黃綢錦旗贈與我們，接着中國文化協會，也送來「大同正軌」錦旗一面，國民外交協會，也送來「奮怒金剛」錦旗一面，壯我行色，這是多麼難得的寶貴贈物，祇是我們營子裡却有點惶恐，各人賣去的衣物和在友好方面抓來的錢，把印宣言，製隊旗，請護照等各項開銷下來，已經剩不得幾文了，而這長途萬里，路上吃飯和買草鞋雨具，都是要錢，我們既不敢向佛教團體募緣，又不向政府請領津貼，錢，當然是沒有來路。大家爲了這個傷神的問題，絞了好幾天

腦汁，俗語說：「顧得臉皮，就顧不得肚皮。」我們爲了要表現佛教僧徒在戰時「苦幹」作風，兩張皮都得要顧到，也只好來「打腫臉充胖子」。向各人的朋友再厚一次臉皮。大家乃分途進行，曼林又弄來了二百元，覺華的朋友都在湖南，一時抓不來錢，龍仁把他趕經攢積下來的三百多塊錢。也拿出來充公。我在朋友處也撈來了二百塊錢，大家的「力量集中」起來，足有五百餘元，這時，太虛大師看着我們這幾個人苦幹精神，又捐了二十元並且向李子寬居士捐了四十元。陶冶公居士四十元，這樣一來。我們上路的胆氣更壯了。在我們出發前兩天，多謝振濟委員會屈副委員長映光先生。贈送我們二百元，又代護國息災法會捐給我們一百元。這是意外的財喜，錢，真是個怪，沒有它，真叫人動不得，垂頭喪氣。錢太多了，有時也使人迷失本性，顛倒作孽，我們有了這千百元的路費，馬上一個個頭也拾起來了，說話的聲音也大了，錢之魔力，不可思議！

當我們準備出發的時候，蒙中宣部國宣處的美意，爲我們爭取時間，以便早日出國工作，特函請西南運輸處，給予我們乘車出國之便利，這是我們未曾想到的壇上助緣，令人感奮。出發前一日，陪都各報，一致宣揚。同時中央國際廣播電台。用英華語言向國際廣播。羅漢寺方丈宗仙和尚，特在該寺瓦礫場上，擺設一桌素席，歡送吾們。清心

多麼深懇啊！

十一月十一日，我們由陪都羅漢寺出發，因車輛不夠，臨時決定我同曼林，覺華三人先行。龍仁在倫敦車。約在昆明會齊，再向緬甸進發，一路上多謝各站員司殷勤款待，令人感激，朝夕與一般司機同志攀談，一點也不感受旅途勞苦，於十四日到達貴陽，由大覺佛學院院長印順法師招待，下榻大覺精舍，辦理轉車證手續，十八日繼續向昆明進發，於二十三日，到達昆明，由雲南省佛教會招待，下榻該會，本隊抵到昆明。大公報，民國日報。雲南日報。朝報，爭相掲載本隊消息，二十五日。省佛教會特設茶話歡迎本隊。參加各界來賓。共數十人，該會理事長定安和尚主席。請本人演講並報告組隊經過。來賓亦多有備詞，佛化空氣。十分濃厚，二十六日，佛教淨業社社長戒塵老法師，又假該會設宴招待。盛意可感。我們在昆明為辦理轉車手續及等候隊員能仁，耽擱半月。動身前一日。中委黃樹秋先生，特在廂所設齋為本隊餞行，並贈旅費一百五十元。一種愛護深情，令人銘感。是晚戒塵老法師，又設茶會歡送本隊。

十二月十三日，本隊乘西南運輸處專車繼續向緬甸進發，廿日下午經過吾國邊境曉町地方，見我國旗迎風飄揚，令人興奮鼓舞，當夜到達緬境臘戍地方，即於是晚趕到火

車站，買頭車票向仰光進發。翌日清晨六時開車，二十四日午時到埠仰光，有中國佛學會仰光分會代表林葆華居士，及各華字報記者到車站歡迎。本隊當即下榻佛學會，當日即拍電快電向國內中央各有關方面報告抵仰情形。下午各華字報，熱烈宣揚。

二十五日，我代表本隊晉謁我駐仰光榮領事，及中緬文化協會主席宇巴倫氏，及僑界領袖。次日，訪謁緬政府眾議院議員胡茂庶氏後，與胡議員一同謁見我外次曾次長榕圃先生，曾次長聽取報告後，對本隊同人，慰勉有加。復面托胡議員代為招待本隊，予本隊工作上充分之幫助。當日下午，胡議員特用自備汽車接本隊全體人員到其花園精舍下榻，恭敬供養承事，令人感激。穿衣喫飯，乃人的本分，可是爲了要爭取國際佛敎人士對我抗戰的同情，爲了尊重我們自身——中國和尙的人格，也就不能隨便穿衣喫飯了，緬僧是身穿着黃服，我們也得披起黃袈裟。緬僧是如律生活過午不吃飯，我們也同樣地犧牲這一頓。

這裡，且把胡議員這個人，向大家介紹一下，他祖藉福建，生長在緬邦，自幼即受南傳佛敎洗禮，曾依緬佛敎風俗習慣出家一次，當過沙彌，全家奉佛，胡君他精通巴利佛典，有好幾部著作，他的第二個女公子深通梵文 Sanskrit。家中常年供養和尙，

我是民國二十五年認識他的，那時我在緬甸留學，他作我的謬法，今次重逢，所以我們的感情分外親密，胡若他雖然是在緬政府作官，然而他的心神是寄托在祖國，在我們的工作上，他非常關切，很露骨的扶助我們進展，我們在緬工作八個月，生活的安定和生命的安安全全，以及工作的推動，多得他的衛護幫助。

自抗戰以後，日寇第五縱隊在緬大肆活動，因緬人眼光短淺，見利忘義，日寇乃利用緬人這一弱點，投其所好，或以甜言誘惑，或以金錢收買，施展其險詐陰謀手段，迷惑緬人明腦，作種種麻醉宣傳，緬人明腦簡單，多數有受其催眠者，以為我國政府真是信仰共黨主義，摧殘佛教。更有把我國認為是沒有佛教的國家，直至上次大虛大師出國訪問，緬甸人民始信中國有佛教，覲見大虛大師相好莊嚴，認為是中國的活佛，所惜的，具訪緬團經過緬甸的時間不多，同時也是日寇散佈的毒素太深的原故，所以全緬的人民，對我中國各方面情形尙不能有澈底的了解，故此大木隊抵仰後，緬甸新光報 The New Light of Burma 記者帽官帽君 Maung Yu Maung 前來訪問時，談話中，對我一般情形 似不甚了了，及至把西府林主席，蔣委員長，于院長，居院長，戴院長，政府一般高級長官多是信佛的話說了以後，渠始相信中國政府不是摧殘佛教的政府，渠看了

我國僧衆在前後方服務救護工作的照片，更爲驚歎！嚮未曾有。

我們原來預定的計劃，預備到緬甸後，再繼續往印度、錫蘭、泰國去宣傳，不料我們到仰光不久，國際情形轉變，所以我們預定的路線都不能去，那時太虛大師寫信給我說：「國內黨政各方，都希望你們能托鉢到泰國去」，却不知當時英方對華人出境入境的留難情形，就是由仰光到加爾各塔這一水之地，也不許我們前往，接着時勢更尖銳化了，就是住在仰光地方的華人，都要向政府請領通行證，有護照的，還要請政府加簽蓋印，（簽字費每人一十二個盧比）加簽手續，還要請得與緬政府有關的人員作保，一次瓦城地方乘坐火車的二三百個僑胞們，爲了護照上沒有緬政府蓋印，拉在牢裡坐了好幾天，就是請得通行證的，也祇可在緬境內通行，不經特別許可，不許越雷池一步，在那種環境情形之下，我們祇好就在緬甸住下來，把緬甸當作我們工作的對象，我去請示我外次曾次長，想進緬寺安居，一面修學，一面工作，曾次長很同情我這個意思，後來因爲我們人多，齋食問題不能解決，（緬僧托鉢受施主供多吃肉食）故不曾進緬寺，那時胡議員發心，留我們住在他精舍裡，願長期招待我們，他家裡已經供養有一位緬僧大德宇梁省樺大師 Rev. U. Thmsitha，他樂意從我們學習中國語文，我們也願意從他學習緬

句語文，彼此交換智識，誠是一件樂事。其實他還是我的戒師呢。我們相處八個月，雖然是異國情調，却好象一家人一樣，有時他用中國話同我們說話，有時我們也用緬語和他談天，他是一個很有佛法修養的人，他的學問道德，在緬甸佛教界裡，也是數一數二的領袖人物，他對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軍閥，那是深惡痛絕，由這一點上，我們的感情更融洽，在我們宣傳工作上，他替我們也出了很大的氣力。

我們到仰光後，八個月中，凡是我們所接觸的人，無論是僑胞，是緬人，對我們都是一種豐滿的熱情，尤以中緬各報紙，不斷為本隊宣揚，更使我們感佩。

至於本隊在緬一切費用的經濟來源，說來也有點慚愧！我們從陪都出發時，師友們送給我們的和我們自己變花樣來的那千百元錢，在路上已經花去了大半，到腊戍後，買了四張火車票和幾套黃色緬僧袈裟，祇剩幾個盧比，在國內既不開口向人化緣，出了國門，更得要撐架子，所以我們始終是以硬骨頭示人，絕不向僑胞談錢的話，每天看的華字報紙，是仰光日報和覺民日報兩家報館贈送的，說不好聽的話，是揩油來的，緬文報紙，也不曾花錢，天天用的電車票錢和信件郵票等費用，是臨時向我的朋友許百富君手裡撈來的，沒有錢使，就去找許百富，我們在緬甸工作八個月，也全靠了這一條生命

錢，我們很感激曾次長，他借看見我們沒有換洗的衣裳，在臘月卅晚上，特地贈送我們四十盧比，給我們燂醜，胡議員雖然是我的護法，是本隊的保護人，雖然他也是中國人，但是我們在領受他的飯食供養外，不願加重他的負擔，使他感覺不快，他常常問我們有錢花嗎？我不曾答說沒有兩字，老實說有，並且還把腰挺的直直地，有一次，他大概是問明瞭我們經濟的來源，問我，法師們用的錢，是由那一方面供養的？其長期，還是短期？我馬上答道，是中國佛教會撥來的，短期。長期。我們在此住十年，十年都有錢用。啊！如其說是「打腫臉充胖子」，倒不如說是「叫化子臉上擦粉」來的恰當，真是窮面子，看看我們用的信紙信封和擺的那副架子，誰相信我們沒有錢，有時還買些禮物去送緬甸和尚，這正應了北京人說那句話，「窮好看」！爲了國家的臉面，爲了我們佛教的光彩，爲了我們自身，不得不爾！我們在緬甸的時候，常常聽到一般人議論，說我們每月領有政府的津貼，若干若干，真是天曉得，架子是要掙的，工作是要做的，錢呢，是沒有來路，種種苦楚，也祇有我們自己知道。

緬甸華僑精神動員會 在今年一月五日那天，邀請我出席第十八次國民月會演講，是我發言的一個機會，當日到會僑界各機關，團體，學校，一共有七十多個單位，共四

百餘人，巖巖的月會，在寧陽會館舉行，用廣播演講，那天我的講題是：『多難興邦』。分爲三段講說。一，我國自 蔣委員長發動全民抗戰以來，舉國上下的救亡意志，早已打成一片，有鐵一般的堅強，三年半以來，大家整齊步伐，隨着抗戰的大旗邁進，共同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二，我國佛教，自漢朝明帝永平十年（即西元六十七年）由印度正式傳入我國以來，迄今有二千九百餘年的悠久深長歷史，歷代帝王宰官，多崇信佛法，其間有帝王出家而爲沙門的，如梁武帝，有出家和僧返俗後而爲皇帝的，如明太祖，（太祖原爲盩厔寺僧人）後來明太祖竟統率羣臣，撲滅元室，平定衆亂，以成帝業，至於佛教沙門，史乘中亦不少捨身以保特民族正氣之釋山孤忠事蹟，抗戰以還，我國政府對佛教，尤爲宏護，而我佛教僧徒，以及在家專佛居士，亦多能奮起參加抗戰事業，獻身國家民族，尤分發揮佛教積極入世之精神。三，日本佛教，原從我國高麗傳入，（日本欽明天皇十三年）初頗能表現佛教精神，自明治維新以後，廢止佛教，燃起反佛教烽火，破壞佛教塔廟，燒棄佛像佛畫，逼令僧尼返俗，稱姓留學，故寺院爲學校病院，從那時起，日本佛教的慧命，完全傷失了，其後明治末年，雖啟用僧侶，但已不是原來佛教面目，僧徒隨處娶妻食肉，毀棄戒律，外表雖似和尙，而內心等於屠兇，抗戰以來，

日軍屠殺我中國佛教僧衆，姦淫佛教女尼，用飛機大炮轟炸我佛教寺院聖地，由此種種暴行看來，日本的佛教是虛偽的佛教，是利用佛教之美名，而行謀奪人的國家，剝奪人的寶財之實，是利用佛教來作操刀殺人的工具，我們爲了維持世界人類的永久安寧秩序，爲了保持我中國的領土與四萬萬人民的自由幸福，爲了拯救日本全國人民和日本佛教，應當把日本軍閥消滅了它！會場大衆聽了我這段說話，很興奮。

從這次講演以後，就引起日寇第五縱隊的仇視，有一天早晨，我們還未起床，胡謙買的大公子，帶着驚慌神色跑來告訴我們說：「剛才爸爸接到國防部電話，說最近得到情報，日本人方面，將有不利於諸位法師們的舉動，囑爸爸轉告法師們，不要外出，招架你們贈書……」我們聽得這個消息，很感激綏遠政府維護我們的德意，同住的那位宇榮省達大師，很勞我們操心，他說，住在這裡，倒是不怕，所慮的，是恐怕他們化裝作緬甸漁夫盜取你們的文件，他又說：白天倒不要緊，祇防着夜晚。本來這個花園很大，我們住的這個精舍，距離胡議員廬所有相當的遠，宇榮省達大師，帶着我們收藏文件，到夜裏睡覺的時候，他特地把他的戒刀拿了出來，擺在枕頭邊，替我們作警戒，這樣過了半夜，第二天，我向宇榮省達大師說，這一定是日本人放出的一个煙幕，其用意無非是

倒懸一下，不見得有實際的行動，國防部叫我們不要出去，這個臭意，我們很感歎，這是一層，我們這一次來到緬甸，是專為同他們戰鬥而來，豈能貪生怕死呢，卻成真個不幸被他們殺害，那也正是我們光榮的收穫，他看見我們這樣鎮靜，於是他也沉着起來，我還是照樣出外，不過，我出門的時間和走的道路稍稍變動了一下，約有兩個星期，還不見日本人有甚麼舉動，我們大家都發笑起來！

我們為了使緬甸佛教人士明瞭日寇在中國摧殘佛教之暴行真相，商議決定出一特刊，把我們中國各地寺廟塔院遭受日機轟炸之事蹟和中國僧徒在戰地和後方一些個屈辱寫真把它刊印出來，用中英緬三種文字印行，我們這一着，也可以說是答覆第五縱隊的恫嚇，以前是以不動應動，現時我就是要以動應不動了。同時使緬甸人士知道我們這一次的到來，是爲了人類的正義，爲了暴徒日寇的罪惡而來，得大虛大師和僑界友好們的經濟助力，這本「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特刊」，在二月間，出現在大眾的眼前，刊中有緬甸佛教權威領袖宇慈格巴拿大師 Sayadaw U. Sekkappa. 宇宮點乃大師 Sayadaw. Ukundi nnyakiwunna. 宇采省達大師 Sayadawwunhu. Seinza. 爲我們寫的三篇緬文，都是闡明佛教和平真諦，予敵人以當頭棒喝，尤以宇采省達大師寫的那篇「日本是虛偽的佛教國」

一文，更爲有力，仰光，瓦城，毛淡棉各地政府機關，團體，學校，報館，商人，和全緬佛教寺院，佛教學校，我們都有贈送，胡議員和他的兩位少爺，兩位小姐，都帶着分發，守梁省達大師，尤爲熱心，在那兩個星期中，他天天冒着那如火熱的天陽，親自跑到外面去替我們分發，使我們感到國際佛教友情的寶貴難得，我們相信，這本刊物散發以後，日寇的麻辟宣傳，我們雖未能完全把它粉碎，也多少受到我們一點打擊。

緬甸，是南傳佛化的領域，緬甸人民，乃純粹信佛的民族，恭敬供養三寶，是緬人一生最重大的一件事，也就是緬人的傳統信仰，習慣，而緬僧之尊嚴與權威之雄大，那也是無可比倫，緬人對於和尚說的話語，那是當作聖旨一般的遵從，信仰，我常對朋友們說，泰國緬甸兩國人民的靈魂，是和尙，緬僧實有左右緬甸人民思想的無上魔力，而緬甸人民的言行，也都是隨着緬僧的言行爲轉移的，因爲我到過緬甸兩次，早已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們感覺得我們在緬宣傳的方式，應當從這一點上着手，去聯絡緬甸的僧羣，才可以展開我們的工作，方得到效果，單聯絡緬甸政府幾個人物，所謂「層階級」，那是不夠的，花了錢，費了氣力，也沒多大的用處，因爲那些上層人物，他們多半也可以說完全是看着英政府的眼色行事的，不能完全代表緬甸人民的意向，真正能夠代表緬

人而能抓住緬甸靈魂的，還是在緬甸的和尙。

自從本隊印行的那本特刊散發之後，不斷地接得緬甸各地寺院，以及個人的來信，對我們那本刊，表示高興的情緒，同時對中國佛教這次遭到的浩劫生起不平的共鳴，予我們極深切的同情心，多要求我們繼續出版，有的希望由中緬兩國佛教青年僧眾共同來創辦一個更雄有力的長期刊物，來展開這一運動，我們見到各方給我們這些美好的反響，甚分興奮，這時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中緬佛教同盟」的計劃，緬甸佛教領袖宇黛甲巴拿大師等人，很贊同這件事，於是我們決定以中緬兩國佛教首領為主腦中心，印行「中緬佛教」月刊，以擴大佛教宣侵略宣傳。

這次我從緬甸回來，是爲了這一件事，特地回來向中央黨政當局請示，同時將在緬八個月工作經過情形，向各有關方面作一詳細報告。

## 結 論

我寫完這篇文章，也應當來作一個結論。

「上海僧救隊」，在日寇炮火降道中誕生出來後，她以英勇果敢活潑生動苦幹的姿態，在上海東戰場上活躍了三個多月。以他們的當時成績看來，確實對國家民族盡到很大的義務，同時為中國近數百年來的佛教，吐了一口怨氣，那時社會上無論信佛與不信佛的人，對佛教，對僧衆，都生起一種強烈的情緒，留下一個良好印象，這一桿慈悲旗幟的光榮，可以說「得未曾有」。——「漸耳惜的，是領導人——宏明法師，他受佛教洗禮太殘，於佛法教義以及僧行上，認識不清，在家作事的那種機械觀念來作佛教僧輩法事，這是他大錯特錯的一點，其次，他不擇交遊，忘失了自已立場，隨便走路，隨便說話，這都是他後來吃苦的因由，望着那一支佛教生力軍，解散解體，不能達成他們圓滿任務，實為千古憾事！恨事！假設不是遭受那個意外的打擊，那桿旗幟的光明，說不定現在還晃盪在人們的面前！」

繼而「上海僧救隊」而起的「重慶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照那一羣同志們不怕死的作風和堅苦耐勞的精神，前途是很可以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嗣後蒙中央當局重視來扶持她，也是一個發展的絕好機會，可惜那位方丈和信意志薄弱，被那位專員迷惑玩弄，不能自強，以致錯過，辜負中央黨政諸公一片宏教的德意，也是件憾事！所幸黨

通和尙有點豪氣，還能夠撐持這個旗幟，繼續為社會服務，這是大可欣慰的一點。

至於「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這是我們幾個僧青年同志的一個冒險行動，也是各人受了良心的驅使而幹的一件苦惱工作，在緬八個月工作的經過事實，也都擺在人們面前，（在國外宣傳情形，請閱本隊特刊第一期，）究竟有沒有成績，也多少成績，我們自己都不敢妄言誇大，我謹以一片至誠之心，希望佛教大德們多予我們指導，多給我們一點助力，使我們可能為國家，為民族，為佛教多求一點貢獻，為此作為結論。

三十、十、二八、於雲南省佛教會



##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宣言

(附件一)

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是站在佛教立場上從事救亡工作的一羣。

自從日帝國主義對我侵略三年以來，他一面加緊地轟炸我城市，屠殺我同胞，焚燒劫奪我佛教寺產，殘害姦淫我佛教僧尼，侮辱我佛教徒，它一面還極極地施展着最卑賤無恥的手段，向泰國，緬甸，印度，錫蘭各佛教國說：「這次戰爭，是爲保護佛教而戰，是爲和平而戰」，作種種麻醉宣傳，以欺騙世界佛徒。

現在，我們要使國際佛教人士認識敵人侵略殘害我逼迫我之種種暴行真相，去給敵人作一個強有力的反宣傳運動工作，要去粉碎敵人的陰謀，要去喚起國際佛教徒救護的廣大同情來援助我。

我們自動聯合成立這個陣容，抱定最大的勝利決心來作這個萬里長征的壯圖；這工作，在「全國精神總動員」的抗建綱領上，我們認定是應該做的，同時也是我們佛教僧徒對國家社會世界人羣應有的貢獻。

我們這一羣，都是在敵人飛機大砲下鍛鍊出來的僧青年，我們親眼看到敵人的淫穢面目賊絕人性的殘忍行爲，切身受到敵人給我們的蹂躪侮辱，我們的熱血沸騰了，內心燃起了正義的火燄，不願躲往深山禪房做那逍遙悠閑的自了漢，要挺起身子學習歷史上下齒爲人羣謀幸福獻身國家古德們的慷慨作風，要爲國爲教奮鬥，要去展開佛教反侵略的旗幟，在國際上去與敵人周旋，同敵人作長期的戰鬥，這是我們的志行！這是我們的懷抱！

我們感謝日本法西斯軍閥的砲火，使我們能夠在砲火逼迫下結合起來，大家做成伙伴走上茫茫雲水的征途，爲祖國的自由而奮鬥。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不久就要與你們告別了。

我們此行，是秉承 蔣委員長告誡我們「苦幹」的教訓，準備用兩腳「步行」方式去向目的地邁進，明知這是一條艱難的途程，也知道敵人在國際上佈置有種種陰謀險陣，但是我們以佛教大無畏和犧牲的精神，相信終必能去克服它！突破它！降服它！粉碎它！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完成我們這個任務，還要仰仗全國各地各界救亡先進和佛教同仁們的指導幫助，這是我們臨別時竭誠的一個請求。民國廿九年十月自重慶發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呈請 (附件二)

中央黨政機關備案文 民國廿九年十月十三日

呈為呈請緬甸，印度，錫蘭，暹羅宣傳我政府宏護佛教德意，兼為摧毀日寇在彼邦所施種種辱辱宣傳，阻我抗戰之險惡陰謀，爭取國際佛教同情以增強我抗建力量，請求准予備案事。竊案觀等，鑒於日本法西斯軍閥，自向我發動侵略戰爭三年半以來，如瘋似狂，它一面加緊佔我土地，摧殘我文化，屠戮我人民，掠奪我財產，轟炸我佛教寺院，殺害我佛教僧尼，它反向鄰邦緬甸，印度，錫蘭，暹羅各佛國唱言，謂「中國政府崇信西滿耶蘇教及共產主義，摧殘佛教，身感東方固有道德文化，日本為佛教盟主國，不能不負起衛護佛教及東方固有道德文化之責任，故此日本對中國之戰，乃為代表佛教對耶教及共產主義之聖戰云云」。虛偽宣傳，不一而足，意圖轉移我佛教人士之視線，欲達到阻礙我抗建大業之妄想目的，查暴日在我國唐代七世紀以前，僅有一無文化之荒島羣族，不自日僧空海來，即弘法留學我國，從惠果大師學習密宗教義，旁及內典，歸而採

取漢字偏旁，參酌梵字聲韻，利用漢字，創制假名，始啟文化，以有今效。不圖近五十年來，狼子野心，再三及噬，歷次奪我海疆，佔我疆土，謀我害我，逼迫我之事，何止百十件，今復變本加厲，向我作大規模侵略，欲展其吞滅朝鮮台灣之故技。以來征服我國，心如毒蛇，行似雜叉，此魔不除，世界人類寧有和平之日。樂觀等，自我賢明領袖蔣委員長發動英勇民族抗戰後，三年半以來，即本佛教犧牲個人為國家社會人羣服務之本旨，參加救亡工作，或在前綫努力，或在後方服務，勇猛精勤，矢志不渝，今欲更進一步。走向國際作護國救教之積極工作，乃聯合組成「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定于本月由陪都出發，前往印度，緬甸，暹羅等地，宣揚我政府歷年宏護佛教之德意，闡揚佛陀正義和平主張，展開我佛教反侵略旗幟，暴露日寇三年半來謀我害我，逼迫我之惡跡，喚起彼邦人士之同情，與我携手，成立東亞佛徒反侵略之廣大堅強陣營，共同撲滅此人間之魔鬼，以期奠定世界永久和平之基。樂觀等此行，志在與敵寇在國際上作長期之戰鬥，誓必粉碎敵人之野心狂妄夢想，消滅敵人在彼邦培植之一切黑暗勢力而後已，一日不達到此目的，則樂觀等之工作一日不休止，準備以步行之方式，完成此項任務，事關國際佛教宣傳事業，理合具文呈請 鈞部鑒核，伏懇 准予備案，實為公便，謹呈。

## 重慶僧侶救護隊歡迎

(載二九、五、成都佛化新向刊)

### 國際佛教訪問團太虛大師回國致詞

今天本隊舉行這個大會歡迎太虛大師，蒙大師惠然肯來，覺得有無限的榮幸，并承  
 蒙，政，軍，警，憲各機關，學校，團體代表，各界人士，冒暑前來參加大會，尤感興  
 奮，本人謹代表本隊先向 太虛大師致敬。我們今天歡迎大師，有幾點意思，一，太虛  
 大師，他是中國現代佛教唯一領袖，他是中國佛教僧青年的導師，他二十餘年來，在中  
 國佛教上建樹了不少偉大的事業，我們今天歡迎他，是歡迎他的道德，文章，志行，思  
 想與崇高的人格。二，太虛大師，他是中國佛教從衰老腐朽走上繁榮活潑新生道路的一  
 座橋樑，過去中國佛教腐敗墮落麻木消沉的那種清狀，是人所共知無可諱言的，我佛佛  
 教在今日還能存在——還能站立像個不倒翁，這全是靠了他的堅持，也可以說是他的賜  
 與，二十餘年來，他對中國佛教不斷作改革的努力，到處設立佛學會，宣揚佛法，接引  
 社會上各階層一般新知識的信眾，設立佛教學院，培植成就佛教僧青年人才，創辦中國

佛教會，以衛護佛教教產，發行海潮音月刊，迄今達廿餘年，未尙中斷，以科學化之姿態闡揚佛學入世之真理，他除致力整理中國佛教僧伽，改革中國佛教僧制，衛護扶持中國佛教發展以外，他還把中國的大乘法化，闡揚到西半球的歐美各邦，歐洲今日之有大乘佛學，都是 太虛大師之功，我們今天歡迎大師，是歡他宏揚佛化救世救人的慈悲心與勇敢的精神和廣大的宏願。三，太虛大師，自從「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他在廬山頹電國內外佛教徒救喚起回蒙佛子一致參加救亡工作，共同致力衛國護教事業，此番受中央之聘，領導黃炳，等慈，惟幻，慈航等諸位法師，前往緬甸，印度，錫蘭，泰國各友邦佛教國訪問，若與昔日玄奘大師相比，那是有不同的地方。玄奘大師昔日之遠征印度，是爲了求法，今日太虛大師在烽火中，奉命出國，是爲了宏法，是爲了人類的正義真理向各友邦佛教人士作佛教反侵略的呼喚，同時是爲了宣揚三民主義和抗戰的宗旨。所以那時玄奘大師之去國，身上所担荷的，是一個担子，太虛大師這次出國所挑的是救國宏教的兩副重担，其意義與價值，又較玄奘大師重大許多，大師幾個月來，率領諸位團員，萬里奔馳，不辭辛勞，經過許多險阻，現在功行成就，還歸本國，值得我們歡迎，希望大師對本隊這一桿慈悲救人旗幟予以指導，同時更盼望大師把全國僧衆動員起來，更充分的表現佛教反侵略的精神。完了。

## 佛說的「行」與革命家說的「幹」！

(戴雲南日報)

——在雲南省佛教會歡迎會上講——

主席法師：諸位居士；諸位來賓；今天本隊同人多謝 貴會的盛情，舉行這個歡迎會，爲我們設備這許多茶點，十分感激，雖說是個茶會，然而在作戲的這個時候，我們已感覺得很過分了。剛才主席法師，說了許多過分稱讚本隊的話，同人覺得十二萬分的慚愧，實不敢承當。主席法師要本人來說幾句話，我很願意趁着這個機會，向諸位報告我們這次組織宣傳隊出國宣傳的動機和願望。

佛陀的學理，廣博精深，統觀佛在世時之一代百教，概括的說，即在開示一切衆生悟入佛之知見，離一切苦，得究竟樂。而佛陀所教導吾人自身對佛說法，生「信」，進「解」，實「行」，求「證」，以及化他利衆之「四攝」，「六度」，「萬行」種種教法，然而最精要的，還是在一個「行」字，正如一個信仰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一樣，對總理的三民主義生起信仰之後，還要深究三民主義的真理，對三民主義認識清楚以後

，更應當要依照 總理所指示的「一去實行，所謂『要實幹』」。

蔣委員長說：「說到『實幹』，做了再說』，把『言』行』一貫的道理，開明的更爲精闢，這意思說，能說到，就應該要做，不可空談，又說：『要在工作上去找得與實』，全是說明實踐的道理，革命家說的實幹的『學』字，與佛教主張的『行』字是同一意義，佛教中立德們也曾經說過『行到一分，便可得一分受用』這一句話，我們佛教最重要的，最寶貴的，就在『實行法學』四個字，這裏所講的『行』，是『佛行』，『菩薩行』，佛地去劫中作種種犧牲，處處結衆生緣，如作忍辱仙人，難行能行，所謂『能爲其難希有之事』，全是說明佛行的偉大。

至於菩薩行，比如觀世音菩薩，過去劫中，他本已證得佛位，名號正法明如來，爲了救度衆生，乃示現菩薩。大悲願力故，示現三十二應身。塵塵剎剎，隨類應身，以種種方便善巧攝化衆生，令衆生得能離苦得樂。又如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願行，至於地藏菩薩所發的『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四宏誓願，更可以見到菩薩的願行，是沒有休止的，是無有盡期的。

總之：無論是佛行，是菩薩行，都是爲利益衆生而起，換句話說，都不是爲自我，比如小乘行人聲聞，緣覺，他們也有行，但是；小乘的行，是在自求解脫，是爲自己打算，

行非究竟，不如佛行和菩薩行的徹底，可以說是佛法中的自私份子。佛經中，多有說明此義，在佛說維摩詰經裏，維摩居士與舍利弗尊者之談話，尤為明顯，舍利弗見維摩居士室中之天女，而生女見，大被維摩居士訶斥，這是小乘行不如大乘菩薩行的證據。

佛法自傳入中國以來，以我國人民智慧思想高遠之故，於佛法中之積極入世救人之大乘菩薩行，最為當機，在中國佛教歷史上，無論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實踐佛陀所指示的這一「行」字，創造了不少的犧牲而利人羣的奇蹟，就以明末一役釋門孤忠大德來說，他們作種種犧牲以衛護國家民族些個壯烈事蹟，也就是實行佛陀無我犧牲利益衆生法事精神之表現，也就是菩薩行，由此就可以知損菩薩行的偉大。

時至今日，國家多難，外患方殷，三年半以來，日寇挾其凶惡之武器，侵佔我中國土地，殘殺迫害我同胞，犧牲在日寇鎗彈之下的同胞，何能數計，就不談國家民族，單以佛教的「慈悲」觀念，也應當降伏魔軍，拯救衆生，衛護衆生慧命，令苦惱的人羣咸皆離苦得樂，這是我佛弟子比丘在今日應有的作為，應有的行動。

時代的車輪，是不斷向前進展的，凡是矜顧自己，不顧羣衆的那種觀念行爲姿態，

用之今日，可謂「此路不通」了。凡是扭扭有繼承如來家業，宏法利生重大責任的佛子比丘，無論是老與少，均應對國家民族生起豐滿的熱情與願力，逃避現實，躲往深山叢林，自求清淨，自求安樂的那個心念，是用不着了，吾們要想使「法輪常轉」，使佛教發揚光大，使社會羣衆對佛教生起信心，使佛教成爲大眾的佛教，時代的佛教，祇有我們大家起來多做利他的功行，努力實踐利益人羣的法事。本隊同人這次結合的動機，也就在這一點。願望也在此。

我們這一次組隊出國宣傳，唯一的願望和目的，在揭破日寇在友邦各佛教國家所施的種種麻醉宣傳，暴靈日寇三在半以來，對我國人民的一切殘暴行爲，去爭取國際佛教人士對我抗戰之同情，同時；宣揚我國政府護持佛教的德意，此次我們由陪都出發，中央黨政諸公，各救亡團體，佛教大德，長老居士。咸表示熱烈情緒，希望我們此行，獲得圓滿結果，在我們的志願上，也就下了最大的決心，準備犧牲一切去達成我們的任務。然而我們現時僅僅祇有一點純潔的爲國家民族求貢獻的心，能力一切，都感覺不夠，要有美滿的結果，還希望佛教大德們多多指導，予我們充分的援助。

# 「多難興邦」！

（戴三十、一、六、仰光各華字報）

——在仰光華僑國民精神動員委員會第十八次國民月會席上講詞——

主席：各位僑胞父老兄弟姊妹們；承 貴會邀請榮勳前來參加今日月會演講，這個機會，覺得很難得，很寶貴，今天在座的諸位，有的是舊相識，有的是今天才見面的，我想諸位都是很想知道祖國目前抗戰進步情形，和本人回國參加救亡工作三年多以來的經過。今天趁着這個機會，來同諸位暢談一下。

先來談談本人回國三年多以來奔馳的經過。當「七七」事件發生的時候，那時本人住在印度野苑國際佛敎大學，想到敵人謀我心念，亦非一朝，日寇在佔領我東北以後，就有了把我國黃河劃條界限的野心企圖，蘆溝橋這次事變，說不定就是一個信號，果然：不久敵人又發動「八一三」上海戰爭，那時，我賢明的領袖 蔣委員長，看着我們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再也不能容忍了。爲了保持我們中國領土之完整和萬世子孫的自由幸福，乃發動全面英勇的抗戰，予打擊者以迎頭的打擊，當時我覺得中日兩民族的戰

學序幕既已掀開，決非短時間內可以結束的，這次戰爭，乃是中日兩個民族生死的決鬥，而非從前我們內戰可比，這時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要求生存，都應當奮起，走在抗戰的大纛之下，爲國爲民族而努力，對於國家的抗戰，也都有了一份責任。

我們佛教僧徒，同是國民之一份子，平常受國家，社會，擅那信施之恩德浩大，此時國家有難，應當有以報答國家，我生起了這個意念，不久，即接得我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由廬山發出喚起國內外中國僧界同胞一致參加抗戰救亡運動通電，我毫無猶豫的，在廿六年九月間，離開印度聖地，奔回祖國，到達上海以後，復又偷渡到江北天生港，繞道長江，而入漢口，由漢口又轉往湖南，廣州，到香港，把國內各地抗戰情形以及佛教救亡動態觀察一遍，復由香港又轉回到上海，參加當時活躍在東戰場上的「上海僧侶救護隊」，從事前線救護工作，後來，我軍因戰略的關係退出上海，隊部輾轉到漢口，擔任後方担架抬運負傷將士工作，漢口放棄之後，隊部改散，我個人奔到湖南，投入軍政部第一七零後方醫院，爲傷員兵同志，服務了一年零兩個月，在那個期間，深深認識到我們一般武裝同志那種英勇果敢爲國家，爲民族，犧牲流血的偉大價值。

去年元月間，後方醫院保送我到中央訓練團去受訓，於是我又由湖南奔到重慶，看

見重慶環境情形缺少佛教救護工作組織，乃就南岸慈雲寺倡儀，組織僧侶救護隊，有志同道，聞風興起。不到一月，集合青年僧侶六十餘人，受警護，政治，軍事常識訓練三個月，受訓完畢之後，實際參加重慶市區空襲救濟工作，自從去年六月間，敵機再度大規模狂炸陪都市區以來，也因爲大家均能發揮佛陪慈悲救人宏願精神，捨生入死，不待警報解除，在敵機雲霧猛烈轟炸之下，勇敢搶救難胞，以故上動 委座聽聞，政府嘉獎，博得社會人士和輿論界之贊許好評，後來中央當局，以「僧侶救護隊」成績良好，乃命本人擴大救護隊組織，扶助這一件慈悲事業的發展，現在「重慶僧侶救護」，交與覺通和尙率領服務。

以上乃本人回國二年半以來，參加抗戰工作以及國內佛教僧衆動態之大概情形，在這一段短小的過程中，本人確實獲得不少的抗戰經驗和認識，至於國內目前抗戰情況，諸位隨時在報紙上可以看到，總之：我們抗戰最後的勝利，是可靠的，有把握的，何以見得？

第一點：我們中國人民，是富有犧牲充滿熱血的勇敢的民族；在這一次作戰的經驗上，我們認識到我們中國人民，無論長男，是女，或老，或幼，都是不甘屈服的，在前

方火線上，我們常常看到那些負傷的武裝同志們，在他們流那最後一滴血的光景中，還掙扎爬起來向敵軍投擲手榴彈，要取得同等的代價方死去，那是多麼壯烈啊！在後方，就以養傷的一般傷員兵來說，每每見到他們不待傷口痊愈，要求回隊繼續到前線上去殺敵那種英勇慷慨激昂的行爲，這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奇蹟。

第二點；祇有我們中國人是真正愛好和平的民族，這次戰爭，我軍在各地戰場上所俘虜的敵軍，非但不仇視他們，而且予以特別的優待，覺得他們很可憐，是受了日本軍閥麻醉和壓迫而來，他們都是無辜者，所以我們的軍民，把好友好食供給他們，這還不算，並且以種種遊戲，娛樂，逗動，來安慰他們，使他們的精神上得到愉快，因為我們如此寬待他，他們每每感激的流下淚來，這足以顯示我們政府和人民心胸的寬大。

第三點；我們中國人確實是能夠刻苦，堅忍，奮鬥的民族，在戰事爆發的前後，敵人曾誇大的說過「三個月可以把中國亡掉」這麽一句話語，日本軍閥這種狂妄夢想，現在經我們二年零六個月持久戰鬥的精神力量，摧毀的粉光粉碎了，才認識到我們中國人并非不是睡獅，同時也嘗到我們的苦楚和教訓，試想：一個沒有絲毫國防準備的軟弱的中國，同一個號稱世界強國的日本，周旋了這三年多，而今；日本軍閥一個個好像熱鍋

連的轟炸，「這戰地」的黑暗，被我們摧毀了，「以戰養戰」的企圖，仍一籌莫展，兩處陷在泥坑裡而不能自拔，叫苦連天，這都是我們中國人民刻苦耐勞、堅忍、團結精神的表現，也就是我們勇猛奮鬥的成果。

再看：我們大後方一般民衆的心理是怎樣？日本軍隊每次在火線上吃了我們的敗仗，必派飛機到我們的大後方來擾亂轟炸，好像小孩子打柴一樣，打不過，就拿起磚頭瓦片去打人家的屋子，這種幼稚舉動，是怎麼可笑！可是：我們大後方的民衆，一點也不害怕，一聽到空襲警報聲響，個個歡天喜地的去作郊外運動，尤其是一般小兄弟、小妹妹們，對於警報最感興趣。有時民衆們的房屋田地被敵炸毀了，或者他們的父母子女親眷被敵機炸傷了，或者不幸作了無辜的犧牲，他們祇是咬着牙咒詛日本鬼子的殘忍，對我們的政府，沒有絲毫的怨念，去年六月間，敵機二三百架大施狂炸，毀我們陪都繁華市區那時候，當晚有一萬多個同胞沒有臥宿處所，一個個站在露天地上，夜間又趕着狂風暴雨，可憐那些悲慘命運的同胞們，在那種慘苦情景之下，忍受熬煎，而并不減少他們抗戰的熱情，敵人滿以為那一次威首可以使我們中國人民生畏，可以逼我國政府屈服，那知我國政府和人民，是一座堅牢的盤石，決不是那種炸彈力量所能動搖的。雖然是

我們大後方的陸地遭受了敵機多次的轟炸，以前的繁榮景色被摧毀了，可是；如今却又有了——一種新的活潑的美麗的局面，較從前更為宏大莊嚴。可見敵人的暴力，祇能毀壞我們的物質，而不能毀滅我們中國人民的精神。

我們中國有句俗話，「三雄與那」！這話是不錯的；在未作戰之前，我們中國人民的確是一盤散沙，那是無可諱言的。無論軍事，政治，宗教以及社會團體，都是各自為政，都好像「火爐靠水缸」一樣，你熱我不熱，甚至一個家庭之中，父子夫妻手足之間，都常常鬧别扭，也還有外甥和舅舅打仗的笑話，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那時也正是看到我們這種沒有團結的情形，所以他很大膽的發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利用我們這個缺點，來壓迫我們，侵略我們，說來也奇怪，自從敵人在蘆溝橋放出那一聲侵略的鎗聲之後，我們中國人民變成了一個勇猛奮迅的獅子，大家好像似水合泥一樣，很自然的都站在一塊了，就是從前拚過刀鎗認為是生死冤家的，這時也成了親密的

朋友，大家都放棄了私見，手挽着手，挺起胸脯，走到抗戰的旗下，一致服從我 蔣委員長的領導，共同奮鬥，爭求國家民族的生存。此時我們中國，就是一個「首多尾的」局面形勢，正集中全國上下一切力量去開始作全面的掃蕩工作，我們中國同日本確實離

賬，爲時不壞了，眼見我們大江南北，將添無數異國鬼魂。

「中國無外患國恆亡」！假設不是日本軍閥一再壓迫我們，侵害我們，我們中國同胞的意志和力量，一時不會集中，也不會團結起來，共同禦侮，可見多難真可以興邦。有人問說，抗戰了這麼久，爲甚麼國內現在還有些畸形現象呢？這個：請大家不必去顧慮它，諸位要知道，在今日今時，誰都不願不做中華民族的罪人，除非是漢奸汪家班那一撥劣廉耻沒靈魂的東西，稍稍有點血氣，有點人味的人，決不會出來搗亂，破壞抗戰，諸位更當要曉得，戰時就是一座鍛煉五金的大冶洪爐，即或就算有一兩塊廢銅爛鐵夾在裡面，也充不了金子，自然不能把它當作金子看待，我們這一次的抗戰，是長期持久的戰爭，好像一個走長途路程的人，難免不感受一點風寒，是無大碍的，一切都不能影響我們整個抗戰的大業。

諸位知道：今日的祖國的確是有辦法的，「抗戰到底」！那是用不着懷疑，試問：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六十年之間，給予我們中國人民的壓逼，侮辱，些個耻辱，我們豈能忘記？近三年半以來，敵寇侵佔我們的領土，殺害我無數的同胞，摧殘我五千年來歷史，文化，劫奪我許多寶藏和人民無數的財產，拆散我們安樂的家庭，姦淫我們

的姑娘姊妹，……這一筆一筆一件一件的社辱仇恨，我們又怎能夠忘記？日本帝國主義給我們中國人民苦痛太深了！新債舊債太多了！魯迅先生說的好，「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生」路，一條是「死」路，要是怕死，你就去同敵人妥協，要求生存，就祇有抗戰，抗戰到底！除了這兩條道路，再也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當然要求生存！要抗戰！抗戰！是件艱難的事，是痛苦的，我們大家爲了要求生存，目前就不得不咬緊牙關來忍受這暫時的痛苦，我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萬世子孫的自由幸福受這種痛苦，也是應當的。

「百里長途，已逾九十里」。這是 委座在二十九年「七七」紀念告民衆書中剴切告誡我們的一句話，這意思說我們的抗戰，快快接近勝利了，然而在這最後的一段路程中，我們更得要抖擻精神，整齊步伐向前邁進，大家要生起必勝的堅定信心，築中大衆的精神物質力量，說明白一點，就是要全部動員方可以完成我們的終點。

「僑居爲革命之母」！實在，沒有當年華僑襄助 總理的革命，哪有中華民國；又哪有今日的抗戰？自作戰以來，這三年零六個月中，海外僑胞 踴躍輸將，不斷作經濟上的援助，就是人力上的貢獻，亦頗驚人，本隊同人這次從滇緬公路上來，專就西南境

翰公司一個機關來說，在裡面服務的華僑司機同志，就有四千多人，這個數字，大大可觀；他們天天從朝至暮，勤勇無間，露宿風餐，盡忠盡職為國家服務的精神，令人見了起敬，誰不承認我們海外僑胞在這次抗戰當中做了一根堅強有力的骨幹呢？

日寇這一次侵略我們中國，可稱得是「無孔不入」！「無微不至」！日本素來自命為佛教國，可是：作戰以來，他的那套假面具，紙老虎，都被我們拆穿；所謂佛教國也者，並不是真正信仰佛教，是日本天皇愚民的一個幌子，是利用佛教這個美名麻醉人民，使人民替他去謀人國家作操刀殺人的勾當。我軍每每在前線敵人的屍身上發現許多多花樣的佛像，佛咒，這可不是鐵證嗎？再拿日本的和尙來說，在去年下半年，日本本願寺的和尙，在東京廣播說：「中日事件，除非把中國十五歲以上的人完全殺掉，方有結束辦法」，在這句話語當中，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沒有真正信佛的人，作戰以來，敵機歷次轟炸我國佛教道場寺廟塔院，敵軍在我們淪陷區裡，姦淫我佛教僧尼，殺害我佛教僧徒，這都是日本人民沒有佛法信仰的些個事實，顯見日本是沒有佛教，再看看我們中國佛教僧徒的姿態如何，我們無論在前線後方活躍所做的救護，營養等工作，都是含有慈悲意義的，我們是從事於正義的吶喊，不像日本佛教僧侶幫凶為惡，再看，作三

年多以來，至今不見日本有一個和偷出來糾正那些軍閥的造孽行爲，可見日本是沒有佛教，就算有的話，也就是殺人的佛教，我們爲了救我們中國，救世界，爲了拯救日本人，民和日本佛教，唯有抗戰，唯有打倒日本軍閥。完了。

## 護國與衛教

（載二十九年海潮音月刊三二卷十期）

——在滇邊特區佛聯會佛教學校開學典禮席上講——

主席法師：地方各位土司長官：各位新同學：今天本人有此機會得能參加貴校舉行第二期開學典禮，實覺無限榮幸，貴校的創設，是中央社會部，本省龍主席，暨太虛大師，派遺等慈法師來聯合芒市地方佛教長老，士紳創辦的，可見貴校產生的意義就與普通一般佛教學校大有不同的地方；在我國抗戰的現階段中，這樣極度苦寒的地方，很短的時間內，能夠樹立這樣一個健全的佛教教育機構，又有這樣良好的規模，確實是難得而值得令人欽佩的一件事；固然由於中央當局和龍主席的熱心認真辦理，同時也是地方土司長官和等慈法師苦幹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諸同學大家都能體念中央德意，發心來苦學的精神表現，尤其值得本人歡喜讚歎。本人今天見到諸位新同學這種整齊肅肅的精神態度，實有說不出的愉快，你們這種精神表現，正象徵展現佛教的宏揚。本人這次回到重慶向中央報告工作的時候，一定把諸位這種修學精神向中樞諸公特別提說，請中

與特別注意。

剛才主席法師要本人來向諸位訓話，這訓話兩字，本人不敢當，但是很願意來這個橋樑與諸位新同學來談一談，首先要說的，就是諸位與我本人，彼此生長的地方，雖有內地和邊區的不同，可是：我們大家却同一個佛法信仰，所謂「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大家都是中國佛教僧徒，又同是中華民族，同是黃帝子孫，就這同一信仰，同一血統，同一生活的關係言，在日寇逼害侵略我們中國的今日，我們大家實有應當共同奮發努力衛護我們的國家民族，擁護蔣委員長長期抗戰與法揚我們中國佛教法化的重大責任，諸位要曉得，佛陀的教義法化，雖然它的最後希望和目的是在世界大同，沒有種族界和國界的分別，可是：在教團的設施上，與法化闡揚的過程中，仍是離不開國家的，假設我們中國一旦受制於一個異族，為異族所壓迫，失去我們自由和自主自立的精神，那時想要求得我們教團的發達，生活的安定，佛法宏揚，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印度和安南兩地佛教沒落的悲慘情景，姑且不講，單拿高麗和台灣兩個地方的佛教來說，那兒自從受制於日本帝國主義之後，佛教法化，一蹶不振，雖然而今還有幾個住持三寶的佛教道場，其實等於一個死屍，祇具其軀壳，而沒有靈魂，那兒的佛教僧眾要舉行法事道

揚，事先要呈報地方機關，得到日本人的同意之後，方可舉行，由此一端，就可以推想到其他一般的痛苦了。這可不是佛教不能離開國家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嗎？無疑的，佛教是依賴強盛的國家來作保障的。

這次中央當局諸公及太虛大師，特派等慈法師前來滇邊辦理佛教聯合會，開辦佛教學校，成就諸位的學業，中央的意旨，是期望將來能夠以滇邊的佛教來啟發滇邊同胞們的智識，繁榮邊區，鞏固邊區，為邊區同胞謀幸福，更希望以滇邊的佛教來整理和宏揚滇邊的佛教，中央諸公這種期望，是多麼殷重深懇啊？諸位應當特別體念着！本人今天見到諸位這種并非有條的律儀生活和蓬勃的朝氣，相信滇邊的佛教不出三年，一定另有一種新的面目和發展，可敢斷言。本人今天實為滇邊佛教前途慶喜，為諸位新同學慶喜，諸位今天能有這個機會讀書，又遇着這幾位有慈悲心的大德禪知識，而隨時又得着中央當局、龍主席、太虛大師，及地方士紳的衛護與扶助，這真是希有難遇的殊勝因緣，盼望諸位本着今天入學的志趣，始終不懈不怠，腳踏實地學去，將來學業成就，努力去改進邊區人民的生活，團結邊區人民的意志情感，使邊區同胞們，個個都沐浴在快樂之中，這樣去行教化，方可算得是個真正的佛教僧徒的志行，方可以顯發我們中國佛教的

偉大，也就不辜負中央當局，龍主席，太虛大師，及地方士紳的愛護期望了。

本人對諸位。今天有一個很熱誠的希望，就是希望諸位在修學的途中，要立一個大志向，前人曾說：「士先志，不足以啓其志，勿學焉可矣」。可見讀書首先貴乎立志。一個讀書的人，不能立起志氣，就算能夠學成，則所學也無用處，等於不學一樣，比如現在當漢奸頭目的汪精衛和那個附說頭目周佛海等諸逆，說是他們糊塗無知嗎？這話却說不得，他們在學問上。也都有很大的成就，何以現在喪心病狂，倒行逆施，離開我們，離開了革命戰線，倒在日寇懷裏，獻媚敵人，作那拍賣國家民族勾當，甘作罪人，至今還不思反省沒有絲毫覺悟呢？這很明顯的是沒有做人的志氣，要知道，一個大不能立志，是很危險的，因為沒有志氣，就不會知道耻辱，能立「志」才能知「耻」，知耻的人，寧可斷頭而不改變節操的，所以前人說：「知耻近乎勇」。這句話是不錯的。諸位都是佛子比丘，也應當明白保持我們佛教徒的節操，要切实做到立「志」明「耻」的工夫，處處要以整個國家民族，整個佛教打算，要為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謀幸福，要為我們全中國佛教服務努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佛教，今日所需要的，所敬佩的，是這樣的僧眾，自私自利的僧徒，和獨善其身的僧徒，這是用不着了。

我們佛教有一個最寶貴的教訓，就是佛陀告示我們「不捨世間，不離世間，捨頭目髓腦以結衆生緣」，意思說，我們要犧牲我們所有的一切，去爲人類求貢獻，對國家社會人羣祇有服務，而不能有貪圖私利代價的觀念思想，我們中國佛教僧衆之所以令社會人士所敬信者，也就在此，不像日本佛教僧徒那種歪曲心理，打着出家學佛的招牌幌子，一手捏着念佛珠，一手操刀殺人，追求做官發財，養妻食肉，不修功德，廣作魔行，希望諸位在這點意思上，時時加以留意，勇猛精勤地充分發揮我們中國佛教——真正佛教僧徒的崇高人格精神。

末了：本人還有句話特別提出向諸位談談，這次本人由緬甸回來，一路上多聽到人說甚麼「漢人」和「擺夷」兩個刺耳的名字，這却是個不祥的名詞，想想我們都是生長在中華民國地域上的人，大家同一祖宗，都是同胞，不應再有分別，假設不幸我們一旦戰敗了，大家都變成了亡國奴，一樣是受日本人的鞭打，作日本人的馬牛，試問：那時還有甚麼「漢亡國奴」，和「擺亡國奴」的分別？滇邊地方，差不多是佛教的領域，信佛的人民很多，滇邊佛教僧衆同胞們，一向在社會上是站在領導的地位，希望諸位從今天起，努力領導邊區同胞們，以後不可再有這樣的稱呼說話，可把「漢」「擺」這兩個

字，改作「漢」「賊」稱呼，漢，是我們中國人，賊，就是日本人。現在我們有個口號：叫作「漢賊不兩立」，我們中國同日本，那是永遠萬世子孫都是不能站在一條路上的，因為日本人民，日本政府，在百年以來，壓逼侵害我們中國的事件太多了，歷史上我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所吃日本人的苦楚蒙受的恥辱恨事太多了，算起來，不下二百餘件，所以我們中國與日本，已經成爲世仇，永遠沒有合作的一天，今後，凡是我們中國人民，千萬不可與自己同胞手足再分彼此，這是很要緊的，希望諸位同學把這點意思積極宣傳到民間去，來造成邊區抗戰的普遍風氣，這也正是中央諸公及本省龍主席 太虛大師對邊區佛教同胞的一個最大的希望。完了。

## 脫了袈裟換戰袍！

(民國二九、三、十九、重慶新民報特寫)

佛說：「不捨世間，不離世間」。又說：「要犧牲目頭腦髓，去救度一切衆生」。在目前這個大時代裏，佛門弟子已不再爲人視爲社會的寄生蟲了。他們雖然不能超越教律像倭寇中的和尙那樣去操刀殺人，可是他們已奮起參加爲人類自由和平的抗戰而努力。

## 獅子山頭守水之群

在守水之群，平常禁伏着獅子山頭慈雲寺山中的和尙們，他們在佛陀昭示和護守着教律的原則下，所組織的僧侶救護隊，已於昨日正式成立了，隊員一共七十人，他們爲國家民族，暫時的脫下了袈裟，他們爲了人類的浩劫和救救，暫時將自身的一切，獻給了國家，獻給了人羣。

## 芒鞋破鉢以國爲家

該隊總隊長慈雲寺的方丈和尙說得好，他說：天地同心，萬物同體，入衆同袍，沒有國，就沒有家，我們和尙的家就是我們的國，所以我們不特要有國家種族思想，而且

在我們作了救護之後，據要有恆心耐苦的決心和動，最後他又發了六大願，希望護好早覺悟，抗戰大業早獲勝利，失地早收復，佛道永昌隆。

報佛恩報國恩

同、特、人、樂觀法師，用著慷慨激昂壯烈之音調，誦佛以報佛恩報國恩發揚佛教救世救人精神相勉勵。嚴肅的典禮，在嚴肅的佛殿中舉行，牟尼佛上掛着了總理遺像和黨徽旗，唱國歌而改爲唱「佛齋讚」，雖無木魚鐘聲相映和，而梵貝圓音抑揚動聽。

釋迦佛笑了

在大時代中的中國和尙，確實在爲人類正義而怒吼，看：牟尼佛也笑了。在倭寇瘋狂的殘暴下，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會看見這一羣大領戎裝的新同志們，不畏一切，以出世的精神入世，青鬚紅面化作藥囊繡帶，活躍在守水的街頭。

## 赴湯蹈火的釋迦子弟！

(二九，四，二，陪都商務日報)

### ——訪問重慶僧侶救護隊樂觀法師——

(本報特寫)日本強盜的槍炮，是對準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窩，不管你是那一黨，那一派，那一族，也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有可能作它的炮灰。

#### 釋迦子弟受到侮辱

素以唸經拜懺爲專事的佛門和尚，平時對外間的一切，是不聞不問的，以爲避入空門，即可超脫終身，那知抗戰之後，做和尚也得不到平安，青靈古佛，降不住魔鬼的橫行，佛門弟子，名山宇宙，同樣在敵人炮火下作了冤鬼，變成了瓦礫，給釋迦牟尼的子弟以莫大的侮辱。

#### 捨身救世普度衆生

演說八萬四千法門的，同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他們同樣有熱血，同樣也有毅力，在抗戰洪流裏，深知「發誓之下焉有完卵」，如果祇再死死空談玄妙，豈能登禪佛陀的「

捨身救世，普度衆生」偉大宏願，眼看著神靈的大雄寶殿，娑婆世界瀰漫着火藥氣味，經聲抵不住炸彈，禮經拜懺，遮不了敵人的大炮，於是靜守山門的佛叟僧衆，不能再穩坐蒲團了，我們看着一批一批脫去袈裟，換着戎服，由經堂走上戰場，丟掉木槓，扛上拍架，雖因他們受持佛的禁戒，不能提起槍刀到前綫去衝鋒陷陣，而救護受傷將士同胞之慈悲工作，確爲應負之責任，當二十六年上海戰事初起，上海慈聯會組織之「僧侶救護隊」，二百多個精悍青年僧侶，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願行精神，不顧生死，出沒於上海及京滬綽的最前綫，在槍林彈雨中，搶救負傷將士，也有爲了救護同胞洒下鮮紅的熱血作了慷慨的犧牲，這種大無畏，大犧牲，捨一己而利人羣的精神，給同胞以莫大的感徵，上海僧救隊雖然已經解散了，但他們勇猛精神和那些光榮事蹟，始終仍遺留在人間，抗戰史頁上，也寫下轟轟烈烈的紀錄。

### 獅子山頭懺悔壯僧

這種赴湯蹈火的僧侶組織，在抗戰兩年多的今天，又出現在我們的行都了，是獻身戰地的樂觀大師策動起來的，該隊自從上月下旬正式成立後，獅子山慈雲寺山門之前，樹起了這一面慈悲救人的旗幟，寺裡憑添了七十多名穿敞口軍服的懺悔壯僧，這一羣壯

僧，他們無論是唸經拜懺，無論是喫飯睡覺，都比以前顯得特別有生氣。記者乘着春光  
的招引，踱過嘉陵江，踏進虎視兪州的獅子山大廟，記者首先看見三三兩兩的和尙同志  
，穿梭於殿宇之間，經堂牆壁上，貼滿了佛教抗戰的標語，顯然比以前那些「阿彌陀佛  
」的佛語新鮮有力。

廬了僧服着上戒裝

僧侶救護隊總隊長，是該寺的方丈和尙，副總隊長是樂觀與覺通兩位法師，實際責  
任大部是樂觀負擔，記者被引入辦公室，即由內房走出一個身穿草綠色服裝的同志出來  
，矮矮身材，短短鬚鬚，他和顏悅色同記者打招呼，記者以為他是侍者，問他，樂觀法  
師不在，他接着我們的卡片笑答道，我就是樂觀，這時使記者感到異常的驚訝，因為  
平時我們腦筋中所裝着的和尙模樣，和普通講經說法的那些法師們形狀，是身披袈裟，  
手摸捻珠，頭露香疤，口中喃喃有聲，而樂觀法師，一樣不具，除了他光頭上隱隱約約  
露出幾粒香疤以外，再也沒有一點特徵可以認出他是法門弟子，記者在報紙上常常見到  
他的名字，頗名思義，他一定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同時我們常常聽說他是佛門中能實  
幹的人，相見之下，使我感覺到特別的興奮，他的確有勇敢，有毅力，他把歷史上的傳

統習俗改變了大觀，辦公室裡佈置，完全機關化，國父的遺像，與林主席，蔣委員長的肖像，代替了釋迦的神貌，兩面鮮豔的黨國旗夾在中間，旁邊懸遍圖表，如隊員須知，及應守規則等，此外還有釋迦牟尼佛，和國父，總裁的名言標語，句句奮揚，使隊員奉為神明之言。

### 悲觀法名改為樂觀

樂觀副總隊長很正直的坐着，笑容可掬的對記者們談着話，我們在他的談話中，知道他是湖北漢陽人，今年有三十五歲，他十九歲時，由學校出來跑到沙市寶塔觀音寺從靈一長老出了家，那時他的法名叫源印，他出家後看不慣中國佛教叢林小廬許多黑暗腐敗的地方，他乃投入武昌佛學院求學，領受新思想的洗禮，民十四年，他曾以佛教立場，到日本考察，覺得日本僧徒多有愛國家愛種族的思想，能夠深入社會，為羣衆謀幸福，反觀中國佛教，樣樣不如人，因此憤而改名悲觀，民十八年，他又隻身南渡到暹羅考察，民十九年，他在北平組織「佛國旅行團」，又到安南，暹羅，緬甸，印度去作實地考察，他對國家的事，非常關心，當「八一三」滬戰爆發後，他從印度趁回祖國，參加「上海僧侶救護隊」，從事前綫救護工作，二十七年，上「海僧救隊」由滬移往漢口工作

，經過香港時，港佛教團體開會歡送；在大會席上，大家要他改名，從那天起，他就改作樂觀了，後來上海僧救隊在漢解散後，他跑到湖南第一七零後方醫院，為負傷的將士們服務了一年多，他在後方醫院裡，當過看護，當過幹事，後來還當過傷員兵補習班政治教官，最近兩月前，他由湖南來到重慶，住在獅子山慈雲寺裡，朝夕和寺僧們暢談他過去救護受傷將士的經過，於是在短短的六七十天的過程中，便發起組織這個「慈雲寺僧侶救護隊」，隊裏面從總副隊長一直到通訊員，完全是僧侶，沒有在家人參加其間，這種純佛教的組織，在抗戰以後，要算第一聲。

### 立正稍息津津有味

該隊成立後，六七十名壯僧，儼然沙場戰士，一律草綠色做口軍裝，腳穿草鞋，一樣戴着軍帽，帽沿上釘着一個黨徽，裏面現一紅色（佛）字，那般壯僧，着上戎裝後，都是雄糾糾的活潑姿態，全隊共分三小隊，每隊備有担架十付，藥品已準備了不少，他們每月經費費三百多元，完全由該寺法事收入中抽出來的，這種熱心態度，值得我們欽佩，他們上一個月受的醫護訓練，每日二時的課堂，他們均覺津津有味，學習頗為專心，現在包紮的手術已經相當成熟了，並已於上月卅日開始軍事常識訓練，每日清晨五時

，下午五時，在羊角灘上操練，稍息立正的機械動作，他們并不覺得累贅，一樣的流露  
出威武之氣，他們的軍事訓練，定為一個月，期滿，再訓練一個月政治常識，以後祇要  
在重慶的周圍發生了空襲，他們就會不顧生死的跑去施救，真正實踐佛祖「捨己救人」  
的精神，當樂觀送記者們出山門時，他欣然的說，「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要到前  
綫去服務哩！」

## 獻給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

(獻佛宣隊特刊一期)

仰光中國新報玉筆

陳蘭生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在樂觀法師領導下到了緬甸，這件事情，在筆者個人看來，是值得欣幸而且令人愉快的。

首先，我覺得普通人對於出家人——包括比丘，比丘尼有一種錯誤見解，他們認為出家人是退出了生活戰線的人，他們的根本精神應當向宗教上的修行證果上去努力，根本不應參與塵世的俗務，照此諱來，出家人所做的事，除了募化，焚修，和宏法以外，根本就不能再管其他的事了，無疑的，對於出家與在家，出世與入世了解得這樣機械，是完全錯誤的。

人人都知道，佛教創始人是釋迦牟尼，這位大宗教家所規劃的教義，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來求得自身和衆生的解脫，修行之所以重要，只是為得救廣衆生，單單做一個自了漢是不夠的，這也便是儒家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精神。

比如說「殺生」，是佛教教義所不允許的，但是，事情也不能看得這樣機械；殺一條毒惡的毒蛇和殺一個柔順的羔羊是不同的，羔羊是與人無碍，與世無爭的，殺了它，當然是犯了戒，但毒蛇呢，是害人的東西，殺了它，反倒可以救無數的性命，所殺毒蛇的人，並不是由單純的殺心而出發，而是由於救人的大慈大悲的觀念精神出發出，一個監察機關，放過一個貪官污吏，決不能算為功德，而只能成為罪孽，因為殺一個貪官污吏，祇是一個人或一家人受害，而放了他，就要害得許多人了。古人有句話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也就是這個意思，同情於毒蛇，同情於貪官污吏的人，只是婦人之仁，算不得「大仁」，只是做慈悲，算不得慈悲，當然更算不得大慈大悲。

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殺了許多中國的無辜平民，比起一個毒蛇猛獸，或比起一個貪官污吏那是凶狠得多了，它殺了許多中國的佛教徒還不算，更進一步還要利用佛教，拿如來的這個金字招牌來用做侵略與屠殺的工具，這不但是人類的敵人，而且是如來教義的罪人，這種情形，如果任其長久存在下去，是不對的，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道隊的出發工作，從宗教立場上講，這乃是一種宏法的舉動，從教義的觀點上來，是要把侵略者的罪行，明告宣傳給友邦人士的一種感舉，主持正義的行為。

日本帝國主義者殺了許多佛教徒，內中包括有出家比丘，比丘尼，和在家的男女居士，此外，還有許多中國的佛寺，在日本飛機轟炸下，日本的大炮轟炸下變成了煙塵，他還那厚顏無恥地自稱為佛教國家的盟主，豈不可恨可笑？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太多了，可是，一般佛教國的友邦人士，尤其是緬甸人士還不認識，還不曉得即或曉得的也很少，這種情形很可怕，這還有待佛教宣傳隊諸位法師的努力，把日寇在中國屠殺佛徒，轟炸佛寺的罪行，告訴友邦的僧眾和民眾，讓友邦人士不可再聽信敵寇的欺騙宣傳，是絕對必要而正當的，同時，也是合於佛教教義的大慈悲精神的。

其次，中國和其他佛教國各友邦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例如越南，泰國，緬甸，錫蘭各友邦，莫不如是，從歷史上看來，中國同緬甸的邦交關係一向是良好的時候多，不正常的時候比較很少，中國兩國是佛教國，在關係上講，可以算得兄弟之邦了，可是，兩國人士對於彼此間情形，還是了解得很少，儘管每一個中國或緬甸人士懷着一顆熱烈的心，要想把對方的了解與同情爭取過來，可是，終於因傳統的積習，語言，生活種種障礙，而在兩個兄弟民族中間，還築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垣牆，要推倒這條垣牆，是兩個兄弟民族共同的責任。

在越南，在泰國，在緬甸各佛教國中，儘管有着不少的華僑，可是，我們的國民外交活動，做得太不夠了。

自從廣州失陷之後，越南的海防也隨着淪陷了，從倭寇軍隊在海防登陸之後，滇越路被切斷了，於是平滇緬公路便成了中國西南上唯一國際交通綫，唯一的大動脈，緬甸便成了中國唯一出口，緬甸在目前對於中國的地位太重要了，爭取緬甸友邦人士對於我們的同情，諒解與援助，是絕對必要的事。

再就着緬甸方面講，倭軍在南洋方面已經是磨刀霍霍，躍躍欲試了，緬甸所受的威脅當然也不在少，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和緬甸兩個友邦，更有加緊聯合起來的必要。這一次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來到緬甸，便是提高了他的意義與作用。

緬甸是佛教國，教徒們備受民眾之信仰與愛戴，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能在宗教方面把兩國的民眾和政府緊緊拉在一起，這一條宗教的繫帶，將構成兩國邦交永久敦睦的堅定基礎。

復次，佛教自從輸入中國後，在中國的文化上，思想上，都有着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一點，無論誰都不能否認的，因之，無論是那個人，要了解中國的文化思想，不能不

研究中國的佛教，而緬甸呢，佛教思想在緬甸文化上所佔的地位，更是非常重要，因此，如果想溝通中國文化，鞏固中國關係，便非從佛教思想上入手不可。

最後，因為南洋的局勢緊張，緬甸的以及南洋各地的僑胞所負的責任越發重大了，各地的同僑們對於祖國的抗建大業異常關切，因此，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的責任也就更加重要了，彼此的工作崗位雖然不同，而工作的地帶，則是相同的，何況在各地同僑中還有着佛教信徒呢！大家有連起手來的必要。

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的責任太重了，意義太重要了，筆者極希望他們能有滿意的收穫，又因他們是苦行而來，而且是要步行到各地去進行弘法與宣傳的工作的，這種工作精神，也很值得欽佩，筆者謹向他們表示無限的希望與應有的敬意。



## 樂觀法師訪問記

(載二九、十二、廿八，仰光中國新報)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由樂觀法師領導，一行四人，於日前沿滇緬公路蒞仰，下榻胡茂蔗花園，消息曾登諸本報，記者以中緬同為佛教國家，為溝通兩國間之關係，及揭穿敵人一切荒謬宣傳，該隊此行之意義，實非常重大，今佛教國際宣傳隊之蒞緬，頗為各界人士所關心，故特驅車訪問，以報導本報讀者。

樂觀法師，他今年卅八歲，籍貫湖北，民國二十六年滬戰爆發，法師由印度曼德拉斯返中國，最初參加「上海僧侶救護隊」，在東戰場上從事救護工作，對於傷兵難民之救濟，貢獻殊多，上海南京相繼失陷後，該隊轉入漢口工作，在漢口失陷之前，該隊因給養困難解散，樂觀法師本人又轉入湖南傷兵醫院，為傷員兵服務了一年零二個月，曾担任政治教官，今年正月回到重慶，辦理僧侶救護工作，任僧侶救護隊副總隊長，該隊隊員共有六十名，曾受醫護，軍事，政治訓練，在今年六月敵機大規模轟炸我陪都之時，該隊人員在敵機羣轟炸之下，進行救濟工作，厥功殊偉，蔣委座於六月十七日

在中央紀念週上演講，曾對該隊之工作表示嘉許，繼以擬章，政府復又傳令嘉獎。

記者叩謁此項國際宣傳隊組織經過，據云，救護工作六在祖國固屬重要，但此時已屆冬季，因陪都氣候關係，敵機空襲亦大減少，但國內此項工作之組織亦多，感覺國際宣傳工作，在目前有迫切需要，乃在中央黨政機關及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中國文化協會等救亡團體指導之下，組織成立，初本擬步行出國，嗣因中央當局為本隊爭取時間，俾吾們早日出國工作，特由西南運輸處給予吾們以車代步之便利，由重慶經貴陽，昆明，廣茂，而至仰光，出發時為十一月十一日，至於本隊籌備直至出發所用經費，皆由本隊人員自備，一部份是師友的幫助，未尙動用我政府分毫也。

記者再詢以該隊抵仰後之工作，宣傳方式，及目的地，據答稱，關於國際佛教宣傳工作，因為中緬兩國同為佛教國家，其宣傳方式，除口頭雜文字以外，並欲進一步進入緬寺安居，與緬僧同樣生活，一面學習緬甸佛法寶藏，只有這樣，方能達到聯絡之地步，而可以作根本上之溝通，現正由胡議員茂庶與緬甸佛教當局接洽中，且觀國際環境之轉變如何，如果有必要時，吾們即向泰國，印度各地宣傳。

記者以樂觀法師曾任政治教官，對於政治，當有豐富智識，乃詢以我國目前抗戰之

進步與團結情形，法師對此問題，非常謙虛，但據答稱，我國這次對日作戰，係整個國族生命力的比賽，故必須團結全中國一切抗戰黨派，以打倒共同敵人，任何黨派在今日，若存心對付內部，即係自殺政策，故目前中國，對於團結問題，非常緊密，因為三年多的抗戰？全國男女老幼，皆明瞭此一簡單之真理也。

樂觀法師，曾於民國二十五年蒞緬，在仰光留半年，且曾由胡茂庶先生介紹進入雀登貢佛教學校學習緬文，故現在還能諳說幾句緬語，其緬僧名爲「宇格達拉」。



## 中國各地佛教

謹卅一、三、十八、緬甸新光報  
(The New Light of Burma)

### 寺廟僧尼遭受日軍殘害

——樂觀領隊對本報記者之談話——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已經來到我們緬甸。本報爲了明瞭該隊來緬的意義和作  
用，昨(十七)日特派外勤記者帽賣帽(Mung Yu Maung)往燕子湖胡茂庶花園訪問該隊  
領隊樂觀比丘，當蒙接見，與本報記者暢談一點四十分鐘。茲將樂觀比丘發表的談話  
刊載於下，以報導吾緬佛教大眾之前。

記者行拜見禮畢，即向該隊領隊樂觀比丘作以下之問答：

問：法師到此有多少時日，同來一共有幾位？

答：我們來到仰光，已經有十二天了。此次同來的，還有曼林法師，覺華法師，能仁

法師，連本人一共四人。

問：法師來我們緬甸有幾次，每次住有若干時日？此次來緬的目的如何？

答：本人在一九二零年，曾來貴國觀光一次，住了四個月，一九三六年，又來一次，由胡議員茂庶先生的介紹，住在雀登貢佛寺學習巴利文佛典，有半年多，並受比丘戒，法號宇格達那，後即往印度鹿野苑國際佛教大學修學梵文，一九三七年日本在我國蘆溝橋上海等處掀起戰爭之時，本人本着我們中國佛教大乘積極救世救入旨趣，由印回國參加上海僧侶救護隊，從事前方救護負傷將士工作，後來又轉到我們大後方重慶地方領導僧眾救濟空襲災難同胞工作，現在我們這個團體，是自動組織起來的，此番前來貴國，是抱有兩個願望。一，貴我兩國，都是佛教國家，兩國的人民，也都是佛教信仰的民族，我們中國全國有五萬多個佛教寺廟，自這次日本軍閥在我們中國掀起戰爭以來，前方後方各大小寺廟，都被日本飛機轟炸摧毀了，我們陷區裡面的佛教青年僧尼們，遇到空前的厄運，遭受日本軍人殺害，姦淫，存在北平柏林寺佛教寶藏經版和一些寺廟財產，也都被日本軍人劫奪去了，這是我們中國佛教有史以來不曾遭遇的慘痛浩劫，我們今次來到貴國，主要是向貴國佛教教長老比丘和全體信佛的人民，報導這個悲慘的消息。我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這次與日本軍閥抗戰，雖然是爲了保衛中國的領土和四萬萬

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戰鬥，同時也是爲了衛護我們中國的佛教，不忍受日本軍閥的摧殘迫害斷滅中國佛教的生命歷史。貴國佛教不少具足智慧的夫德，當能明瞭我們中國佛教目前所處的悲慘境地而予以同情，同時也可以認識日本佛教徒的虛偽，本代表代表中國五十萬青年僧侶，向貴國佛教權威領袖大德請求，把貴國佛教僧衆發動起來並與被壓迫被損害的中國佛教徒携手合作起來！結成一境東佛教反侵略之聯合陣線，以共同的力量，降伏日本軍閥，衛護東佛教慧命，保障世界人類永久和平。二，貴我兩國佛教教義，雖有「大乘」「小乘」的不同，但在弘化上，各有各的優點和偉大處，我們此番前來，正想學習貴國的佛法寶藏，求巴利文經典，同時將貴國佛教一般的優點介紹到中國去，一面，也將我們中國大乘學理介紹與貴國，使中緬兩國的佛教，成爲理想的教佛，兩國佛教僧衆均能明瞭彼此思想與生活，習慣情形，互相提携聯繫起來！

問：法師們這次是從何地出發？是坐飛機來？還是乘車來？

答：我們是從重慶出發，由滇緬公路乘車來的。

問：滇緬公路上的情形何如？

答：這一條公路，是抗戰以後完成的，我們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國家，土地肥沃，人民隨處耕種都可以生活，這條路上荒山荒林荒地極多，我們坐在車上有時整天看不見人煙，與貴國毗鄰的邊境一帶地方，都有貴國人民安居在那裡，與我們中國人住在一處，很和睦，很親密，好像是一家人一樣。

問：中國人民，計算每萬人中有幾人信佛？

答：佛教的教義，是主張慈悲平等的，而我們中國人民酷愛和平的天性，同貴國人民一樣，故信佛者甚多，據去屬代帝王，咸曾信佛，民國以來，政府仍是尊敬佛教，就以現在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和最高長官五院的院長來說，內行政院長蔣介石先生，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考試院長戴傳賢先生，司法院長居鑄生先生，都是信仰佛教的。

問：中國佛教僧侶，共有若干？

答：據政府在三年之前的統計，全國佛教出家比丘，比丘尼，一共有七十餘萬。

問：中國佛教僧侶，每日吃幾頓飯，是否同我們緬甸一樣都是過午不進飲食？

答：我國佛教僧衆生活，因為氣候與民族習慣不同的關係，所以與貴國稍有不同的地

方，大概分爲兩種，一種是自修派，這一派的僧衆，與貴國一樣，過午不進飲食，另一種是法法派，這一派的僧衆，是閉宏揚佛法的，是吃三頓飯。

問：聽說中國佛教也有小乘教法，究竟是信仰大乘的多，還是信仰小乘的多？法師你是信仰大乘還是信仰小乘？

答：不錯，我們中國佛教也有小乘經教，但因我們中國民族思想高遠之故，故信仰大乘佛教的多，可是，修持小乘如律生活的人，亦復不少，本人對小乘佛法，亦同樣信仰。

胡茂庶先生陪着記者同樂觀比丘暢談了一點多鐘，知道樂觀比丘和同來的慶林，覺華，能仁三位，都是遵守二百五十條大乘戒律的比丘，他們每天的生活，和我們緬甸一樣，也是過午不食，所不同的，他們不進肉食，祇吃蔬菜，同樣是披著我們緬甸黃色袈裟，談話後，樂觀比丘出示他們從重慶出發時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中緬文化協會，國民外交協會幾個團體贈送他們三幅美麗莊嚴的錦旗，記者乃請樂觀比丘和同來的覺華比丘坐在錦旗之下，攝了一張影片，以誌景仰，臨拜別時，樂觀比丘告記者，日內將到各地分訪我們緬甸佛教領袖云。

# 獅子奮迅，樂觀三昧。

樂觀兄正之

弟法苑于印度國際大學 卅一、五、十。

## 濁流砥柱

昔孔子週遊列國，說仁義，振綱常，後作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可見聖道言教在挽救人心，際此人心不古，戰禍幾遍全球，欲挽浩劫，捨揚佛化別無他處，樂觀法師抗戰以來，不辭勞瘁，奔走國內外，從事護國宏教工作，茲將以五年之經過，寫成奮迅集一書問世，實為抗戰以來佛教中之偉大著作，正顯示現代僧伽之精神，爰贈濁流砥柱四字，以誌景仰。

三寶弟子 張心仁於廣西佛教分會

## 樂觀法師談赴緬觀感

(載卅、七、二五、昆明中央日報)

去歲奉命出國宣傳之「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領隊樂觀法師，日前由緬回國，向中央各有關方面報告工作消息，已誌前日本報，記者於昨(二十五)日，驅車訪問，茲將樂觀法師對記者敘談此次出國經過及觀感，概略刊載於下：

中緬兩國在佛教上，關係悠久，中國佛教歷史，已達二千九百六十八年歷史，緬甸佛教歷史，亦達二千四百八十四年，兩國的佛教，在教法的宏化上，似乎有大乘小乘的不同，而立場實則一致，時至今日，衛護佛教，普救東亞眾生之責，尤賴中緬兩佛教徒共同負荷。頃者侵略者日本，無論其如何宣傳篤信佛教，然而四年來中國各地佛教寺院，以被炸毀，各地僧尼，慘遭屠殺姦淫，日閔的暴行，固已昭然若揭，本隊抵緬後，即本此意，廣為宣傳，並向彼邦人士說明我政府宏護佛教之德意，本年六月，敵寇在東京舉行世界佛教大會，曾有陰謀誘致緬僧赴日觀光之企圖，本人向緬甸佛教權威道微其陰謀，指出利害關係，曉以大義，因之緬佛教界加以拒絕，中緬兩國僧侶共衆，自

繼上次我國太虛大師組團前往緬甸訪問，以及本隊此行，努力宣傳，已日趨團結。現本  
 隊隊員，將長期留任緬甸，士面工作，一面講學，最近與緬甸佛教權威合作辦一「中緬  
 佛教半月刊」，藉作更進一步之聯繫。本人在緬八個月，對緬甸各方觀感，均極良好。尤  
 以緬甸政府推誠衛護，給予本隊工作上之便利甚多，令人感奮。我僑胞在緬者，多能與  
 緬國人民相融洽，坐僑務之黨務方面，亦皆有長足之進步。本人不日赴渝，當就所知者  
 之貢獻申樞採納云。

## 同情者的贈與

譚云山先生題：

「拔衆生苦，爭民族光，功德无量，果報无量。」二十七年十月於印度國際大學

露亭法師題：

「遍地烽煙，滄海滿目，正菩薩救國救人之時也，法師特由印度趕回，參加僧侶救護隊，從事戰地救傷工作，其犧牲一已而爲羣衆之精神爲何如耶？此次赴漢轉前方繼續努力，道經香港，臨別出冊索題，以留紀念，謹書數語，用誌景仰。」時民國廿七年清明節。

向樞父先生題：

「樂觀法師奔走國事，歷盡艱辛，而磊落抑塞之氣，時流露於語言文字之間，晤對之餘，使人頑懦皆失，至爲欽仰，雖然，斧柄莫假，於事何濟，深願吾師善養浩然之氣，益宏救世之心，故於其行也，書此以贈，吾師倘不以爲謬乎。」戊寅。

王一亭先生題：

「大慈大悲，救世救人」。

熊心如先生題：

「樂觀法師，以悲憫之心，行救亡之事，棄袈裟而著征衣，參加救護工作，此種願力精神，有非吾輩凡俗所可企及，願世途險阻，煩惱尤多，願吾師常以忍性兩字作譬渡衆生之梯航可也。」廿八、三、十八、於祁陽塘田。

黃石先生題：

「國仇不復浪難消，滿腔悲憤撲羣僚。」樂觀法師赴渝受訓紀念一九三九、十二、

七、於湖南軍次

陳寶章先生題：

「由樂觀行者：我們偶然的認識，又偶然的結了不解之緣；大概是爲了一個「救亡」的目標吧！你的一切，使我得了很深的影像，不過，你那劍一般的個性，我想誰也會給它克服的，在這偉大的時代中，要是再因循或者退縮下去，那才陷入不可救藥的深淵！好友，拿起你那劍一般的意志去完成「救亡」的使命吧！一九三九、六、

二、於祁陽塘田軍一七〇後院

方鑑先生題：

「心雖出家，身未離國，在烽火中，行菩薩道。」巳卯冬月於宜昌

張鐵魂先生題：

「菩薩心腸，革命家的風度。」民國二九、三〇、三一、於陪都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

團部

太虛大師題：

「本慈悲心，行方便事，要能堅忍精進以貫徹之。」廿九、六、二，在慈雲寺僧救

護隊書贈樂勳副總隊長

朱慶瀾先生題：

「施有三種，一者法施，二者財施，三者无畏施。」敬錄解深密經六種波羅蜜多品

類之一 樂觀法師慧眼庚辰六月

張純一先生題：

「冀希福慧等如來，能救一切諸世間，生老病死衆苦惱。」大寶積經无量壽如來會

頌句書奉 樂觀法師心印庚辰重九

陳銘樞先生題：

「世出世間，同一真實，披大願鎧，出入鋒鏑。」 樂觀上人慧照

李基鴻先生題：

「不捨有情，恒起大悲，隨順衆生，法樂无上。」 廿九、六、二。

陶治公先生題：

「遠涉流沙去復旋，興悲與樂利人天，正法宏揚先所急，人王護國增燦爛。」 廿九

，十、十一。

曾虛白先生題：

「發慈悲心，為鄰邦掃除魔障。」 書贈 樂觀法師 廿九、十、廿。

陳立夫先生題：

「作獅子吼！」 樂觀法師

谷正綱先生題：

「慈悲心腸，革命行動。」 樂觀法師紀念 廿九、十、廿五。

謝仁劍先生題：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慈悲為懷，救人救世。」樂觀法師正 民廿九、十、十七。

陳訪先先生題：

「慈悲懷抱，革命行動。」廿九年十月書率 樂觀法師存念

楊 琪先生題：

「增取國際同情，宏揚佛教大法。」廿九、十二、二六。

印順法師題：

「如摩訶那伽直入無難！」樂觀法師西行道經筑垣居舊久之臨別書此以致景仰時

民國廿九、十一、七

法勛法師題：

「中國佛教新運動中一位健將，也是一位大乘菩薩。」樂觀學長與余同學於武昌

佛學院迄今十八年矣近十數年學長遍歷國內外為佛教努力抗戰後更為國効勞曾工作

滬冷僧救隊現為國際宣傳隊領隊故頌此以誌景仰 三十年二月於仰光

連 謀先生題：

「革命和尙！」

吳子說光生題：

「劍舞磨空斗斗寒，壯懷何必問青天，匹夫自有興亡責，莫使顏白負少年。」錄舊作以應 榮觀法師之囑

周實仁先生題：

「浮沉大化中，不遇亦不畏。」卅一、七、廿二、於陪都

李執中先生題：

「發大乘心，行救世法。」卅二、五、十。

道安法師題：

「不為自身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卅二、五、一七。於桂林

顯明法師題：

「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終宵有淚痕。」錄曼殊大師詩句贈 榮觀法師紀念

## 自傳

余現年四十二歲，生於西曆一九〇二年，籍貫湖北漢陽，族姓劉，俗父諱伯勳，乃一穎寒秀才，生性剛直孤高，肝胆照人，遵祖遺訓，教書度日，不爲官，而執教甚嚴。門弟子多以劉閻王呼之，張文襄公督鄂時，辦新學，曾參預焉，與現時主張佛化基督宗之張純一老居士，係同年，性情相交，稱爲莫逆，余母陳氏，生余弟兄姊妹四人，余最年幼，張文襄公作壽時，延余父書寫壽屏，受暑熱，得霍亂症亡故，時年方七歲，全家本寒苦，書香傳家三代，祇有瓦房一間，無恒產，余母以余父早亡，恐余荒廢，余八歲時，余母即命余入私塾就讀，余幼時，不喜讀書，視學堂如牢獄，好逃學，常將書本藏於神祠寺院內，有時竟有一兩月不進學堂，先生以爲余在家庭中有事，家中上人以爲余在上學，一日，書本藏在土地神座之後，被叫花子偷去，不敢回家，因之謊架拆穿，被余母大笞一頓，蓋余母望余成人繼承書香之心甚切也，余長至十八歲時，仍厭惡書本，雖爲母命所逼入武昌文華肄業，却無上進志趣，余家距歸元寺約半里許，每遇放假回家探

候余母，必往歸元寺遊，因之識該寺首座修印上人，上人常爲余講說出家樂事，一日，指余面相曰，汝生有傲骨，當出家，不宜在俗，余見寺廟莊嚴，山門清靜，住僧百人，行止威儀，盂鉢無聲，心生羨慕久矣，自修老說余有出家因緣，生大歡喜，決意捨家離俗。

民國八年，（西曆一九一九年）時余年十八歲，是年冬月，余憐慈母兄長，私自投往歸元寺出家，修印上人謂余曰，汝既立大志作出世丈夫，我當助汝，可投往灤州灤源寶館，拜續參上人爲師，彼上人者，善知識也，汝可依之出家，余唯唯，乃尋至灤源寶館住一月，正欲從續參上人謝度，不料余兄追踪而至，謂余曰，汝何所感而出此，汝何忍心乃爾，自汝出走後，家中四處尋找久矣，慈母以不得汝之踪跡，每於深夜立在露天雪地中，向天呼喚汝之乳名，默祝彼蒼，遣汝早歸，母子團圓，汝若不歸，人必謂我爲兄不義，逼汝出家，且汝又何以慰慈母之望耶，汝不歸，則人必罵汝爲不孝，鄉氏門中未有不孝而能成佛作祖者，當時，余被母兄恩情所感，乃於除夕之日，隨吾兄返家，余母見面歸，悲喜交集，諸親姊妹，咸皆歡喜，夫世間最聖潔，最寶貴，最偉大無可比倫者，莫如慈母之愛，自余返家後，余母不許余再進學堂，命在家中隨侍，二六時中，

母子形影相依，食則同桌，臥則同榻，俗語云：「一癡母愛的是幼兒」，語不虛也，然余終日身雖依傍慈母，而心神常遊佛法，此之所謂「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也。

民國九年，（西曆一九二〇年）秋七月，余想到修印上人所說：「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一語，嘆曰，世間愛情，乃生死葛藤，愛情愈厚，苦惱愈大，終不如出家好，慈母雖健在，倘有兄姊可以待奉起居，而出家後，心中少此一層障礙，如是思念已，決意出家，惟恐再被母兄追尋，乃於是月初間，私自離家，捨別愛眷，踏上輪船遠遊，當時一心祇想出家去，也不問輪船開往何處，次日，輪船行至湘鄂交界處之城陵磯地方，適逢湘鄂發生戰事，兩岸彈火橫飛，船不敢行，登岸，隨同搭客易一木筏至沙市，落住香山寺，訪師兩月之久，均不稱意，蓋沙市一般小廟和尙，吹鴉片，喫酒肉者多，持如來淨戒者少，闕於寶塔觀音寺，訪得鬻一上人，上人戒律清淨，具慈悲心，堪作我師，乃從之披剃，師取法名源印，當時余雖出家，現沙彌相，但學生習氣未除，凡臥具衣履，仍講求衛生乾淨，吾師慈悲，凡余所愛好者，悉皆滿願，不吝金錢，因之，諸檀那信施，譏笑余師收一和尙少爺，而吾師一笑置之，此語爲余所聞，愧恨萬狀，一日，乘吾師外出，將所有衣單漱具，一齊毀棄，焚爲灰燼，師歸，見余突然有此變態，以爲余發瘋

，余因聞章華寺今冬開壇傳戒，準備前往受戒，立志在佛教中做人，以爲吾師爭此一口氣，然吾師平日談話，似不欲余早受具戒者，陳白吾師，恐阻我行，一日，余乃私自奔往章華寺，向知客師說明受戒來意，知客師欣然送余入戒壇，即余師趕到，而余已進壇矣，余師多方勸誘，命余返，余長跪向師陳白，弟子既出家已，應受佛戒，師不應阻我，如師不捨弟子，來日三戒圓滿，當回歸侍奉起居，以盡弟子孝道，余師以余受戒之心既決，不可挽回，乃垂頭嘆氣而去，蓋余師愛余心重，恐余受戒後，離師遠颺，故不樂耳，適該寺請當陽玉泉山租印老法師講妙法蓮華經，余每日隨衆聽開佛法，得大法喜，法師常對聽衆告誡曰，既出家學佛，應立大志，法法利生，作人天師表，而戒師乘常和尙亦勉勵曰，諸新戒菩薩，今得受如來淨戒，當住叢林，多參多學，不可再貪戀小廟享樂，出家人住小廟，等於返俗，慈慈警策之語，句句打動心弦，於是生起向上之心，立志修學佛法，正於此時，聞戒壇，了塵，慈舟，妙闊，性啟，諸法師，在漢口創設華嚴大學，已開始招生，明年春月開學，余乃決意戒期圓滿後，投往入學。

民國十年（西曆一九二一年）春月，戒期圓滿之日，不料余之剃度師趕來戒壇，將余之度牒持去，恐余遠行，然余求學佛法之心堅決，即於次日奔別戒壇師友，登輪渡漢，

奔往九蓮寺謁嚴大學，投考入學，未幾，太虛大師抵漢講學，華大請大師演講，余為大師所感動，乃捨華大，隨待大師。

民國十一年（西歷一九二二年）春月，漢陽歸元寺延請太虛大師宣講圓覺經，余隨侍講，大師命余讀小座，愛余口才，勉余精進用功，適大師應鄂督蕭耀南，暨李開侖，錫齡諸人之請，創設武昌佛學院，余即入武院就學。

民國十二年（西歷一九二三年）夏季，余離武院赴北平住龍泉寺開講，適北京司法部有監獄佈教之舉，請余佈教京師模範第一監獄，佈教一月，獄中男女犯衆，要求請讀彌陀經，有一彌陀講頌錄一冊行世。

民國十二年（西歷一九二四年）京師模範監獄在監男女犯衆六百餘人，開聽佛法，生大歡喜，聯名要求傳授三皈五戒，余隨喜善緣，乃於元月廿日在獄中敷設戒壇，如法傳授，印光法師聞訊，以獄中中法傳戒，不啻如地獄中轉佛法輪，開吾國監獄史之新記錄，歎為希有，特撰「甲子年元月京師模範監獄傳戒序」一文贈余。（見印光文鈔）

民國十四年（西歷一九二五年）春月，余復由北平轉返武院聽講二月，仍返北平佈教未幾，聞余母在漢感生重病訊息，由平回漢，探候母病，見母病垂危，勸余母趁機安

心，厥命淨土，余母是時，氣息如絲，不能言語，聞余言面現喜容，乃掙扎精神，結跏趺坐，合掌唵佛而逝，余以慈母西歸，從此更無罣碍，奉余母安葬後，即去杭州，住彌陀寺，親近淨宗大德智慧老法師，學習淨土觀行半年，是年冬月，歸往靈隱寺，親近淨宗大德慧明老法師，習禪觀，適日本大板勝尾寺，創辦密宗佛學院，以反哺之論調，免費向我國招生，余欲一吸海外佛教空氣，徵約談玄法師，曉悟法師，一同應招前往就學，得王一亭居士資助，送余等去扶桑留學。

民國十五年（西歷一九二六年）春月，余與談玄、曉悟二人，一同東渡，即抵大板勝尾寺，見其並無開辦學院之舉動，所謂密宗佛學院者，祇是一個長約寸許寬不過四寸之小木牌，掛在一間破漏門窗上而已，渺渺不見一個，即學校桌椅亦不見有一張，余住勝尾寺，一月有餘，整日由其招待員名中田覺船者，引導吾們四處拜會各廟住持僧長，美其名曰應供，實者不啻如耍猴戲，而各處僧長住持之談話，多係探詢我國各地佛教腐敗情形，及社會風俗等材料，少有談論佛法者，至是，余乃窺破彼等之用意，所謂辦學院者之用心，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余既窺破彼等之秘密，乃裝病離去，藉新機會遍遊東京，高野山，嵐山，摩耶山，神戶等地，考察彼邦佛教組織之實際情況，在高野山

同持松法師共住旬日，余見彼國佛教各宗系教團設施，嚴肅整齊，并非有條，而各宗僧衆，大多富於國族觀念，思想前進，且多有積極深入社會羣衆爲大眾謀福利之精神，反觀我國佛教，到處呈現頹唐腐敗之象，老少僧衆，祇拚命追求個人安養享樂，終日混混沌沌，不知國家爲何事，社會爲何物，積極逃避現實，毫無振作進取心念，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真是悲觀，余歸國後，因而改名曰悲觀，過上海，識靜安寺住持谷雲法師，與之敘談中日兩國佛教情形，怒焉憂之，谷師有心人也，余與谷師發起辦一佛教雜誌，以喚起國內青年僧衆之覺醒，谷師甚爲同情，商定辦一「獅子吼月刊」，谷師有一廟在杭州孤山，名廣化寺，由其法徒珍顯代管，決定將獅子吼月刊設在廣化寺編發，經費由谷師担任，漏輯發行，由余負責，籌備兩月，正準備出版，不料珍顯受黑暗勢力之驅使，將余拍賣，一日，余往棲霞校稿回寺，時已深夜，甫入山門，珍顯率領寺內香伙，將余捆綁樹上，鞭笞終夜，皮肉盡破，深宵古寺，呼救無人，一頓私刑，咬牙忍受，天明，珍顯復以造孽之金錢，賄通杭州警察廳長夏超，以避方野僧之罪名，將余繫獄，凡三月，後爲杭州吳璧華居士聞悉，營救出獄，余始得見天日，余恢復自由後，雖經過這一次痛心打擊，而改革中國佛教之志仍未稍易，乃往長江一帶漫遊，實地視察各地叢林。

寺廟情形，是年冬月，聞至沙市，探候余剃度師，適革命空氣高漲，眼見軍閥黑暗勢力將被革命怒潮消滅，當時余感覺欲革新中國佛教，必須要有政治力量以作後援，方可有濟，經俗親介紹，於是年秋，化名劉覺華，秘密加入中國國民黨，從事政治活動。

民國十六年（西歷一九一七年）黨軍北伐，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長江，會師武漢，余即返回武漢，一面為黨國服務，一面與武佛院同學張宗戴居士，在漢口印行『无畏週刊』。以積極姿態，喚起武漢諸山僧衆之覺醒，作新佛教之煥動，出版五期，函張宗戴居士因被顧某用軍事勢力拘捕下獄，无畏週刊，因而停頓，此乃是年冬月間事也。

民國十七年（西歷一九一八年）春月，鄧演達，鮑羅廷，徐謙輩，在武漢倒行逆施，樹起反蔣旗幟，氣焰萬丈，凡是政治機構中人，無論地位大小，凡稍仰蔣者，不是被逼去職，即以反動二字之頭銜加以捕殺，余見情景惡劣，走避河南鷄足山，在鷄山靜住一月，復返漢乘輪往滬，在上海寧波同鄉會會見大虛大師，唐大圓居士，大師見余逃出武漢環境，其為喜慰，勉勵有加，囑余覓地修養，余乃往普陀山朝禮大士聖跡，同寺僧放，在慈溪保國寺靜居三月，是年秋，內政部薛部長，頒佈不合理之二十二條管理寺廟條例，引起全國佛教僧衆之反對，余採讀條例全文，見其內容實含有消滅佛教斷滅佛種之

重大作用，尤以第一、二、四、七條爲最明顯，乃作文逐條駁斥，發表四川佛化旬刊，是時，余被惡風狂潮所激動，不能安居山中，乃離溪，往杭州、上海、鎮江、南京各地漫遊，是年夏季，過南京，住亡友胡蝶雲居士家，識汪嘉棠居士。汪居士留余在棲霞山寺養靜，余在棲霞山半山寺逢靜居三月，自種自食，不下山，不見客，終日開經念佛，跌坐參禪，爲况殊樂，不料當地設有鄉村師範學校一所，校長黃質夫，乃一少年野心家，因該寺有山地數百畝，果墾已久，乃乘該寺住持若舜和僧去香港之際，籌辦教育之名，強行劃用該寺山地，因之與寺方償成訟案，寺內當家某甲，不善應付，反取訟，被法院拘押，黃質夫見寺方取訟，更形猖狂，那時寺內僧衆，惶恐萬狀，余見其情景，不忍袖手作壁上觀，乃出頭周旋，與黃談話兩次，曉以大義，動以感情，黃頗受感動，覺得如此爭鬥下去，雙方感情愈趨惡劣，將來更不易相處，願讓步，接受余之調停，與寺方成立和平談判，余以黃既已軟化，乃往南京勸說當家，詎料該寺當家仗汪嘉堂勢力，定要將黃打倒，且誤會余意，疑余受黃之賄，余見其頑固不講情理，乃憤而離開棲霞，法上海，過鎮江時，曾到金山寺訪仁山法師，曾與仁山法師談及此事，後聞該寺對余頗多訛說，誠可笑矣，余抵上海，與陳元白居士，禮參法師在花園坊同住一月。

民國十八年（西曆一九二九年）春月，余隻身南渡，前往暹羅考察，抵汕頭時，身上只剩大洋伍元，又無長物可以典買，徘徊旅途，望洋興嘆，轉念間，乃鼓起勇氣，溜上往曼谷輪船，作冒險之嘗試，次日，船行至南海，檢驗船票，買辦見余無船票，頰時面現慍色，問余何往，余答往曼谷朝拜佛跡，又問，何以不買船票，余笑答曰，出家人兩袖清風，雲水生涯，又不經商作生意，何來金錢購買船票，買辦笑曰，聽說和尙多會看相算命，汝可看看吾相如何，汝能將吾之過去經歷說的具體，非但放汝過海，吾還請汝坐檯上大餐間，受吾之特別優待，余曰，此不難，乃把渠之姓名、籍貫、年齡、家中父兄、姊、妹、以及渠何年倒壽，何年發財，何年被朋友牽連受毒入獄，何年出獄，又做何生意，何年娶妻，何年生子，何年改行做輪船買辦，一一說出，渠驚奇不已，握余手曰，吾識相面先生多矣，未見有如師者，如見吾之肺腑肝然，真是神仙，歡天喜地把余請到檯上叙談，并以雅室款待余，一日三餐素菜飯食，親自料理，余又以警語告曰，余見君之氣色，不久將有大禍，君能戒殺，不嫖妓，不賭博，廣修功德，長期不喫肉食，可以免此大難，渠立即發願，從此不再飲酒食肉，不作邪淫，不賭博，不作諸惡事，噫，余豈真個神仙，真能相面知彼過去未來幸福因緣者，所說種種，係從客館茶役閑談

中聽來，因無錢贖買船票，一時情急智生，弄此一段玄虛，乃不得已而爲之也，粵人激藥燒成，貪圖口味，好食奇異生物，而飲酒、嫖妓、賭博，尤爲普遍風氣，余以買辦爲粵人，乃乘機故以警語勸其改惡遷善，令其多種善根，余亦可贖方便妄語之罪也，此所謂自他兩利，余抵曼谷，人地生疏，寄廂客館十日，識華僑革命志士蔡學餘君，（蔡君號白華潮州人任曼谷國民日報主筆）得蔡君之資助，易以黃色袈裟，送余往龍蓮寺掛搭，余住曼谷四月，又識中英監委蕭佛成先生，革命志士伍佐南君，（伍君潮州人對祖國革命事業貢獻殊偉不幸在日寇此次南進時被日寇害已爲國犧牲）蔡伍二君於中國佛教改進事業，具有豐滿之同情心，以故對余考察工作上，精神物質，頗多贊助，余感覺南洋一帶，爲華僑經濟中心地點，擬利用華僑經濟力量，在海外印行佛教刊物，作改革國內佛教之宣傳，乃於是年夏月，離暹赴新加坡，幫助轉道和尙改組星洲佛教會，并創辦「覺燈半月刊」，自任主編，出版十期，頗得各方歡迎，嗣因余介紹一革命青年黃征夫，從轉道和尙出家，（黃乃暹國土生，出家後，法名寂英，在俗時，曾留學英法兩國，於中英文學頗有深造，胡漢民先生深爲器重，）黃出家後，立志前往印度，西藏，蒙古行脚遠征，渠出發之前，余就覺燈刊特爲寂英出一專號，以壯行色，不料引起當地寺院一

嚴頑固住持僧徒之反感，因之發生衝突，彼輩羞惱成怒，欲置余於死地，醫藥被擱停刊，余於吳年冬月脫險乘輪回國，仍往北平，住龍泉寺閱藏。

民國十九年（西歷一九三〇年）春月，余感覺印度為佛教發祥地，而暹羅、安南、錫蘭、緬甸各地，亦咸是南傳佛教國家，擬作一有系統之考察，乃與同學體參法師等，在北平組織「佛國旅行團」，當余着手籌備之時，一文莫名，東湊西湊，找得廿元，以作印刷團體宣言及信紙郵票之用。臨出發時，將各人臥被典去，得洋一十二元，始換得往天津之火車票四張，過天津時，得大公報某記者之助，贈余等船票，始到上滬，抵滬後，得太虛大師，于右任，胡適，蔡元培，章太炎，蔣竹莊，朱慶瀾，玉一亭，黃炎培，丁福保，葉玉虎，胡伯洲，胡伯翔，黃善頑等諸公之贊助，工作因而展開，當余等出發之前，滬上輿論界，咸贊余等懷抱萬里長征之壯圖，時事新報，并作評稱揚，出發前一日，滬上各文化團體，聯合假赫德路覺園設宴歡送，吾團並將太虛大師，于，胡，蔡，章，蔣，朱，丁，葉諸公之題字，以及本團文字材料，由黃善頑先生代為印成特刊，分贈各界，余率領團眾於長年夏季抵達暹羅，謁我中央監委蕭佛成氏，商談中暹問題，暨請未以暹，中暹邦交，即告中斷，兩國間早已失去政治上之聯絡，今旌暹僑胞，為冀

衆多，僑胞旅居異國，胼手胝足，披荆斬棘，慘淡經營，而生命財產，全無保障，在此種種情形之下，中暹問題，實有急待解決之必要，然欲覓得解決之途徑，必須透過佛教路線，蓋暹國全國人民，悉皆崇信佛教，蕭氏對余意見，亟表贊同，因之磋商乘余等此次過暹之機會，與暹國佛教權威，先作一感情上之聯絡，當時暹國佛教僧王慎那毗羅室利伐彈那親王與蕭氏情感最深，於是由蕭氏導引余等參謁僧王，僧王特在成匹佛寺莊嚴佛殿中接待，備蒙禮遇，當時僧王對余等提出聯絡中暹兩國佛徒情感，交換兩國佛教文化之兩點意見與願望，歡喜表示接受，希望我國青年僧人，前往彼國修學巴利文佛典，並留余等在暹修學，余等頂禮接受僧王美意，約待來日即度回來，即留暹就學，當時余同體參羅拜僧王為師，僧王生大歡喜，御賜余法號「曇摩那珍」，（譯為法喜）賜體參法號「陀迦塔那」，（譯為法上），此一舉動，在暹國佛教為最大榮譽之事，僧王并預賜巴利文P.A.「藏經」一部，作為見面禮物，中暹報紙，一致作論宣揚，翕讚余等為佛教使者，令人興奮，蕭氏亦感寬無限愉快，認為余等此行不虛，余與蕭氏當即聯名題書太虛大師，請速派遣青年優秀僧侶，前往彼國留學，以作中暹兩國佛教更進一步之聯絡，余等在暹住留月餘，與彼邦佛教人士，多有接觸，然後向安南進發，適駐暹法領，不承認我外

部所發之護照，定要暹國護照，方許入境，嗣得僧王下令外部，破例優待，始去越南，當余等抵到暹越交界處亞蘭地方，法人檢查護照時，余等故意先出示我本國護照，彼綠眼兒見是中國護照，睜起兩隻惡眼，即將護照棄擲於地，似不承認地圖上有中華民國者，余等當時受此侮辱，憤恨已極，轉念一想，「弱國無外交」弱國之民，到處受人輕賤，不忍受又如何，余等在安南簡浦察，金邊各地視察一遍，見彼地佛教寺僧僧伽之頹唐淪沉腐敗墮落情況，一如我中國，較之暹羅，有天淵之別，法政府對安南佛教僧徒採取放任政策。聽其自生自滅，安南佛教，一概不振，最大之原因在此，足見宗教不能離開國家，國家失去獨立自主之權威與精神，宗教自然失去保障，余等在安南遊歷凡兩星期，所得純是傷心種子，回到暹羅，即轉輪去檳城，在檳城逗留一月，即乘輪去印度，抵加爾各答時，會見道階法師，譚雲山居士，陳秀蘭先生，結伴一同遊歷佛陀八大聖地，印度佛教自十二世紀遭受異教徒之迫害，法音絕響久矣，余等所見，僅是荒煙蔓草，一片廢原陳迹，昔年金光燦爛之偉大莊嚴道場，悉皆倒塌，變為瓦礫，除菩提場中之金剛座，大宋塔，菩提樹尚可以供人憑吊外，其餘王舍城，靈鷲山，玄奘大師留學之那蘭陀寺等諸名勝，亦悉成為歷史上之名詞，當年阿育王時代之佛像雕刻，今祇能見到殘缺之

佛僧佛地斷石殘碑而已，偶而遇見一二黃衣比丘，多係從錫蘭、暹羅、緬甸而來者，此輩多係目擊食源，雖有飯鉢，踏遍五印，也括不得一粒米，亡國以後之佛教情況如此。令人驚嘆。余在印遊歷兩月，作有「佛國行脚記」，發表橫城新報，及國內佛潮月刊。余在印遊歷事畢，即轉往緬甸，為應暹羅僧王之約，轉回暹羅，住鷓色局佛教學院，依止僧王學智巴利文佛典半年，因食冷食之故，感生胃痛病症，請假回國調養，到南京時，謁吳于院長，焦委員湯堂先生，陳述出國考察經過，并向于院長建議，設法促進中暹邦交早日成立，以衛護彼邦華僑之生命財產，同時將余出國考察所得之巴利文、梵文貝葉經四十餘卷，以及在佛像并各種法物百餘件，悉數捐贈支那內學院，是年終月，余病痊愈，得歐陽竟無居士，朱慶蘭居士，鮑成法師，慧玉虎居士，許止燈居士，劉夏觀先生，及眾勸業員會王月波先生等人之助，擬入藏考察，行至中途，瀘川屢發生內亂，因戰爭關係，被阻拆回北平，仍住龍泉寺開藏。

民國二十年（西歷一九三二年）夏月，余由北平南下，到上海、南京，無錫、蘇州、杭州各地漫遊，住上海三月，嘗到章太炎先生家，聽先生講學，太炎先生勸余在杭州覓地靜居，得杭州善友妙乘法師介紹，覓得一古寺，名曰集福，距雲棲二十里，乃普承明

靈樞師著宗鏡錄處，可以廢止，太炎先生，請覆之先生，均愛其地幽靜，四圍環境，有  
 山有水，并有良田五十畝，空曠山池百餘畝，堪可自耕自食，得太炎先生，禮佛居士，  
 及上海女學旅行團鄭元誥君等之資助，將該寺重建一新，太炎先生以集福寺有一段佛教  
 營美歷史，特爲書寫門額，并作一跋文，住未久，適杭州建設廳長某氏，倡改良蠶桑場  
 勸，遍徵民地，見集福寺山場廣大，可以利用，乃用強迫手段，將山地全部劃去，不給  
 分文代價，余爲此事，曾與該廳長鬧到南京最高法院，雖經該院長一再調停，終無效果  
 究竟窮和尙抗不過大權官員，抗爭三月，仍被奪去，余因而憤極，乃放棄該寺，走北  
 平，住廣惠寺讀書。

民國二十一年（西歷一九三二年）夏月，余離平南下，到南京，與湘省名士劉侯等  
 應用吾，譚曉村，陶樸父，易致中諸公海，任中國佛學會，是年秋季，講生無生論於南  
 京集福居士林。

民國二十二年（西歷一九三三年）春月，余到杭州住六和塔，某幾回沙市依余劉侯師  
 暨一上人住三月，復往南京，上海，杭州，青島各地漫遊，仍回北平，在龍泉寺，廣惠  
 寺，觀音寺靜居一年。

宣統三年（西歷一九一五年）春月，余由平南下，應湖南遊擊學會要款庵，佐君年，陶叔惠，暨孟騰之請，在長沙譚維摩歷一月，回至南京，往中國佛學會，是時亦提問題，已為各方所注意，蓋攝羅於一九三二年四月間，方舉行立國一五〇週年紀念，不二月，即發生空前大政變，海陸軍人員一致行動，奪取政權，還補王族，組織臨時軍政府，向王要求立憲，不數日即告成功，還國過去雖是一個獨立國家，實際是英國保護國，此次發生革命變動，乃係日本背後鼓動所致，日本自煽動暹羅脫離英國關係以後，復唆使暹羅政府壓迫華僑，摧殘華僑教育，限制華僑入境，旅暹僑胞所處環境，日趨險惡，情形一天一天嚴重化，國內外輿論一致呼籲，促起我政府之注意，余於是時，乃勸蕭蕭佛成氏，蕭組留學團，蕭氏回信表示願盡力幫助，余得蕭氏信後，即着手進行籌備，邀約等意，蕭團，性教三人，組織「暹羅留學團」，當籌備之時，手邊無一文錢，乃將余籌畫所用之紅綢袈裟典去，得洋一十元，於是始印刷宣言，向各方發信，自留學團宣言發表後，不久，即獲得各方良好反應，得戴院長李陶，張委員靜江，居院長學奎，于院長右任，焦委員易堂，石，璞先生，葉重虎先生，李基鴻先生等諸公之贊助，學團在京，得能組織成立，余自任團長，奉太虛大師為導師，聘請戴，張，居，于，焦，石，蔭，

李諸公爲名譽導師，余於是年冬月，率領等慈、覺圓、性教三人，由京出發，過廣州，謁見宋虛大師暨蕭佛成先生，報告組團經過，蕭氏當即電暹國當局，又函暹政府駐港商務專員咸乃氏，請妥爲照料余等入境手續，並得廣東省教育廳專函介紹暹國教育廳，余等抵暹後，得中華佛學研究社之接待，下榻該社，參謁辛僧王愷那毗羅室佉羅那親王，及新任僧王昭坤瓦特殊林，暹國內部總理邊巴力氏，教育廳當局，呈遞中國佛學會，廣東省教育廳書函，深受彼國朝野之熱烈歡迎，彼國輿論，大作好評，當時暹國教育廳，指定曼谷瓦特馬哈塔佛敎大學，爲余等修學所在，是時，余以暹羅，錫蘭，緬甸國土，同是南傳佛敎領域，而緬甸與我國雲南毗鄰，關係十分重要，余將等慈，覺圓，性教三人送入學校後，余個人即往緬甸修學，過板城時，從錫蘭佛學院院長邊那那畢羅大師，學習錫蘭佛敎，并剃除眉毛，如律生活三月。

民國廿五年（西曆一九三六年）夏月，余由板城赴緬甸仰光，得緬甸衆議院議員胡茂蔗先生之介紹，進入崔登貢佛寺修學，在修學期間，蒙胡君之護持，供給余飯食一切費用，凡半年，嗣因感生熱帶風火症，往皇家醫院療治一月，後覺醫藥，回國調養，抵南京，任陵園譚故院長基廬，休養兩月，復往上海，杭州各地遊歷。

民國二十六年(西曆一九三七年)元月，余得國內諸善友之資助，復南渡，返緬甸仰光修學，是年三月，又由緬赴印，與我駐印度陳總領事，印度報界肯佛社長，及當地僑領梁爲英，李虎君等，籌辦中國佛學會印度分會，嗣因陳總領事調任澳洲，學會未能實現，余得李虎君之介紹，投入鹿野苑國際佛教大學，學梵文，未幾，適逢「七七」盧溝橋事變，余接得太虛大師田廬山發出喚起國內外僧徒一致羣起參加救國工作之電訊，卽於是年十月初旬奔回祖國，到上海時，聞國府將遷往重慶，太虛大師已離廬山去渝，余乃由滬偷渡至江北天生港，繞道去漢口，湖南，廣州一帶，巡視佛教工作情形，復由香港轉回上海，接受上海慈聯會之聘，加入「上海僧侶救護隊」，從事前方救護工作，任僧救隊幹事，不久，戰事急轉直下，我軍頹危於業上海，余亦準備隨軍隊到後方工作。

民國二十七年(西曆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海僧救隊，由滬轉往漢口工作，隊部經過香港時，香港各佛教團體，聯合舉行歡送大會，是日大會來賓王一亭居士等，當衆提議，贈余名號日樂觀，余覺得此次中日民族戰爭，關係我中華民族萬世子孫之自由幸福，舉國上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團結，作長期之奮鬥，與敵週旋，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決定無疑，而中國佛教僧衆在此時期，亦咸知大義，不願一切犧牲

蓄就參加保衛國族之偉大積極救人工作，一俯過去自利之恥，實不應再悲觀，乃於大眾鼓舞歡笑聲中，接受大眾美意，改名樂觀，是年八月一日，因上海慈惠會散組，僧救殿在漢口解散後，余即進川，謁見大虛大師，在渝住留約一星期，仍返漢口，得中國新聞記者學會之介紹，參加漢口戰地工作團訓練班，受訓一月，不料時局轉變，乃於雙十節前一日，離漢赴湘在長沙佛教居士林逗留旬日，即轉車往粵，擬由港再轉往上海，或返印廣讀書，不料到廣州時，粵港間之水陸交通，已被英方封鎖，廣州市面混亂非常，我亦準備放棄，無何，乃將行李衣箱捨去，爬上最後一班車輛，逃出廣州，奔往馬壩，到南華寺住持塔旬日，終以熱血不死之曲，復在烽火離亂中，離開南華，奔往韶關，擬再乘車轉返武漢，不料行至衡陽地方，聞報，始知武漢繼廣州之慘已告失陷，奔到長沙，尋老友向衡父君之接濟，接至寧鄉避居一月，嗣因接友人熊伯谷君之信，邀余往祁陽軍旅部二十七〇後方醫院，傷員兵服務工作，余於是年冬月進入醫院，在該院服務，計有一年兩個月。

民國二十八年（西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後方醫院院長王祥麟氏，以余以佛教徒之立場，為負傷將士服務年餘，成績良好，特保送余到中央訓練團受訓。

民國二十九年（西曆一九四〇年）元月，余由湖南繞道至重慶，不料遲到，訓練團第七期學員，已經滿額，乃往南岸慈雲寺，等候下期再入團受訓，適慈雲寺內駐扎之宣政機關，與寺方發生磨擦，有瓜分慈雲寺，移州寺僧之風潮，而各縣地方，又大鬧其種種，尙充壯丁之把戲，風聲鶴唳，僧尼惶惑不安，余為應順當時內外環境起見，策動該寺僧衆，組織「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組隊始末因緣見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經過一文）推該寺主持和尙為總隊長，王潘昂為副隊長，沈乙夫兩君為名譽理事，余與該寺普通僧衆分任副總隊長，隊員七十人，編為三個分隊，第一分隊長心性，第二分隊長能鑑，第三分隊長華齋，全體職員，全是青年僧侶，無一俗人，隊部內層組織，大致仿上海僧救隊編製，得振濟委員會屈副委員長映光之贊助，於是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隊員受醫護，政治，軍事訓練三個月，亦因隊員大衆均能本佛菩薩慈悲之旨，實踐無辜，實幹，發誓捨己救人精神之故，在是年六月間，敵機大規模炸廢都市區之時，未待警報解除，奮勇搶救難胞，以救生動，藉委員長之德願，蒙政府頒令嘉獎，由委座復頒頒獎券獎章，傳得輿論界及社會人士之好評，是年七月間，由中央社黨部，重慶市黨部，社會局，空軍服務總隊，都，各黨政機關，以僧侶救護隊，工作成績良好，為供重慶市區其他各寺僧衆，均有接

受訓練參加救護工作之機會，策劃改組爲「重慶市僧侶救護隊」，命余爲籌備會主任，嗣因慈雲寺主持之不明大義，爲封建思想所障，以爲此種榮譽應歸慈雲寺獨有專利，陰謀破壞，從中多方阻撓，以致政令不能順利推進，太虛大師，與羅漢寺住持和尚定九，爲此事從中斡旋多次，終因該主持等之作梗而疏產，故未能實現，有負中央宏護佛教一片德意，實爲千古恨事。余以「重慶市僧侶救護隊」不能實現，且當時已屆夏季，以後空輿減少，覺得日寇在印度、緬甸、暹羅、錫蘭各佛教國土，作種種麻醉宣傳，阻撓我抗建大業之進展，雖經我太虛大師組團前往緬邦訪問，揭穿其陰謀，然欲使彼邦佛教人士徹底明瞭日寇在我國各地摧毀我佛教寺院，屠殺我僧尼之種種暴行真相，粉碎日寇在彼邦樹立之一切黑暗勢力，爭取國際佛教人士對我抗戰之同情，實有向彼諸佛國作長期宣傳之必要，乃與漢藏教理院學員曼林法師（卽悟祖）覺華法師（卽西岸）僧救隊總幹事能仁法師等，在陪都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前往以上各國宣傳，得太虛大師，中委陳銘樞先生，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虛白先生，國民外交協會謝仁劍先生，張純一先生，陶怡公先生，李子寬先生等之簽名贊助，及報界宣傳力量，在陪都組織成立，當余等着手籌備時，也是兩袖空空，還在吃燒餅搗日子，最初余向老友向構父

者借洋百元，及賣去余所著僧救隊制服洋六十元，始向外發信，以後各人或將衣被賣去，或向各人師友借助之款，作爲行脚之費，從籌備到成立，從國內到國外，始終是苦幹姿態，不曾動用公家分文，（隊部實際生活工作情形見國際佛教宣傳隊經過一文及佛宣隊特刊）於是年十一月十一日，由陪都出發，十五日過貴陽，二十三日抵昆明，十二月二十二日抵到仰光，在仰宣傳計八個月。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余應願當時國際佛教環境之要求，擬擴大宣傳組織，聯合中緬兩國佛教僧衆之意見與力量，擬成立遠東佛教反侵略同盟組織，出版「中緬佛教」月刊各事，回國向中央各有關方面報告請示，於是年七月九日，由仰回國，二十一日，到達昆明，住雲南省佛教會，有中央日報記者嚴達夫、張維亞二君來訪，探問余此行經過，余與嚴張二君之談話，曾發表二十五日昆明中央日報，余於是年九月七日抵渝，向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國民外交協會，中緬文化協會，國際反侵略理潮大會中國分會，中央社會部，重慶市黨部報告工作經過，并請示工作方針，十二日，上雲山謁太虛大師，漢職教院代理院長法尊法師，教務主任董勛法師，設宴爲余洗塵，并請余向該院專僧講演，余在渝逗留半月，其間，中央黨部吳祕書長鐵瑛先生，曾召見余談話一次，

在滄事畢，仍去昆明，辦理返緬護照簽字手續。適國際情形發生變化，英領事入緬華人限制極嚴，凡入緬華人，必先要申請緬政府許可，然後方許前往，以故余在昆明耽擱兩月之久，詢余爲急於去緬策動工作，不及等待護照簽字，即乘車往緬，行至臨町地方，被阻，拆回昆明，仍住佛教會，等候英領事簽字，又過半月，仍無消息，當時緬甸既不能前去，宣傳工作亦無從推進，準備將宣傳隊結束。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元旦日，余決將隊部結束，乃函在仰隊員，正式登報聲明，余即轉身回滄，向中央各有關方面報告，十三日由昆明佛教會動身，十八日抵滄，不料正於此時，突遭惡禍，幾入冤獄，緣余抵滄之後，因在途中感冒風寒，乃落住南岸老友向壽父君家中，調養旬日，於廿八日傍晚渡江，到中央通訊社訪該社採訪主任何樹元君，報告宣傳隊結束經過，請發表陪都各報，次日清晨，見各報已將宣傳隊結束消息刊出，正欲渡江往各有關方面報告，突聞衛戍部有跟員逮捕余之凶訊，是日下午，又聞向友全家，均被監視，余寄放向友家中之行行李箱，被衛戍部查抄，余之相片，日記簿，護照，以及宣傳隊公文，特刊等件，悉皆抄去，同時又聞當局已派大批偵緝人員四方兜捕余之消息，余初不明究爲何事，在驚恐之下，走避南岸曠野地窟中，凡八日，此八日

中，糲米未進，備受飢寒苦楚，慘痛莫可名狀，恨不欲生，繼而思惟，余出家學佛過去十餘年中，中外奔走，悉是爲佛教活動，抗戰以來，亦是聲護國宏教事業努力，不曾有違背國家民族之言論行爲，何來此飛災橫禍，豈非佛說之魔境歟？忽憶念佛說十二因緣，夫有此身，則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悉皆昇受，欲不受苦，除非無身。佛說「身」蒙昔之本」亦長老子所說「吾有大患，惟吾有身」之意，佛子比丘，對一切逆順境界，祇有安心領受，不可生起懊惱之念，如是思惟，身心舒泰，遺穢悉怖顛倒，乃一心稱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默禱大士加被，消我災障，令我速得解脫，晝夜六時，作如是觀，作如是念，別無他慮，於第八日中，因被飢寒熬煎不過，想到俗語云「窮鬼婦終要見公婆面」，閉心銘愧，又何須躲避，不如挺出，問個究竟，卽或毀窳而死，亦有價值，如不挺出，過去二十餘年來爲佛教奔走之一段奮鬥歷史，豈不白白斷送。思至此，頓增無限勇氣，乃於一月五日旁晚，爬出地窟摸到友朋處，探問消息，方知是昆明地方有人徃告，但尙不明確真相，余想，事情既發生在昆明，不如帶到昆明去了結，前人說：「依地倒，還依地起」，在友人家略進飲食，乃喬裝一商人，於是夜深背煤駝月色之下，踏上淒涼途程，斯時余猶如驚弓之鳥，風吹草動，犬吠鷄鳴，均令人驚心動

魄，公路既不敢行，舊時官道亦不敢走，向着天際星斗方向爬上一重重高山叢嶺行去，三步一行，五步一跌，手足到處，盡被荆棘刺破，肚又饑，身又寒，筋骨痛楚情況，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也，行至天明，始過南潯泉，再行二十里，過界首，問路上行人，始知已離開重慶六十里，心稍放寬，乃敢踏上公路，一路上提心吊胆，爲避過偵緝人員視線，每遇站口，繞道而過，不敢搭乘長途車輛，走一程，搭一程，如是行走十餘日，始奔到昆明。余抵昆明，向各方探問，方知「積真相，原來雲南省佛教會內，住有一瘋僧，大慧者，彼過去曾充上海僧救隊隊員，隊部解散後，彼即入川轉滇，住佛教會內，因受刺戟，得神經病，在余領團出國宣傳之時，彼大慧瘋病已愈，適等慈法師到滇遊芒市籌備「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等師以大慧青年，堪可造就，乃偕大慧同往，幫助辦理會務，不料大慧到芒市不久，瘋病又發，將佛聯會公文信函及其本人度牒，均撕去，携公款數百元潛逃，途中被憲兵拘押，後經等慈函請雲南省佛教會昆明當局保釋，仍住佛教會，而瘋病依然，不料在余離開昆明乘車回渝之時，是夜，瘋僧大慧，睡臥在翠湖軍事警戒線路亭中，被軍隊人員盤查，在彼身上搜出一封寄汪賊領袖之信稿，上面所說，無非是胡說亂道之瘋話，當局初不明彼有神經病，疑爲有漢奸嫌疑，問其同伴有幾人

彼信口開河，凡彼所認識者，悉皆牽扯出來，僧俗共十餘人，余亦在被咬之列，芒市，佛聯會等慈法師亦一同被誣，是以昆明當局，乃有發雷中央逮捕余之舉，自此事發生後，各地佛教界，私人或團體，無形中蒙受重大影響，尤以雲慶爲甚，觀等慈法師在二月二十日致桂林省佛教會獅子吼月刊主編巨贊法師信可知，等師信云，「我現在遭不自之冤，此待將來告愆吧，佛會決定結束不幹，將何往，或被捕坐監，乃至於死，皆未定耳，瘋大慧之胡言，即獅子吼亦被汚矣。」可見當時受瘋僧之累者甚多，余抵昆明後，本擬挺身而出，向昆明當局出首，經友人勸阻，謂昆明地方，情形特殊，非中央可比，出頭後，即或不死於冤獄，亦難免一頓囚刑之苦，不如等待，視當局對瘋僧如何發落，如果當局認明大慧是神經病態，那時再出頭伸訴，余亦感覺昆明地方無我得援，又無保障，乃含羞忍垢，一直等到是年六月間始聽聞瘋僧大慧押往中央察訊消息，余得此喜訊，即用書面呈報重慶衛戍總部，伸訴冤情，定期赴同陪都聽審，同時函報太虛大師，報告此事經過真相，請求大師援助，余於「七七」紀念前一日，趕到陪都，幸蒙中央諸公明察，早已訊明大慧確係神經病症，出於誣告，當余出首投案之時，法官對余勉慰有加，准予取保，得太虛大師之證明，暨吳子詒先生，周貫仁善友之助，乃於七月十四日恢復

自由，余既脫累，爲息事憐人起見，亦未擬究大慧之誣告果是自動，抑或被人唆使，好在中央當局，已將大慧判罪，固無追究之必要，此不幸事件發生後，余個人精神上，身體上所感受之痛苦，固無論矣，而余向友家，已損失所費式仟餘元，各方所受之影響亦多，誠爲莫大恨事，余釋累後，曾寫一詩寄呈太虛大師，以記其事，以明我志，詩云：

「海外風塵一鉢馳，念年志行祇師知，幾回驚險幾回死，屢盡艱辛誓不辭。風波平地受災磨，鬼域含沙奈若何，亡命窮途經半載，袈裟檢點痕痕多。死裡求生沐佛光，師情瑣謹演難忘，經雲山色暮陵非，浩蕩恩波寄意長。休問廣高與道高，報師求國胆猶豪，不因挪揄初志，應向靈魔揮寶刀。」此詩曾刊載成鄉雜誌新開，余之痛楚撤銷後，以過去半年中流亡生活，身心精神，殊爲疲憊，太虛大師勸余修養，復得屈映光居士之資助，於是年九月，由滄來南華寺靜養，藉以檢討以前之志行，此乃余出家準備二十三年來之紀實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樂觀於曹溪寶林山南華寺

## 跋 奮 迅 集

梁觀大師，相識十餘載，交頗深。丙子年在南京別後，師南渡去暹羅，緬甸，  
宏法音聞始隔，抗戰軍興，予歸桂林，壬午冬，師由渝赴曹溪養靜，道經八桂，相  
歡，今春師以疾養病還桂林，予日日晤對，是集脫稿，予讀之益加敬禮矣。未幾，林  
主席寄題字來，而吳鐵城、陳立夫、梁燦操、焦易堂、譚云山、杭立武等，亦先後寄題  
詞來，李任齋將軍手寫題詞，意尤摯，是集之傾值，於是益增重，蓋皆師自抗戰後由印  
甸歸從事救國宏教工作之經過，為佛門僧界之特色也。予與師交最不能忘者，則為民十  
八年，予旅居西湖南屏山時，師由南洋回國，經革命同志章太炎資助購杭州集福寺安居  
之情，而十四年，師由日本歸國至杭州廣化寺，主獅子吼月刊，言論過激，引起當地僧  
衆嫉恨，撰詞陷書，入獄三月，又十八年，師在新加坡主辦半月刊，被僑僧陷，幸  
以脫險內渡，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師由滬歸至中央報告宣傳隊工作經過，不幸被人  
陷害，循幸未入冤獄，而流亡半載。始得於七七紀念日冒險出入昆明後，坦然再至渝

獲樂，經中央查明實被入誣告，始將案撤銷，其人南華也；因年來受激刺太深，感憤無  
 處，今日將入名山從事休養，予亦欲同去。大師固名父之子，尊公劉翁先生，為鄒君  
 張文襄幕中上賓，師與桂平西山巨贊法師神交有年，觀巨師序奮迅一文，一腔熱血，真  
 筆畫得骨者，予愛師能好學深思，披閱以來，遭際多艱險，屢經挫折，終不改其宏法初  
 志，實為甚難希有，是集行將出版，所願讀奮迅集者，咸作猛獅奮迅，早日逐除倭寇，  
 還我山河。

八五老人譜續之拜書於桂林居士林那伽定室

# 奮迅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出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洋

所		版
		
有		權

著者 樂觀法師

發行者 中國佛教會廣西分會  
廣西省佛教居士林

印刷者 廣西企業公司桂林印刷廠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店

2  
229046

\$